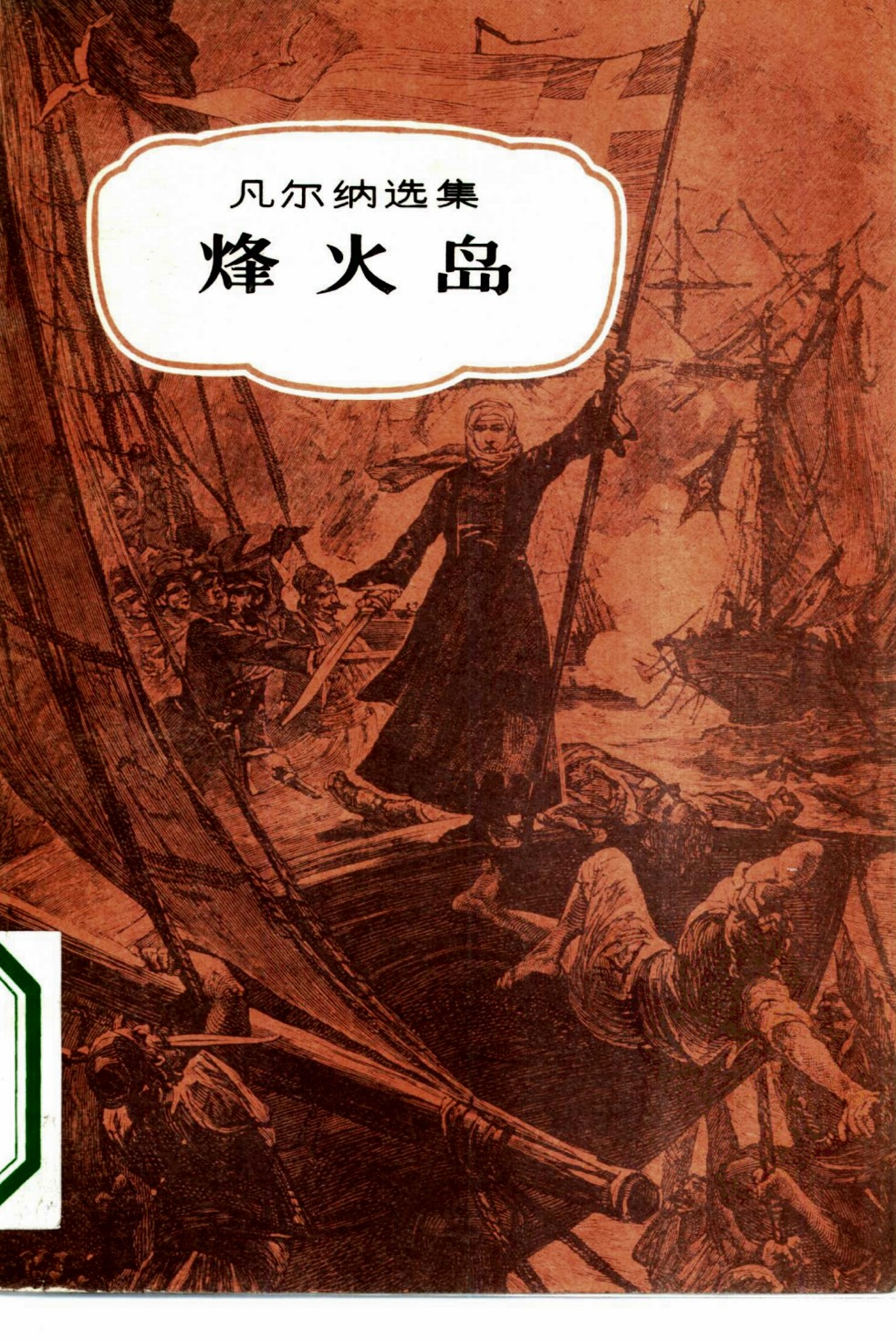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烽火岛

烽　火　岛

儒勒·凡尔纳著　徐知免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烽　火　岛

〔法〕儒勒·凡尔纳著

徐　知　免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75印张　120千字

1980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0册　　定价0.62元

内 容 提 要

希腊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被土耳其征服后，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821 年起，希腊人民为了反抗异族统治多次爆发起义。经过多年的浴血战斗，以及欧洲各国人民组成志愿军的支援，希腊才于 1829 年获得独立。

小说以这场独立战争为背景。通过希腊姑娘哈琼娜与援希志愿军的法国军官亨利·达巴莱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在独立战争中的希腊民族英雄，鞭笞了背叛祖国的败类，谴责了土耳其的侵略行为。

小说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同时还穿插了许多历史地理知识，是儒勒·凡尔纳的一部别具特色的作品。

JULES VERNE
L'ARCHIPEL EN FEU
LIBRAIRE HACHETTE
PARIS, 1925

目　　次

一

大海里的船

一八二七年十月十八日，大约下午五点钟光景。一条地中海东部海岸的小船迎风行驶，准备在夜色降临之前到达科龙湾入口处的维铁罗港。

这个港口，就是古代荷马①书中所描绘的奥铁罗斯。它座落在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三个深凹的锯齿形缺口的一个之中。这三个锯齿状缺口把希腊南部勾画出一片法国梧桐叶子的形状。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就是在这片叶子上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地理上这里叫做摩里亚。西边是第一个锯齿形海湾，叫科龙湾，位于美塞尼亚和马涅之间；第二个叫马拉松湾，它使峻峭的拉科尼亚沿海地带凹了进去；第三个，叫纳夫普利翁湾，一衣带水把拉科尼亚地方跟阿戈利德分隔开来了。

维铁罗港就在这三个港湾的第一个里面。它的东岸边缘皲裂，隐藏在一个不规则的小湾深处，是泰甲特山脉沿海的第一组山梁分支；山岳绵亘，形成了马涅地区的岭架。该地海底坚实，航道走向好，而且上临高地足以掩蔽，使得这

① 荷马，相传是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的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个港口成为一个最好的安全避风港。那海岸被地中海不断吹来的风拍打得结结实实。

这条船，迎着一阵相当凉爽的西北偏北方向的风渐渐驶近；但是在维铁罗码头上，还望不见。这之间还隔着六、七海里的距离。虽然天气非常晴朗，那条船最高的帆篷边饰浮现在地平线那光亮的背景上，但在岸上仍然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可是从下面看不着的东西，从上方却可以看见，这就是说从高踞在这个村落上面的山峰上望得见。维铁罗港呈古罗马圆形剧场状，建筑在陡峭的山岩上，这里是凯拉发的古代希腊堡寨，曾经凭险守御过的地方。在那上头，耸立着几处颓圮的古塔，其来历稍后于这些萨拉比斯[1]奇异的寺院遗迹。那些柱子和爱奥尼亚款式的柱头仍然装饰着维铁罗的教堂。这些塔的附近也耸立着两、三处不大有人去的小教堂，教堂由一些僧人经管着。

这里，最好熟悉一下"经管"这两个字，还有"僧人"的涵义，这，只适用于美塞尼亚海岸的希腊僧侣。这时他们之中的一个刚刚离开了他的小教堂，从远处依稀可以看到他。

在这个时期，希腊的宗教还处于偶像崇拜的传说和基督教信仰互相混合的奇特状态。许多信徒把古代的女神看作新宗教的圣徒。这时候，正象亨利·贝尔先生[2]所指出

① 萨拉比斯：古代埃及人信奉的神祇，象征太阳。

② 亨利·贝尔（1783—1842），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原名。

的，“他们把半人半仙的圣徒，魅人的涧谷里的小妖精和天堂中的天使混为一谈，既向水怪祈福，又向圣母祷告。”因此，某些奇怪的做法，令人失笑，对这些不合正统的混乱情形，有时甚至连教士也弄不清楚。

在本世纪的前四分之一那段时间尤其如此。——大约五十年前，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希腊半岛的教士特别无知，而僧侣们，无忧无虑，天真幼稚，“好好先生”，对这儿天生迷信的居民似乎不大善于管束。

要是这些教士只是无知倒也罢了；不仅如此，在希腊的某些地区，尤其是马涅省的荒凉地带，他们干脆就当乞丐，也许出于天性，也许由于需要，死命向人讨钱。好心的游客偶尔扔给他们几个子儿。他们没有别的事干，一天到晚就是拿着某些可疑的圣像让那些善男信女亲吻；要不就在某处神龛前面给长明灯添添油。教会收的什一税以及替人忏悔、安葬和做洗礼可以得点钱，可他们对这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早已感到失望。这些可怜虫，已经堕落到最下层的平民之列了。他们对于为沿海的居民干点守望警戒之类的差事并不反感，——嘿，这算是什么警戒呀！

所以，维铁罗的水手们，也学着那不勒斯一带下层平民的味儿，躺在港口上了。——这里的下层平民干几分钟活就要躺下身子休息好几个钟头。他们看见有个给他们干活的希腊僧人飞快地、摔着两个膀子朝村里走来，他们这才起了身。

这是一个五十到五十五岁上下的人，不但粗大，而且还很胖，——总是他平素懒散才积下这一身肥膘；他那张油头

滑脑的嘴脸实在难以教人信任。

“喂！什么事？神父，有什么事？”一个水手大声叫嚷着，冲来人跑过去。

维铁罗人讲话鼻音重，简直会使人以为希腊人的祖先之一就是纳宗鱼[①]；而在这种马涅人的土话里，希腊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阿尔巴尼亚语统统混在一道，仿佛人们还生活在巴贝尔塔[②]那个时代似的。

“易卜拉欣的兵侵入泰甲特高地了吗？”另一个水手问，同时还做了个漠不关心的手势，看他那样子爱国心不强。

“除非是法国人，否则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都一样！”第三个人插了一句。

这个回答表明了这场战争，——当时正处在最可怕的阶段，对于这些遥远的伯罗奔尼撒地方的土著居民引不起多大兴趣。这跟北方省的马涅人完全不同，马涅人在独立战争[③]中出力很大。

但是那个胖僧人对谁都不答话，他气喘吁吁地从那山崖陡坡上往下直跑，他那患哮喘病的胸部不住地喘息。他想讲，但又讲不出话来。至少，往昔他们希腊的一个祖先，那个马拉松战士，在扑地死去之前，还能够报告一声米尔希

① 纳宗鱼，是远古热带海中的一种骨骼粗大的鱼类，其头前有一隆起物，形状似鼻。作者这样比喻这里的人鼻子高耸，发音重浊。

② 圣经故事：诺亚的儿子与众人商议将巴贝尔塔增高，以登天界，上帝惊恐，就使众人语言混杂，各个不同，无法达意，上天之计终致不成。

③ 指希腊独立战争，希腊于公元1396年即为土耳其占领，1829年希腊人民起义打败土耳其人，于1830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希腊王国。

阿德的胜利①。可是现在不再是米尔希阿德，或是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问题了。这些马涅尽头的粗里粗气的居民，几乎算不上是什么希腊人。

“喂！讲呀！神父，你讲呀！”一个名叫高佐的老水手比别人更急；老是大声嚷嚷，就象他早已猜着了这僧人要讲些什么似的。

那僧人这才接上气来，他把手向天边一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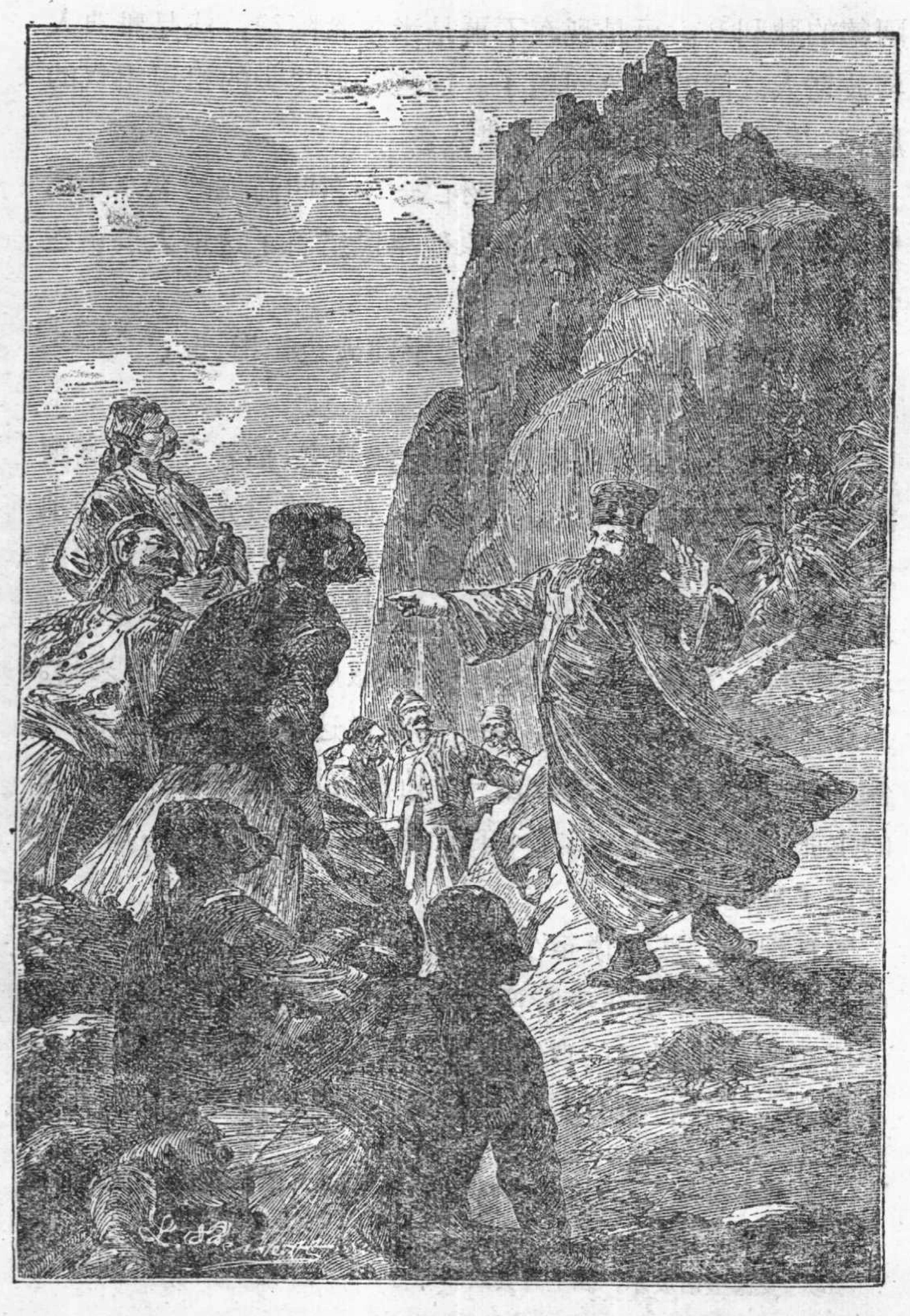
“有一条船！”

一听这话，所有的闲汉们都站起身来，拍着手，向高踞在港口上方的山崖奔去。从那儿，他们的目光可以广阔地总揽整个大海。外地人看到这些动作，会以为是远洋的船只在热情的水手心里引起了对海的种种回忆呢。不是，并不是这样。实在，你倒不如说利益激起了当地人的兴趣。当这个故事写成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马涅仍然是希腊的一个特殊地区，由于欧洲各强国的主张，签订了一八二九年的安德里诺玻尔条约②，这里就变成了独立的王国。

马涅人，或者说至少是生活在这些海湾之间的长岬上的马涅人，还停留在半野蛮状态，他们关心他们自己的自由要比关心他们国家的自由为重。因此这个下摩里亚尽头的小海岬，不管是土耳其的黄衣兵或者希腊的宪兵在这儿都

① 米尔希阿德(死于公元前489年)，雅典将军，曾于马拉松地方战胜波斯军。

② 安德里诺玻尔，属土耳其欧洲部分。一八二九年俄国攻占此地，与土尔其人订立条约，土承认希腊独立。



“喂！讲呀！神父，你讲呀！”

捞不着便宜。吵架、复仇代代相传，就象科西嘉①人一样，许多家族之间的冤仇只有在血泊中平息；他们生来就擅长劫掠，但是又很好客；要是盗窃时需要暗杀，他们也甘当凶手；这些粗犷的山里人堪称斯巴达人的直系子孙。这里有成千个小城堡闭塞在泰甲特的山洼洼里，其中皮尔戈斯几乎不能接近，于是他们就自愿担任中世纪的向导之类的暧昧角色。中世纪的封建特权总是采用匕首和火枪去行使的。

然而，如果说马涅人在这时候还是半野蛮状态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五十年前该是个什么样子了。本世纪最初三分之一时期中间，在汽船巡逻大大地制止了海上暴行之前，任何商船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港之间航行、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心狠手辣的海盗了。

显然，维铁罗港，由于地处伯罗奔尼撒尽头，刚好在西海之间，而且靠萨里果多岛很近，颇为海盗所喜爱；这里地势好，又肯向所有这些打劫群岛和地中海附近地区的歹徒们开放。

马涅这一部分的居民集中点当时有个特别名称叫做卡可服尼。居住在卡可服尼的人对这儿马塔邦山头岬角很重视，觉得这地方对于干他们这门营生极其方便。他们在海上袭击船舶；在陆地上，他们就打假信号把航行的船舶吸引过来。他们到处抢劫，然后放火焚烧，不管那些船上的水手是土耳其人、马耳他人、埃及人还是希腊人，他们都一律毫

① 科西嘉，法国在地中海的一个大岛，其地亲族复仇之风特盛。

不怜惜地杀死、或是运到北非海岸去当奴隶卖掉。由于沿着科龙湾、马拉松湾、采里库海面或加罗角这一带航行的船只日渐稀少，这种营生渐渐停歇下来，所以公众大声向上帝祷告，请他趁涨潮的时候送几条吨数大、载货多的船来。那些僧侣，只要能使他们的信徒有利可图，对于这类祈祷，丝毫也不加以拒绝。

然而，几个星期以来，一次抢劫也没有发生过；一条船也没有在马涅口岸停泊。因此，当僧人喘息未定，吐出这几个字：

"有一条船！"

这时候，马上爆发出一阵欢笑。

几乎立即听到敲木钟的声音，这是一种用金属锤撞击的木头钟，这几个省都用它，因为土耳其人不准使用金属钟。不过这阵悲沉的声响已经足以把这许多贪婪的人聚拢起来了。男人啊，女人啊，小孩子啊，凶恶而又可怕的狗啊，都聚拢来了，所有这群人和狗在这场劫掠屠杀中个个都用得上。

这时候，这些维铁罗人都聚集在高高的山崖上，大声喧嚷；那么，僧人所报告的那只船又怎么样了呢？

这条船乘着傍晚那凉爽的、从西北偏北方向吹来的好风，正飞速前进。从它的方向看来，好象是从克里特岛沿岸驶过来的。它那船身已经开始在船后涌起的白色浪花上面显露出来；不过它的全部帆篷用肉眼看去还是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很难辨认这是属于哪一类的船。于是，各式各样截然相反的讲法一时都冒出来了：

“这是一条头帆三桅船”，一个水手说，“我刚才看到它前桅桅柱的那些方形帆篷啦！”

“不！”另一个回答，“这是一条翘梢子三桅帆船！你瞧它那个翘后梢和张开的船头！”

“是方帆还是翘梢子，嘿，隔得这么远谁能看得清？”

“大概还是一艘扯方帆的三桅船。”另一个水手指给别人看看，又略略用双手罩住眼睛，向远处了望。

“求老天爷帮帮咱们吧！”老高佐回答说，“不管是翘梢子、头帆船还是方帆三桅船，反正都是三根桅杆的船；要说把大批的康狄酒，士麦那的布匹送到我们码头上来，三桅船总比双桅船好。”

在议论了这么一阵子之后，人们更加凝神眺望。船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不过，肯定是因为紧迎着风的缘故，总是看不到船的侧面。究竟是双桅还是三桅，也就是说装的东西多还是不多，这很难说。

“哈，咱们是穷定了，这里面有鬼！”高佐说着，用他那几种语言混在一道的话咒骂了一声，每个字都说得很重。“这不过是条狭长条儿帆船罢了……”

“也许是一艘长条帮船！”僧人叫了一声，他的心情也不比他的那些信徒少一点沮丧。

如果这两种看法带来的只是几声失望的哀叹，那么，坚持也是无用。但是，不管这究竟是条什么船，人们已经可以估计到载货量总在一百到一百二十吨之间。总之，船上的货物只要值钱就行，即使不多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些普通的狭长帆船，或是长条帮船，也会装有名酒、上等香油或者

价值昂贵的织物。要是遇上这种情况，倒还值得袭击一下，只要花一点点力气就能搞到一大笔！不必气馁，何况这群人中不乏老手，在这方面经验充足，觉得这条船外形美观，说明其中大有油水可捞。

太阳这时慢慢向爱奥尼亚海西边地平线沉下去了；但是十月的暮霭大约还留住一抹余晖，还有一个钟头天光。这样，这条船在夜幕降临之前总可以看得清楚。况且，绕过了马大邦岬角之后，它的方向要拨转过两个罗经点，好进入海湾口，它那位置正好给观察的人们看个一清二楚。

因此，不到一会儿，老高佐不禁脱口叫出声来："是一只小帆船。"

"一只小帆船！"他的那些伙伴们一齐大叫大嚷起来，适才的沮丧变成了一连串的咒骂。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倒没有什么争论，因为这不可能有错。这船从科龙湾口开进来，果然是一只小帆船。这些维铁罗人大呼倒霉也许是弄错了：在这类小帆船上装着贵重货物，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人们就这样称呼地中海东岸的小吨位船只。这种船的舷弧略微朝后翘起，三桅单杆上张有纵帆，主桅前倾得很厉害，安在中央，那上面挂着一块三角帆，一块前桅帆，一块二桅帆，外带上桅活动帆。船首备有两块三角形小帆，船尾竖着两根高低不等的桅柱，整个帆具就是这样，这一来船的样子就很特别了。船身的色泽极其鲜明，船头昂起，各式各样的桅具，帆篷安置特别，这使它成了迂回航行在群岛的狭窄海域中、成千条漂亮船只中的稀奇珍品之一。没有比这条

轻盈的小舟更美丽的了，一上一下地随波起伏，浪花涌起，高低腾越，仿佛某种巨鸟的翅膀掠过大海，在落日余晖中闪动不已似的。

虽然海风渐渐大起来了，天空铺满了"絮云"——这是地中海东岸诸国和岛上的居民给这种云取的名字——可是小帆船一点也没有降下它的帆篷。它甚至连活动小帆片都没有落下，要是换了一个胆小点的水手，肯定早就降下来了。显然，船是准备靠岸，虽然船长并不在乎在这已经变得严酷，而且潮水越来越涨的海面上过夜。

但是，如果说维铁罗的水手们认为小帆船就要驶入海湾这一点毫无疑义的话，那么现在考虑的是船的目的地是不是他们这个港了。

"喂！"有一个叫道，"看上去它总是紧贴着风行驶，又不象靠港嘛！"

"叫鬼缠住它才好呢！"另一个人答了一句，"它是想掉头到别的港口去吧？"

"它是驶向科龙吗？"

"要不就是去卡拉马塔？"

这两种假设都有可能，科龙是马涅海岸相当繁华的东地中海港口，它替希腊南部运出大量出口油类。卡拉马塔也同样重要，它位于海湾最深处，在那儿的露天商场上有工业品，有从西欧国家运来的布匹、陶瓷等等，货物非常丰富。可能这小帆船装载的货物就是往这两个港口之一运去的，——想到这儿，维铁罗的人感到非常丧气，他们一心只想侵吞和抢掠。

当这群人不无关切地观察时，小船飞快地行驶着，马上就要接近维铁罗了。这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刻。要是它继续向海湾深处航行，高佐和他的伙伴们抢掠的念头就落了空。即使他们立即扔下他们最快的小艇，也赶不上它，你瞧那船在它硕大的帆篷下面，速度多快！

“它来了！”

老水手嘴里马上吐出这三个字，他那胳臂，带着弯钩似的手，就象船靠岸用的四爪锚似的向小船直伸过去。

高佐没有弄错，那小帆船舵柄已经朝风向那边转过去，此时船正直冲维铁罗驶来。同时，那船上的上桅帆篷和第二个三角帆已经降下来了；接着，它那三桅的帆片也在帆索上卷了起来，这样卸脱一部分帆篷之后，船就完全由舵手在掌握了。

这时天开始黑下来。时间刚够帆船去行完它到维铁罗的航程。水底下这儿那儿有不少暗礁需要避开，以免粉身碎骨。但是，小船的主桅上并没有升起要求领港的小旗子，既然它不惜冒险，也不请人帮助，总是它那船长对这儿危险的海底情况很熟悉。也许他根本就不相信（他有理由不相信）这些维铁罗人引航的这一套，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把这条船搁上浅滩，许多船只过去曾在那儿遭了殃。

毕竟，在这时候，马涅的这一部分还没有一处设有灯塔。只有一盏小小的港灯照着这狭窄的航道。

这时小帆船靠近了，离维铁罗很快只剩下半海里了；它决定靠岸，人们感觉得出是个老手在驾驶这条船。

这些不信教的人对此很不满意。这群人想的就是他们

看红了眼的这条船快撞到岩石上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坐收渔利，礁石无形中变成了他们的同谋犯。礁石先下手，他们只要加以结束就成。船先失事，然后就是抢劫：这正是他们通常的做法。这样可以免得他们进行一场白刃战了；直接攻击，他们的人有时还可能伤亡。因为，那些船上可都是骁勇的水手，他们要攻击的话，就决不会不受到惩罚。

高佐一伙人离开了他们的观察所，一刻不停地走到港口。现在，主要就是去唤起所有那些洗劫沉船的家伙准备动手，不管船只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

要给小帆船指引一个错误方向，让它在狭窄的航道里触礁，最好是利用天黑，这时天还不算太黑，所以不免使他们的活动发生困难。

"到港口灯亮的地方去！"高佐简捷了当地说。他那一伙人习惯于毫不犹豫地服从他。

老水手说的话执行了。两分钟之后，这盏灯，——在石坝那高高的小桅杆顶上点燃着的一盏普通小灯——忽然熄了。

就在同时，另外一盏灯代替了这盏灯，一开始还按原方向放着；可是，如果说第一盏在港口是一动不动的，为航海者指着固定的一点，那么这第二盏，凭着它的不断移动，就会把船引出航道，撞上暗礁。

这盏灯，其实只是一个灯笼，它的亮光和原来的港灯倒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这盏灯是挂在一只山羊的角上，人赶着山羊在悬岩的斜坡上慢慢行走，灯跟着动物移动，这样就

足以使小帆船走错航道。

维铁罗人已经不是头一回这样做了。当然不是头一回！他们这套阴谋诡计从来很少失败过。

这时，小帆船刚刚进入航道，它已经卷起主帆，只剩下船尾的三角帆和角帆还张着。收掉这些帆篷大概足够到达它的停泊地点了。

小船穿过曲折的航道，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稳程度前进，这真教那些观察它的水手们大吃一惊。它似乎对这个挂在山羊身上的活动灯光丝毫不加注意，就是大白天行船也不会比这更稳当。它的船长肯定是经常在维铁罗一带航行，所以他才会这样熟悉地形，哪怕在黑夜里也能履险如夷，游弋自如。

人们已经看到了他，这个大胆的海员，他的半个身子清清楚楚地在帆船船头的阴影中显现出来。他全身都裹在他那土耳其毛布的大布衣褶中间，披一件羊毛大氅，风帽盖在头上。说实在的，这个船长，一点都没有通常在群岛海域可以遇到的、地中海沿岸船只上的那些船长的朴实样子，一面驾驶，一面手指间还不断捻动着大念珠。不！这个人，他只用一种低沉而平静的声音，时时向小船后梢的舵手传令。

这时，在悬崖斜坡上游转的灯笼突然熄了。这倒并不会对小船形成障碍，因为船还是不屈不挠地行驶着。一时间，人们还以为航行的错误会使它冲向位于离港口二百米处的一块微微露出水面的险礁呢（它在黑暗中是不可能看到的），可是它的舵柄只把方向稍偏了一下，那块暗礁就擦船而过，给避开了。临到第二个浅滩，它又以同样的老舵手

的敏捷，避了开去。瞧那浅滩，只有狭狭的一线穿过航道，——就在这浅滩上(不管那领港是不是跟维铁罗人合伙同谋)，就不止一条船曾经触过礁啊。只要一失事，船就可以毫无抗拒地送上门来。维铁罗人这一回可没有指望到。再过几分钟，小帆船就要在港里下锚停泊了。要抢，就得趁它登岸之前动手。这是这伙坏蛋预先商量好的，在一团漆黑之中干这种营生对他们是最有利的。

“上小艇!”老高佐叫了一声。命令不必讨论，特别是下令抢劫。

三十多个壮汉，有的带着手枪，大部分都挥舞着短刀斧头，冲上了系在码头边的许多小艇上，上去的人数目显然比小帆船上的人要多得多。

就在这当儿，那只帆船上发出一声简短的号令。小帆船一出航道，就停在港中间了。它的扬帆索都松下来，锚刚刚投进了大海，在缆绳引起的最后一阵震撼之后，船呆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许多小艇这时离它只有几英寻了①。船上的人员，虽然没有露出过分疑惑的神色，但因为对维铁罗人的坏名声早有所闻，早就武装好了，准备必要时可以进行抵抗。这些人对小艇的到来毫不在意，只顾静静地在整理帆具，把甲板收拾收拾干净。不过，你可以注意到，那些帆篷并没有卷紧，只是让它压在扬帆索上，以便随时启航。

第一条小艇从左舷腰部靠上了小帆船，其余的小艇几

---

① 一英寻=1.62米

乎是一拥而上。因为它那钉满铁钉的船舷不高，攻上来的人，齐发一声喊，只一跨就上了甲板，发了狂似地向船梢冲过去。其中的一个，抓上一盏燃亮了的大号马灯，往上一扬，直扬到船长脸上。

船长一挥手，把风帽甩到肩头上，他的脸部在灯光照射下完全显露了出来，“嘿！”他说，“维铁罗人不认得老乡尼古拉·司塔科了吗？”

船长说着，沉着地把两只胳臂往胸口一抱。过了一会儿，这些小艇非常迅速地包抄过来，进入了港口深处。



船长把两只胳臂往胸口一抱。

二

面 对 面

十分钟之后，一条轻便快艇，离开了三桅帆船，把这个所有维铁罗人都在他面前忙不迭地后退的人载到港口下面。他身边不带一人一枪。

这个人就是“卡里斯塔号”的船长——刚刚进港停泊的这条船就叫这个名字。

这人中等身材，头上戴一顶厚厚实实的水手帽，额头很高，模样儿挺骄傲。在他那双严峻的眼睛里，射出坚决的目光。他的嘴唇上面，平平地张开两撇克辣夫特①式的胡髭，末梢是一簇，而不是尖的。这人肩膀很宽，手脚壮健有力，黑头发鬈儿纷披在双肩。要是说他已过了三十五岁的话，那大约总是才过了不到两个月。可是他那张被海风吹黑了的脸，他那严峻的容貌，那额头上象一道道沟似的深陷进去的皱纹，在那里面没有一点诚实能够生根发芽，这一切都使得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岁数要大。

要说他的穿戴，既不是上装，又不是背心，也不是那种巴利卡尔地方的希腊式短裙。他穿了一件土耳其式束腰带的长袍，头戴一顶色泽暗淡、有饰带的茶褐色风帽，身着一

① 克辣夫特，著名的希腊强盗。

条绿里带黑的大褶头裤子，裤脚塞在高筒靴里，这副样子倒教人以为是北非一带的海员装束。

其实，尼古拉·司塔科是土生土长的希腊人，老家就在维铁罗港。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从小他就在这些岩石中间熟悉了海上生活。他曾随着急流和大风在这一带海域航行过。没有一处小海湾他没有探测过它的水深和回流；没有一块暗礁、没有一块沙洲、没有一块水下岩石，露出水面时他不知道。他能在既无罗盘、又无领水的情况下在迂回航道里驾驭自如，稳操胜负。知道了这些，你就很容易懂得为什么任凭他的同乡使什么假信号，他还能够操纵一叶扁舟，安稳如山了。此外，他懂得维铁罗人多么不可靠。他老早就看见他们这样干过。总之，他也许并不非难他们的这种打家劫舍的本能，反正他本人没有吃过他们的亏就是了。

不过，要是说他认识他们，那么尼古拉·司塔科也同样为他的同乡人所闻名。司塔科的父亲是被残酷的土耳其人杀死的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之一。自从他父亲死后，他母亲怀着满腔仇恨，只等待投身反对奥斯曼①暴政的起义时刻早日到来。他本人十八岁就离开马涅，漂洋过海，特别是在这群岛屿之间，他经常来往。他不但熟谙海员生涯，而且还

① 奥斯曼帝国(1290-1922)，也叫奥托曼帝国、鄂斯曼帝国，是土耳其人从十四世纪以来由于不断向外扩张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封建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囊括了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一带。这个帝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部瓦解。1922年奥斯曼帝国被推翻。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

练就了一身海盗本领。在这段时间里，他究竟是在哪些船上干过，是在哪些海盗或海贼部下，开始时挂的哪一种旗帜，流的是哪些人的血——是希腊的敌人的血还是希腊抵抗志士的血(这种血在他脉管里流着)，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不知道。不过，人们在科龙湾的各个港口曾多次看到过他。有些老乡还能讲得出他的海盗业绩(他们也参加过)，多少艘商船被袭击、被毁坏，多少商货变成了掠获的物资！于是围绕着尼古拉·司塔科的名字形成了某种神秘感。不过他在马涅诸省极负盛名，大家在这个名字前面都不禁肃然起敬。

这些情况就足以说明维铁罗人对这个人的这番接待了，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只要他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敬畏，为什么大伙儿一认出执掌这条船的人，就放弃了抢劫这条小帆船的主意。

打从"卡里斯塔号"在码头的石头堤坝后面停泊之后，就有不少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船长，恭恭敬敬地排列在他要经过的路上。他一登岸，人人都屏息肃静，仿佛尼古拉·司塔科具有偌大的威风能慑服住周围的人似的，他们只因为敬畏他，才保持沉默。人们都在等他讲话；要是他不说话，——这有可能，——那么谁也不会唐突地对他随便开口。

尼古拉·司塔科，吩咐过快艇上的水手们回艇之后，便向着港口里码头所形成的转弯角径自走去。在朝这个方向走了二十几步之后，他停下了。接着，他招呼那个跟着他的老海员，那人好象时时刻刻在等待执行他的某种命令似的。

“高佐，”他说，“我需要十个壮实汉子，补充一下船员。”

“一准有，尼古拉·司塔科。”高佐回答。

卡里斯塔号船长要他在本地人中间找一百人，然后再从中挑选。这一百人要能紧跟他们这位老乡，要不问别人把他们带往什么地方、干什么行当、为了谁去航行或是攻击；下定决心，为了他们的利益所在准备与他同生死、共命运。

“叫这十个人，一个钟头之后，到‘卡里斯塔号’上去。”船长又补了一句。

“是，叫他们一定去。”高佐回答。

尼古拉·司塔科一挥手，表示他不希望别人跟他一道走，就独自踏上堤坝尽头的圆形码头，朝港口的一条狭窄的路走了进去。

老高佐尊重他的意见，回到他的伙伴那里，一心去挑选十个汉子，担当三桅船上的水手。

这时，尼古拉·司塔科渐渐爬上了维铁罗小镇上方那个笔陡的悬崖的斜坡。在这片高地上，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凶恶的狗一片狂吠，对旅行的人来说这几乎跟豺狗和狼一样可怕。这些狗都具有粗大的下颚，长着一个鬃犬的大脑袋，甚至棍棒都不怕。几只银白色的鸥鸟在空中打转转儿，轻轻地拍着翅膀，向海岸边沿的窝里飞回去。

过了一会儿，尼古拉·司塔科已经迈过了维铁罗村边的几座房屋，这时他走上了环绕凯拉发岩寨的一条崎岖小径。他沿着城堡废墟走了一阵之后，不得不绕过一些上有绝壁的古老塔楼的旧墙基。这座城堡是往昔维勒·哈尔都

安[1]建立的，当时东征的十字军正占领着伯罗奔尼撒的几个据点。他在这儿站了一下，就转过身去。

地平线上，在加螺岬角这边，一轮新月快要隐没在爱奥尼亚海水之中了。疏疏落落的几颗星星透过夜风吹动的云层间隙，闪烁不定。在海上这暂时的安息中，寨堡的周围静得一点声响都没有。远处，几乎望不见的两三只小帆船，漂漂荡荡，横过海湾朝科龙驶去，也可能上溯卡拉马塔。要是没有港口头桅柱顶上那摇摇晃晃的灯光，兴许就什么都不可能辨认了。下方，岸边七八处灯火点点，映照着水波上颤动的回光。这些究竟是渔舟的篝火呢，还是居民屋里守夜的灯光？谁也说不出来。

尼古拉·司塔科用他那习惯于黑夜的眼睛，纵览这一片苍茫景色。在他那海员的眼里有一种透视的力量，使他看到别人所不能看到的地方。可是，在这时候，仿佛一切外界的事物都不能给这位卡里斯塔号船长什么深刻印象了；他大概已经习惯于另外种种场面了。不，他现在只是在向内省视自己。他呼吸着家乡的空气，就象这地方的气息一样，几乎毫无感觉。于是，他沉思了，抱着双臂，一动也不动，他的头在风帽外面昂然挺起，象一块岩石。

一刻钟差不多就这样过去了。尼古拉·司塔科不停地凝望西边水天相接的远方。接着，他向悬崖歪歪斜斜地走了几步。他也不是偶然走过去，一种秘密的思想指引着他；但是，他的眼睛好象仍然避免去看他到维铁罗高地来寻觅

---

① 维勒·哈尔都安(Ville-Hardouin)，十二世纪时法国编年史作者，参加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著有《君士坦丁堡征服记》。

的东西。

从马大邦直到海湾尽头，大约没有比这一带海岸更荒凉的了。这儿不生长柑桔、柠檬、野蔷薇、夹竹桃、阿果丽德茉莉、无花果、野草莓、桑树，甚至连使希腊的某一部分变得富饶的绿色田野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没有。也没有绿橡树、法国梧桐或是石榴点缀在扁柏和雪松之间。到处都是岩石，在这一带只要有一次火山爆发，这些岩石马上就会倒塌，沉入海湾的水里。在马涅这块土地上到处一片荒瘠，养不活当地居民。几颗松树，瘦骨嶙峋的，一副怪相，过去人们曾在这些树上采过松脂，现在却早已枯涸了，树干上露出无数深深的伤痕。这儿那儿，都长着瘦小的仙人掌，各式各样长满棘刺的植物，它们的叶子活象半秃的小刺猬。不管是矮矬的灌木上，还是沙砾多而腐植土少的地上，没有一处还剩有什么东西可供这儿的羊群啃啮，艰苦的生活早已使这些羊变得一点也不挑嘴了。

走了二十来步，尼古拉·司塔科又停了下来。接着，他转身朝东北方向走去。远远的泰甲特山的山脊在色泽略浅的天空中浮现出它的侧影。一两颗星，这时候升了上来，歇在那同地平线相齐的地方，好似几只闪光的大萤火虫。

尼古拉·司塔科一动也不动。他凝视着五十步开外、悬崖的一个隆起部分，那儿有一座低矮的木头小屋。这屋很简陋，建在几株斑驳的小树丛间，四边围着荆棘绿篱，孤零零地位于整个村子上方。人要到这所房屋去，只能经过一些笔陡的小径。房子似乎已经好久没人住了，荆棘编成的绿篱颓圮不堪，有些地方又浓又密，有些地方却又是无数漏

洞，根本不足以当作栅栏，护住房屋。到处游荡的野狗、豺狼有时光顾这个地方，把这儿糟蹋得不成样子。自从人们的手不再在这里劳作之后，荒棘乱草就成了大自然赐予这块阒无人迹的土地的恩物了。

为什么荒废的呢？这是因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已经死去多年了。这是因为他的遗孀，安特洛尼卡·司塔科已经离开故乡，参加了在独立战争中卓立殊勋的英勇的娘子军行列。这是因为他们的儿子，自从外出之后，从来不曾再回过自己的老家。

尼古拉·司塔科就生在这儿。童年时代也是在这儿度过的。他父亲老老实实地当了一辈子水手，退休之后就住在这所屋子里。他跟维铁罗的人不大来往，那班人的种种暴行把他搞怕了。此外，因为他有点文化，比起这港口的人来生活过得好一些，所以他跟老婆孩子一家三口住在这里，僻居独处，过着静谧、不为人知的日子。只是在这半岛前沿，也没有人能逃得脱土耳其宪警的魔掌。有一天，他动了怒，毅然投军去抵抗压迫者，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父亲既然没有管教儿子，母亲又管他不住。尼古拉·司塔科就自个儿闯荡江湖，凭他家祖传的高超水手本领干起海盗勾当来了。

十年以来，儿子都没有回过这座房屋，母亲也有六年不住在这儿了。可是这儿的人说安特洛尼卡有时还曾经回来过。至少有人认为看到过她，但她回来次数很少，时间又短，每次回来也不跟维铁罗的人往来。

至于尼古拉·司塔科，在这一天以前，虽然他偶尔顺路

回过马涅一两次，他可从来没有想过再看看这悬崖下面破旧的老屋。他从来没有问过这屋子破旧成什么样子了，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母亲，问她是否有时回过家。不过，通过这场血染希腊的战争，或许安特洛尼卡的名字也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要是他的良心未泯的话，这个名字大概会使他的良心感到一阵内疚吧。

不过，这一天，如果说尼古拉·司塔科要在维铁罗港停泊的话，倒也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帆船上增加十名水手；而是一种欲望，——还不止是一种欲望——一种急迫的本能，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的本能，驱使着他来到这里。他只感到想再看一次他的老家，也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让他的脚再接触到儿时曾经在上面学步的土地，让他在他呼出第一口气、咿呀学语的四壁之间闻一闻这股陈年气味。对！他刚刚爬上这个悬崖的崎岖小径就是为了这个，他在这么晚的时间站在这个低矮围墙前面，不也就是为了这个吗？

可是，他还不免一阵犹豫。他的心还并不那样冷酷无情，在重睹某些往昔的事物时也感到了一种内心的振动。他又不是生在别处的，面对着自己母亲的手曾经抱着他摇晃过的地方，怎能无动于衷？生命的弦还没有腐朽到这种程度，当他勾起一丝回忆的时候，能不振动吗？

尼古拉·司塔科当时就是这份心情，停留在这所里里外外死一样沉寂、阴暗的破屋子的门槛前面。

“进去吧！……对！……进去吧！”

这是尼古拉·司塔科讲出来的第一句话。他只是低低地咕哝着，仿佛他害怕被人听见和引起某些过去的回忆。

走进这个围墙，这很容易！栅栏门开着，门上的梃子直顶着地。连扇门，连个棍棒都用不着推。

尼古拉·司塔科走了进去，他停在屋子面前，被雨水侵蚀了的屋披檐，只挂着几只锈坏了的铁家什。

这时候，一只灰色的林鸮突然“哇”的一声，从遮住门槛的一簇乳香黄连木中间飞了开去。

这一下，尼古拉·司塔科又犹豫了。他坚决地一直看到住屋的最后一间房，可是他对他心里所想的这一切暗暗生气，感到某种内疚。要是他觉得感动，同样也觉得气恼，就好象从这个老家里有一股抗议的气氛出来反对他，又好象是一声最后的诅咒！

因此，在走进这所屋子之前，他想在屋前屋后绕上一圈。夜色深沉，没有人看到他，而他自己也看不到自己！大白天，或许他就不会来！深夜，他感觉对付回忆就胆大得多。

他用悄悄的脚步走动着，就象一个图谋抢劫的坏蛋先来察看一下屋旁地形。沿着裂开的墙角，绕过长满藓苔、已经风化了的尖屋脊，用手摸索着已经动摇了的石块，好象就是为了看一看在这僵死了的屋子里是不是还有一点生机，听一听它的心是不是还在跳动！从后面看过去，围墙里面更加阴郁，新月斜射过来的微光这时已经消失，完全照不到这里了。

尼古拉·司塔科慢慢地走了一转。阴暗的屋子保持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这屋子简直象是闹鬼或是有什么妖物作祟似的。他又回到朝西的屋对面，然后，他走到门边，

心想要是门上了插销，他一推就会开；要是已经锁严实了，那就得使劲弄开。

这时候热血涌上了他的脸，他眼睛里看到“红色”，就象人们所说的，火红色。这座屋，他想再看一次，现在他却不敢进去。他仿佛觉得他的父亲、母亲，都出现在门口，伸长了手臂咒骂他是坏儿子、坏公民，背叛了家，背叛了祖国！

就在这个当儿，门缓缓开了，一个妇女站在门口。她一身马涅人装束，——绲着细红条儿的黑布裙子，紧腰身的暗色上衣，头上戴着一顶浅棕色的又宽又大的软帽，颈子里围着希腊国旗颜色的方巾。

这妇女神情刚毅，两只微带粗犷意味的黑眼睛炯炯发光，被太阳晒得黧黑的脸庞就象地中海沿岸的渔家妇女一样。她个儿很高，虽则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身干却挺直。她就是安特洛尼卡·司塔科。母亲和儿子，两个人身心都离开了那么久，现在又面对面了。

尼古拉·司塔科没有想到会遇到他母亲，他吓了一大跳。

安特洛尼卡，胳臂朝她儿子一横，不许他进屋。她用一副怕人的嗓子叫嚷着：“尼古拉·司塔科永远不准进他父亲的家门！永远不准！”

儿子，屈伏在这道命令下面了，身子渐渐后退。生他的这个妇女现在要象驱逐叛贼一样地赶他走了。不过他还想再上前一步……又是更坚决地一挥手。咒骂和挥手，挡住了他。

尼古拉·司塔科转身就走，他飞快地跳过围墙，又走上

了悬崖小径，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下坡去，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推他的肩膀。

十分钟之后，尼古拉·司塔科丝毫不让心里的激情流露出来，恢复了镇定，回到港口。他向他的轻便小船叫喊了几声，就上了船。高佐为他挑选的十个汉子早已在船上了。

尼古拉·司塔科一言不发，登上卡里斯塔号的甲板，打个信号，吩咐立即启航。

启航的准备工作很快做好了。只要扬起折着的帆篷马上就可以动身。刚刚从陆地上吹起的这阵风，使得开船出海非常容易。

五分钟之后，卡里斯塔号平稳地、静悄悄地驶出了航道，没有船上人的叫嚷，也没有维铁罗人的呼喊声。

但是这帆船还没有驶上洋面一海里路程，一派火光映红了悬崖的山脊。

安特洛尼卡·司塔科的房子完全烧着了。母亲的手亲自点起了这场大火，她不愿她的儿子落生的这所屋子还留着。

一直到三海里处，船长都目不转睛地望着马涅陆地上烧起的这场大火，他站在黑地里，一直看到火最后熄灭。

安特洛尼卡对他说过：

“尼古拉·司塔科永远不准进他父亲的家门！永远不准！”



母亲的手亲自点燃了这场大火。

三

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

在史前时代，当地球的硬壳在内力——海水或是地心的力量的作用下渐渐形成时，一次灾变把这块土地推送到水平面上来，这样就诞生了希腊；而另一方面，在这群岛区域，却吞没了一部分大陆，只露出几个小小的山尖，变成了岛屿。希腊恰恰正位于从塞浦路斯到托斯卡纳这一条火山线上①。

希腊人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仿佛都从他们那常常摇撼的土地接受了这种动荡不宁的本能，使得他们在英雄的事业中大显身手。也确确实实由于他们的天然禀赋，就是由于不屈不挠的勇气，爱国主义的感情，对于自由的热爱，他们才能够使这多少个世纪以来、沦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屈辱的省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远古时代这里是佩拉斯哥，居住着亚洲许多部落；到了纪元前十六世纪至十四世纪，称古希腊；后来就出现了希腊，其中的一个部族，叫格拉衣，那还是阿耳戈寻取金羊毛

① 自从这个故事发生以来，桑托林岛已为火山岩浆所吞没。沃斯蒂查于一六六一年，底比斯于一六六一年，以及圣-摩尔均毁于地震。——原注

的英雄们①，希拉克利德王朝和特洛亚战争②几乎完全属于神话的时代；后来终于有了近代希腊，从李古尔格③之后，有米尔希亚德④、戴米斯托克勒斯⑤、亚里斯迭德⑥、莱奥尼达斯⑦、埃思库罗斯⑧、索福克勒斯⑨、阿里斯托芬⑩、希罗多德⑪、修昔底德⑫、毕达哥拉斯⑬、苏格拉底⑭、柏拉图⑮、亚里士多德⑯、希波克拉特⑰、费底亚斯⑱、伯利克勒

① 希腊神话：伊俄尔科斯国王克瑞透斯将王位原传给长子埃宋，但为幼子珀利阿斯所篡夺，埃宋的儿子伊阿宋逃亡异域，二十年后归国，向叔父讨还王位，叔父要他先夺取到金羊毛，就把王位让给他。于是伊阿宋率领希腊英雄们，驾了一艘叫阿耳戈号的大船，漂洋过海，经历了无数险阻，最后夺得了金羊毛。

② 远古时期，特洛亚城在今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西北海岸。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希腊半岛上的一些部族联合攻打特洛亚，此城完全毁灭。

③ 李古尔格(lycurgue 公元前约 390-324)雅典政治家。

④ 米尔希亚德(Miltiade 死于公元前 489)雅典将军。

⑤ 戴米斯托克勒斯(Thémistocle 公元前529-460)雅典将军、政治家。

⑥ 亚里斯迭德(Aristide 公元前约 540-460)雅典将军、政治家。

⑦ 莱奥尼达斯(Léonidas 公元前 490-480 期间)斯巴达国王，曾率领三百勇士抗击波斯侵略于塞木披来斯。

⑧ 埃思库罗斯(Eschyle 公元前 525-456)希腊悲剧作家。

⑨ 索福克勒斯(Sophocle 公元前 497(或 495)-405)希腊悲剧诗人。

⑩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 公元前约 450-386)希腊喜剧诗人。

⑪ 希罗多德(Hérodote 公元前约 480-425)希腊历史学家。

⑫ 修昔底德(Thucydide 公元前约 460-395)希腊历史学家。

⑬ 毕达哥拉斯(Pythagore 公元前 580-500)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⑭ 苏格拉底(Socrate 公元前 470-399)希腊哲学家。

⑮ 柏拉图(Platon 公元前 429-347)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⑯ 亚里士多德(Aristote 公元前 384-322)希腊哲学家。

⑰ 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 公元前 460-约 377)希腊医学家。

⑱ 费底亚斯(Phidias 死于公元前 431)希腊雕塑家。

斯[1]、亚尔希比阿德[2]、贝罗比达斯[3]、艾巴美农达斯[4]、戴莫斯代纳[5]；随之在马其顿有菲力普[6]和亚历山大[7]，最后，到了公元前一四六年，希腊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8]，改称阿萨意；这一下就过了四百年。

自从这个时期以后，侵略接踵而至，有西哥德人，汪达尔人，东哥德人，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诺尔曼人，西西里人。十三世纪初叶曾为十字军所征服，十五世纪时，被划分为大批世袭领地，这个在古代和新世纪中一直是多灾多难的地方又沦落于土耳其人手中，受伊斯兰教统治。

大约有两百年光景，希腊可以说完全没有政治生活。在这里作为政权代表的奥斯曼帝国官员的专制权力毫无限制。希腊人既不算附属国臣民，又不算被征服者，甚至连战败者都不是；他们是奴隶。帕夏手执大棒，右有伊玛姆（或称教长），左有行刑介拉（或称刽子手），高高在上，威震四方。

---

① 伯利克勒斯（périclès 公元前 499-429）雅典政治家。

② 亚尔希比阿德（Alcibiade 公元前 450-404）雅典将军。

③ 贝罗比达斯（Pélopidas 死于公元前 365）底比斯将军。

④ 艾巴美浓达斯（Épaminondas 约生于公元前 418 年）底比斯将军、政治家。

⑤ 戴莫斯代纳（Démosthène 公元前 384-322）雅典演说家。

⑥ 菲力普，指菲力普二世（公元前 382-336）古代马其顿国王，曾征服希腊。

⑦ 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323）菲力普二世之子，继其父为马其顿国王，武功甚盛，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

⑧ 公元前 146 年希腊曾为罗马帝国所并吞。

但是生命仍然没有抛弃这个垂死的国度。于是，它将要在极度的痛苦中颤动了。一七六六年，有伊皮鲁斯[1]的蒙太纳格罗人，一七六九年有马涅人和阿尔巴尼亚的苏利奥人纷纷揭竿而起，并宣布独立；可是，到了一八〇四年，所有反抗图谋都被贾尼那的帕夏阿里·德·戴卜朗镇压下去。

要是欧洲列强不想坐观希腊败亡的话，那么，要干涉这正是时候。当然，如果希腊人单靠他们自己那一点点力量要想重获独立，那就只有覆灭。

一八二一年，阿里·德·戴卜朗本人也举兵起义反对马哈茂德苏丹，号召希腊人援助，并允许给予他们自由。于是希腊人成群起事，欧洲各国热爱希腊的人士都争先恐后地前往增援。这其中有意大利人、波兰人、德国人，而最多的是法国人，他们一齐投入了反抗压迫者的行列。杰出的如捷·德·圣海仑纳、加耶、肖瓦塞涅、巴莱斯特上尉和儒尔丹上尉、法布维埃上校、勒牛·德·圣一让·当热利骑兵队长，梅宗将军，其中还应当加上三个英国人，即：柯奇恩爵士、拜伦爵士、哈斯汀爵士，这些名字都在这个国度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这些人都为它战斗而死。

他们忠于被压迫者的事业，做出许多英雄事迹。希腊本身也产生了好些出于名门的人物，如衣德里奥特三兄弟、通巴哲斯、查马多斯、缪乌利斯，后来又有戈洛高特隆尼、马可·波查里斯、莫洛戈尔达多、摩洛米沙里斯、康斯坦丁·

---

① 伊皮鲁斯，古希腊时马其顿南部地区。

加拿里斯、纳格里斯、康斯坦丁和戴迈特吕斯·希普西朗迭斯，于利斯和其他人。从一开始，这次大起义就变成一场拚死的战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双方都挑起了无数恐怖的报复行动。

一八二一年，苏利奥人和马涅都起义了。在巴特拉斯、日耳马奴主教手执十字架，发出了第一声呐喊。马莱，莫尔达维和群岛都站到独立大旗下面。希腊人在海上打了胜仗，占领了特里波利斯。土耳其人为了报复希腊人的初战胜利，就对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居民大肆屠杀。

一八二二年，阿里·德·戴卜朗被围困在塔贾尼那城堡之中，带兵包围他的土耳其将军库尔斯协德提议举行会议洽商，竟卑鄙地在会上把他杀掉了。过了不久，莫洛戈尔达多和无数热爱希腊的人士在阿尔达一役中全军覆没。但是他们在首次梅索朗吉昂之围中却得了便宜，对方奥迈尔-弗烈奥纳的军队不得不撤兵解围，损失惨重。

一八二三年各强国开始更有效地进行干涉。他们向苏丹建议调停此事，苏丹予以拒绝，而且，为了表示坚决拒绝，立即出动了亚洲兵一万人登陆埃维厄岛。接着，他把全部土耳其军队交给他的臣子、当时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指挥。在这一年的战斗中，马可·波查里斯战死。他可以说生得象阿里斯迭德① 那样伟大，死得象莱奥尼达斯②那样光荣，这位爱国英雄得到这样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

① 阿里斯迭德，公元二世纪时雅典哲学家。

② 莱奥尼达斯，公元前四九〇——四八〇时斯巴达国王，与三百勇士抵抗波斯入侵守卫塞木披来斯，死于此役。

一八二四年，这一年是希腊独立事业遭到很大挫折的时期。拜伦爵士①于一月二十四日在梅索朗吉昂上岸，可是，复活节那天，他在莱邦特城前死去，竟没有能看到他梦想的实现。易普沙里奥特人为土耳其人所屠杀，克里特岛上的冈底城向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投降了。唯有海上捷报频传使遭到无数不幸的希腊人聊堪告慰。

一八二五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带了一万一千人在摩里亚半岛的莫东登陆。他占领了纳瓦里诺岛并在特里波利斯打败了戈洛高特隆尼。这时，希腊政府把它的正规军团交给了两个法国人统率，他们的名字是法布维埃和勒牛·德·圣一让·当热利；可是，在这些军队还没有进入抵抗状态之前，易卜拉欣就在美塞尼亚和马涅大事蹂躏。他因为要去参加第二次梅索朗吉昂之围，这才放弃了这种抢劫勾当。原来围困梅索朗吉昂的是丘达奇将军，虽然苏丹在交代任务时曾经对他讲过："拿不下梅索朗吉昂，你提头来见。"但该城还是没有拿下。

一八二六年，一月五日，易卜拉欣烧毁了皮尔戈斯，率军来到梅索朗吉昂。从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共计三天，他向这个城市打了八千发枪弹炮弹，再加上三次冲锋，但仍未能进入，虽然跟它交战的只有二千五百名又疲惫又饥饿的战士。

但是他最后还是成功了。缪乌利斯率领骑兵前来解围被打垮了。四月二十三日，在一次合围出击中，守城者战死

① 拜伦爵士（1788—1824），英国浪漫派诗人，曾参加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战争，死于这次战争中。

达一千九百人，于是梅索朗吉昂落入易卜拉欣手中。他的兵士对居民不分男女大肆屠杀，全城幸存九千人几乎全被杀光。也就在这一年，丘达奇率领土耳其人，于洗劫福基德和贝奥西之后，七月十日到达底比斯，进入阿蒂卡，围攻雅典，并驻扎于该地，包围了只有一千五百守军的阿克罗波利斯。为了增援这一号称希腊锁钥的城堡，新政府派遣梅索朗吉昂战士之一卡拉易斯卡吉斯和法布维埃上校率领正规军团前往，但是沙意达里一战失利，使丘达奇得以继续包围阿克罗波利斯。这时，卡拉易斯卡吉斯突然穿过巴那斯隘口，十二月五日，大败土耳其人于阿拉所洼，斩首三百余级。希腊北部几乎完全获得解放。

不幸，当这场战争打得火热的时候，群岛却受到了海盗最可怕的袭击，他们蹂躏了这片海域。这些匪帮中最凶残嗜杀成性的一个，也是最大胆的一个，就是大盗沙克拉迭夫。地中海东岸一带的商港之间，人们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不禁毛骨悚然。

但是，在这个故事开始以前七个月，土耳其人已经不得不龟缩在希腊北部的几个要塞里。一八二七年二月，希腊人从安伯拉基湾一直到阿蒂卡的边境已经重新获得独立。现在土耳其的旗帜只能在梅索朗吉昂、伏尼查、纳巴格特几个城市飘扬了。三月三十一日，在柯奇恩爵士影响下，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不再在内部勾心斗角了，人们在特莱采纳召开了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这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生在希腊的俄国外交官，原籍科孚，这人名叫卡坡·迭斯特里亚。

但是雅典这时还在土耳其人手中。六月五日，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城堡投降了，希腊北部被迫全部宾服。七月六日，法、英、俄、奥签订了一个协定，一方面承认奥斯曼政府的宗主权，另一方面承认有一个希腊国家的存在。除此以外，附有秘密条款，规定如苏丹[1]拒绝这一和平安排，所有签字的各强国保证联合予以制裁。

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盈野的战争的一般史实，读者必须牢记在脑海里，因为这些史实和我们接着要说的故事直接有关。

现在就要谈到这些特殊史实。我们这个戏剧性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和默默无闻的人物都和这些特殊史实直接有关。

在前者中间，首先应该提出的是安特洛尼卡，这个爱国者司塔科的遗孀。

为了祖国的独立事业，这场战争不但孕育出许多英雄汉子，而且也涌现出不少巾帼英雄，她们的名字足以光耀史册，彪炳千秋。

人们可以看到波波丽娜的名字。她出生在纳夫普利翁湾入口处的一个小岛上。一八一二年她的丈夫被俘，给押解到君士坦丁堡，苏丹下令处以桩刑死去。独立战争的第一声呐喊发出了。一八二一年，波波丽娜自己出钱，武装了三条船。于是，就象亨利·贝尔先生所讲的，根据一个老克辣夫特[2]口述，她在船上树起一面旗帜，旗上大书："有我无

① 土耳其国家的君主称为苏丹。

② 克辣夫特(Klèphte)，当时希腊人民组成的游击队，用这个名称。

敌，有敌无我。”这之后，她出没于地中海小亚细亚沿岸一带，以查马多斯或加拿里斯式的慓悍顽强作风专门截获并焚毁土耳其船只。后来，她慷慨地把她所有的这几只船都交给了新政府，自己前往参加特里波利斯之围，组织了纳夫普利翁湾周围的一次历时四个月的封锁，终于迫使这个城堡投降。这个妇女的整个一生简直是一部传奇，可惜她最后竟为了一点家庭细故，死在她兄弟的匕首下面。

另一个伟大人物应该和这个英勇的希德拉人置于同列。同样的事情常常会引出同样的结果。苏丹一道命令在君士坦丁堡绞死了容貌俊美系出名门的莫黛娜·马弗洛尼丝的父亲。莫黛娜立即投身起义，号召米贡纳居民起来反抗。她武装了自己监制的船只，组织了游击队，由她自己统率，把舍阑·帕夏的军队阻截在佩利翁山隘里面；她在弗蒂奥迭德山地峡一带不断骚扰土耳其人，战果辉煌，直到最后胜利。

还可以提起佳衣多斯，她曾用炸药炸毁了维里亚的城墙，在圣·维耐朗德寺院以一种不可征服的勇气奋力鏖战；她的母亲莫斯考斯，也跟她的丈夫一道并肩战斗，把土耳其侵略者消灭在山岩地区。还有黛丝波为了不让自己落入伊斯兰人手中，点起炸药与女儿、媳妇和孙子们一齐同归于尽。至于苏勒的妇女们，跟保卫驻在萨拉米尼的新政府的妇女，都从政府取得船队，自己指挥；还有这位贡斯当丝·查莎丽亚，在拉科尼亚平原发出起义信号之后，就率领了五百个农民直扑莱奥达里。还有其他的妇女，她们在战争中不惜流血牺牲。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妇女后裔于

出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业。

这就是老司塔科的遗孀的事业。她用安特洛尼卡这个名字，——她不愿在自己的名字上面加上被她儿子沾辱了的姓氏，——她被一种不可抵御的复仇本能和对独立的热爱所鼓舞而投入了战斗。她象波波丽娜一样，丈夫也是为了拯救祖国而被处死的；她也象莫黛娜，象查沙丽亚一样，如果说她不能出资武装船只或组织志愿军连队的话，至少在这次起义的伟大斗争中，她奋不顾身地献出了自己。

从一八二一年起，安特洛尼卡参加了马涅人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被判死刑但逃亡在爱奥尼亚海诸岛之间的戈罗高特隆尼亲自率领的。这一年一月十八日，她在斯卡达慕拉登陆。她曾经历过在塞萨利进行的第一次阵地战，当时戈罗高特洛尼正对鲁非亚沿岸依附土耳其人的法那里和加利代纳居民展开攻击。她还参加过五月十七日瓦尔特丘的战役，使慕士塔法·拜全军败绩。尤其了不起的是，她在特里波利斯之围一役中战功卓著。围城双方交战时，斯巴达人把土耳其人称作"波斯胆小鬼。"土耳其人则把希腊人称作"拉贡尼的兔崽子！"不过这一回，兔崽子可占了上风。十月五日，由于土耳其舰队不能解围，伯罗奔尼撒的首邑只好投降。这一下，也不管什么公约不公约了，下令烧杀三天，——此举里里外外，奥斯曼方面不分男女老少死者达一万人。

第二年，三月四日，安特洛尼卡参加了缪乌利斯海军上将统率下进行的一场海战。经过五小时激战之后，土耳其船逃之夭夭，到赞特港躲避。但是，她却在其中一艘土耳

其兵船上认出了她的儿子。他正在为奥斯曼舰队引航，穿过帕特雷湾！这一天，她心里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于是向炮火最激烈的地方猛冲过去，以求一死，但死神偏偏不肯收留她。

尼古拉·司塔科在犯罪的道路上竟走得更远了！几个星期之后，跟袭击开奥斯岛上的同名城市卡拉·阿里会合的不就是他吗？参加可怕的大屠杀，其中有两万三千个基督徒死亡四万七千人在斯米尔纳市场上被卖作奴隶，不也有他的份吗？有一条船把这些不幸的人运到北非海岸去，不正是由安特洛尼卡的儿子管带的吗？——他是一个出卖他兄弟的希腊人啊！

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希腊人必须抵抗土耳其和埃及联军，而安特洛尼卡这时仍然继续效法前面谈到的那些女英雄，打击侵略者。

可悲的时代啊，特别对于摩里亚来说更是如此。易卜拉欣刚刚发出了他那慓悍的阿拉伯兵，他们比奥斯曼人更凶狠。希腊方面，戈罗高特洛尼被任命为伯罗奔尼撒部队主帅，只统率了四千战士，安特洛尼卡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易卜拉欣，当他的一万一千人在美塞尼亚湾登陆之后，首先就致力于解除科龙和帕特雷的封锁；接着，他占领了纳瓦里诺，这地方的城寨成了他的根据地，这地方的港口成了他舰队的避风港。再接着，他一把火烧了阿戈斯，占领了特里波利斯，——一直到冬天，他都在对邻近各地进行蹂躏；特别是，美塞尼亚湾遭受荼毒更甚。因此，安特洛尼卡为了不落入阿拉伯人手中，不得不时常逃到马涅内地。不过，她从没



安特洛尼卡认出了她的儿子。

有想到休息，在这块被压迫的土地上有谁能休息呢？人们在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二六年的几次大战中，如凡尔伽地峡战斗中又看到过她。此战之后，易卜拉欣退至波利雅拉服斯，又被北部马涅人所击退。其后，在一八二六年七月舍达里战役中，她隶属于法布维埃上校的正规军。她当时曾身受重伤，只是由于援希志愿军中的一个法国青年的勇敢，她才能从丘达奇残酷的兵士魔掌中脱险。

好几个月，安特洛尼卡生命危殆。她一向健壮的体质救了她；但是一八二六年过去了，她体力还没有恢复，无法参加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于一八二七年八月，回到马涅诸省。她想再看看她在维铁罗的家。一个奇异的机缘使她的儿子在同一天也到来了……大家已经知道安特洛尼卡和尼古拉·司塔科会面的情形了，也知道她用了什么样的严厉的咒骂把他从老家的门口轰出去的。

现在，既然故土令她留恋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只要希腊有一天没有得到独立，安特洛尼卡就仍然要继续战斗下去。

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八二七年三月十日，当老司塔科的遗孀去马涅与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会合的时候，这些希腊人，正步步为营，与易卜拉欣的兵争夺着他们自己的土地。

四

一个富人的忧郁之家

正当卡里斯塔号向北航行，驶向一个只有它的船长晓得的目的地时，在科孚发生了一件事，按事情本身来说，我们所讲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将会引起公众相当的注意。

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一年签订的某些条约，一八一四年以前曾受法国保护的爱奥尼亚诸岛从一八一五年起就被置于英国保护之下①。

所有这组岛屿，其中包括塞利哥、赞特、伊塔克、克法利尼亚、莱卡德、帕克寿和科孚。这位于极北的、最后一个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岛古时候叫科西尔，起初由耶松和梅戴的尊贵主人阿勒西努斯为王。后来，到了特洛亚战争之后，奉迎聪明的俄底修斯②为国君，它在古代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他们曾跟法兰克人、保加利亚人、萨拉辛人、那不列斯人战斗过，到了十六世纪则为巴巴鲁斯海盗所不断侵掠，至十八世纪归休仑堡伯爵保护，第一帝国

① 从一八六四年爱奥尼亚诸岛获得独立，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并入希腊王国。—原注

② 俄底修斯为传说中的伊达克国君，曾参加特洛亚战争。史诗«奥德赛»就是描写他在战事完毕后还乡的冒险经历。

末期，曾由董芝罗将军镇守，随后该地成为英国高级专员驻地。

这个时期的高级专员，爱奥尼亚总督是由腓特烈·亚当爵士担任。为了应付希腊人反抗土耳其可能引起的一些意外情况，总督拥有若干战舰以备执行海上警戒任务。这些岛屿时而为希腊人所有，时而为土耳其人所有，任何火漆文书的持有者都可以占有此地，——海盗就更不用说了。占领者别的不干，唯一的事务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擅自劫掠各国船只。因此，置备若干高帮战船以维持这个群岛区域的秩序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了。

当时在科孚可以碰到相当多的外国人，特别是三、四年来，许多人从各个方面被这场独立战争吸引过来了。有些人从科孚登船前往参战；有些人则到此暂住，因为在战争中过度疲劳，非得休息一下不可。

在后一种人中间，应该提到一个法国青年。他为这种高尚的事业所鼓舞，五年以来，积极而自豪地参加了希腊半岛上发生的种种大事。

他的名字叫亨利·达巴莱，王家海军上尉，是他们这一级军官中最年轻的一个，现在正无限期地休假。自从战争开始，他就投效了法国援助希腊的志愿军。他二十九岁，中等身材，体态魁梧，这使得他足以经受这种海军职业的疲劳。这个青年军官，由于他那文雅的风度、人品的出众、开朗的神采、容貌的魅力、交谊中的诚实可靠，使人一开始接触他就对他产生好感，这种好感只有在长期共事中才能逐渐增长。

亨利·达巴莱出身富家，世居巴黎。他几乎不曾看到过自己的母亲。就在他差不多长大成人的时候，这就是说在他从海军学校毕业之后，他的父亲就死了，他得了一大笔财产；可是他并不认为因此就该放弃海军职业，相反，他要继续干下去。——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行道儿。——当希腊军旗迎着土耳其新月旗在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树起的时候，他这时正担任海军上尉。

亨利·达巴莱毫不犹豫。他也和许多勇敢的青年人一样，不可抗拒地被卷入了这一军事行动。他参加了志愿军，由一些法国军官率领着，一直开到欧洲东部边界。他是为希腊独立事业而流血的第一批援希志士。从一八二二年起，他在著名的阿尔塔之役中，曾厕身摩罗哥达奥光荣的战败者之列，而在第一次梅索朗吉昂之围中也当过胜利者。其后一年，马可·波里查殒命，他当时就在那儿。一八二四年，他参加了海战，过去穆罕默德-阿里曾打败过希腊人，这次他进行了报复。一八二五年，特里波利斯战役失败后，他在法布维埃上校部下率领一部分正规军。一八二六年七月，战于沙意达里，他从丘达奇的铁蹄下搭救了安特洛尼卡·司塔科的性命。——这一场恶战使援希志愿军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是，亨利·达巴莱不愿抛弃他的上司，过了不久，他到迈代纳去与法布维埃上校会合。

这时，雅典的阿克罗波利斯系由古拉少校防守，部众一千五百人。有五百名妇孺在这一城堡中避难，他们是在土耳其人占领该城时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古拉军中粮秣可用

一年，有十四门大炮和三门榴弹炮，但是弹药不足。

法布维埃决心为阿克罗波利斯取得补给。他征募勇士来完成这一大胆的计划，响应他的号召者有五百三十人，其中有四十个援希志愿兵，为首的就是亨利·达巴莱。每个敢死队员都带上一个炸药包；在法布维埃号令下，他们在迈代纳上了船。

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小队人几乎就在阿克罗波利斯山脚下登陆。月光下，土耳其人用枪弹迎接他们。法布维埃大喝一声："前进！"炸药随时都可能使自己粉身碎骨，可他们每个人，都不肯把炸药包扔掉，冲过壕堑，攻入城门洞开的堡寨。被围者胜利地击退了土耳其人。只是法布维埃受了伤，副官被杀，亨利·达巴莱中弹倒下。正规军和他们的头头们现在都呆在堡寨里，紧闭上门，跟那些他们坚决加以救助的人在一起，大家再也不肯放他们出去了。

这时，这个青年军官身已负伤，但伤势不重，不得不和围城中人同难共苦，每天用大麦当饭吃。六个月之后，阿克罗波利斯投降获得了丘达奇同意，他这才取得自由。到了一八二七年六月五日，法布维埃，他率领的志愿兵和围城中的人才得以离开雅典堡寨，乘船前往萨拉米尼。

亨利·达巴莱，尽管非常疲惫，却丝毫也不肯留在该城，于是他搭船去科孚。在那儿呆了两个月，恢复了疲劳，等待着重返战斗岗位。在这以前他一直过的是士兵生活。这时机缘给予他的生活一个新的动力。

在科孚的斯特拉达·哈勒尽头，有一座不显眼的、半希腊式半意大利式的老房子。在这座房子里住着一个不大露



亨利·达巴莱搭救了安特洛尼卡的性命。

面的人，但是别人谈起他来可谈得很多。这人是个银行老板，姓艾利真多。他当时是六十多岁呢，还是七十多岁呢？谁也说不上。二十多年来，他就住在这座阴暗的房子里，平素不大出门。不过，要是说他不出门的话，却有许多来自各地、各个阶层的人——他的老主顾们——到他家里来看望他。肯定，他的这家银行生意做得很大，信誉卓著。艾利真多，被人认为是个富翁。在爱奥尼亚诸岛，甚至他那几个达尔马提亚[1]的同行查拉或是拉居兹的信贷都不能与他匹敌。他要是接下一笔生意，那就准得赚钱。大约他从不冒险，做起生意来总是十分谨慎，出手很紧。货样他总是要极好的，而且，保证，他要非常完备的；现金在他好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值得说明的情况是：艾利真多什么都自己干，他这家银行只雇用了一个职员(这以后我们会谈到)，管点一般抄抄写写的事。他自己又是出纳，又是管账，没有一张汇票不是他起草的，也没有一封信不是他亲手写的。因此，从来没有任何外商在他账房里坐过，这一切对于保证他商业上的秘密大有好处。

这个银行家究竟是哪儿人呢？有人说他是依利里亚[2]或者达尔马提亚人；但是，就这一点，也没人能拿得准。他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一概闭口不谈，也从来不跟科孚社会来往。当这一部分土地还处于法国保护之下时，银行老板的情况老早就是这样了。自从英国总督在爱奥尼亚诸岛发号施令以来一直如此。大概外间传言他有几亿财产，这也

① 达尔马提亚，今南斯拉夫靠近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地区。

② 依利里亚，巴尔干半岛沿亚德里亚海山区。

不能信以为真。可是他这个人肯定很富，虽则他的生活并不豪华，只不过是一个简朴的人生活上的需要和趣味罢了。

艾利真多是个鳏夫，当他带着女儿到科孚住下时就是如此。那时他的小女儿才两岁。现在，这个名叫哈琼娜的小女儿已经二十二岁了，还是住在这座老房子里，管些家务。

任何地方，甚至在这些东方国家里，妇女的美貌都是不容置疑的。哈琼娜·艾利真多被公认为十分妍丽，虽然她面容端庄，略略露出轻愁。一个女孩儿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既没有母亲指点，又缺乏女伴可以跟她互相倾诉少女的心思，怎么可能有别的样子呢？哈琼娜·艾利真多中等身材，但是婀娜多姿。因为她从母亲身上接受了希腊妇女的形象，她令人想起娇艳冠于整个伯罗奔尼撒地方的拉科尼亚的美丽少女。

女儿和父亲的关系既不亲密，也不深厚。银行老板独自生活着，不言不语，态度谨慎，——他就是这么一种人，凡事总是喜欢掉过头去，蒙起眼睛，仿佛阳光会刺伤它们似的。不管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众生活中，很少与人交际，也从不信托别人，就连跟他在生意上有往来的主顾亦复如此。在这样一种成年人的生活中间，她在家里几乎很难了解父亲的心；哈琼娜·艾利真多又怎么能够感到什么温暖呢？

幸好，在她身边有一个善良、忠诚、热爱她的人。他是为他的年轻女主人而生的，看到她忧愁他也忧愁，看到她微笑他就笑逐颜开。他的整个生命和哈琼娜息息相连。他简

直象一头勇敢而忠实的狗，正如米希莱①所谈的一个"人类的随从"，或者象拉马丁②所说的"一个卑微的朋友。"不！他是一个人。从哈琼娜刚生下来起，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在她小时候他曾经抱过她，他也曾象一个使女似的服侍过她。

这是一个希腊人，名叫艾克查黎斯。他是哈琼娜母亲的奶妈的儿子，在哈琼娜的母亲和科孚的银行老板结婚之后一直跟着她。他呆在这个人家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身分在一般仆役之上，帮助艾利真多做点什么，当然也只是一些通常抄抄写写之类的事。

艾克查黎斯，也象某些拉科尼亚人一样，高个儿，宽肩膀，膂力特别大。他五官端正，眼睛坦率好看，修长而弯曲的鼻子下面，一撇浓黑胡须，他头上戴着暗色的羊毛无边圆帽，腰里系着一条漂亮的本地式样的折叠短裙。

每逢哈琼娜·艾利真多出门，有时是为了家务，有时为了去圣·斯比里雄天主堂，或是去呼吸一下大海的气息，——这风不大可能吹到斯特拉达·哈勒的房子里来，——总是艾克查黎斯陪伴她。科孚的许多年轻人还可以在爱斯勃拉那德，或是在沿着同名海湾迤逦过去的卡斯特拉代斯郊区街道上看到他们。

好些人都想爬到她父亲那种地位。他们被这个少女的美貌所吸引，实际上也可能是为艾利真多家的亿万财产所

① 米希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史»，«法国史»。

② 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



艾克查黎斯陪伴哈琼娜·艾利真多。

吸引。但是，哈琼娜对任何人向她求婚，都一概加以拒绝，银行老板本人对于她的意愿从来不作任何勉强。

这个严谨而阴郁的家庭就这样孤零零地呆在这古代科西尔首都的一个角落里；一个生活中偶然的机会将把亨利·达巴莱带到这个环境之中。

开始，在银行老板和这个法国军官之间的关系只是业务往来。离开巴黎时，年轻的法国军官带了不少艾利真多银行的大额汇票，于是他到科孚来兑现。援希战争中间他提取所需款项也在科孚。他曾多次来到岛上，就是这样他认识了哈琼娜·艾利真多，这个少女的美貌使他心情激动，甚至在摩里亚和阿蒂卡打仗的时候，他仍然想念着她。

在阿克罗波利斯投降之后，亨利·达巴莱无事可干，只好又回到科孚。他受的伤还没有复元，围城时过分疲劳搞坏了他的身体。到科孚后，他虽然不住在银行老板家里，可是每天他有好几个小时都在这里度过，受到极其友善的款待。过去任何外乡人还不曾获得过这样好的款待呢。

大约有三个月，亨利·达巴莱就是这样度过的。他去艾利真多家拜访不象开始时只是商务来往了，这种拜访渐渐密切起来，变成了每天都来。哈琼娜很叫这位青年军官喜欢。他在她的身边如此殷勤，凝望着她，听她讲话，神魂颠倒，她怎么会不觉察到这些呢！对于他那受到损伤的健康，她照顾得体贴入微。亨利·达巴莱生活得非常愉快。

而且，艾克查黎斯对于亨利·达巴莱这么一种诚实可爱的性格很有好感，他愈来愈喜欢他了。

“你做得对，哈琼娜，”他常对少女说。“希腊是你的祖

国，也是我的祖国，可是不要忘记，要是这青年军官受了伤、吃了苦，他也是为了我们的祖国啊！”

“他爱我！”有一天她对艾克查黎斯说。

这句话，少女是用她平常对待一切事物的纯朴态度说的。

“那么，你应该接受他的爱，”艾克查黎斯回答说，“你父亲年纪大了，哈琼娜！我呢，我也不会永远呆在这儿！……在生活里到哪儿找到比亨利·达巴莱更可靠的保护者呢？”

哈琼娜没有答话。她心里似乎想说，要是她被人所爱，她就也爱对方。一种天生的审慎使她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这种感情，甚至对艾克查黎斯也如此。

可是，一切事情总是这样。这件事对科孚社会上的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甚至在他们还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前，旁人已经在谈论起亨利·达巴莱和哈琼娜的婚姻来了，真仿佛早就定了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老板对于青年军官对他女儿的殷勤备至，一点也不懊丧，正象艾克查黎斯所说的，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而且很快越来越衰老，不管他的心多么冷漠无情，他想到哈琼娜将来要一个人生活时怎么办，不禁有些害怕，当然他将来一定把所有的财产都由她来继承。

不过，关于钱的问题，亨利·达巴莱却从来没有想过。银行老板的女儿富不富，没有必要去想，甚至于想一会儿都不必。他对这个少女的爱慕产生于另一种崇高的感情，而决不是为了追逐庸俗的小利，他爱她是因为她醇良而美丽。正是因为哈琼娜生活在这种凄凉的环境里，所以才引起他

深切的同情；也正是因为他感到了她那情操的高尚，见解的伟大，心灵的坚毅，虽然她没有流露出来。

哈琼娜常常谈起被压迫的希腊和它的儿女们为了使祖国获得自由所作出的超人的努力，这很容易理解。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年轻人意见完全一致。

因此，当他们一道用希腊话（现在亨利·达巴莱讲起希腊话来就象他的本国语言一样）谈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他们俩是多么激动啊！当一次海战的胜利补偿了在摩里亚或阿蒂卡战场上的挫败的时候，在他们内心里感到的欢乐是何等相同啊！于是这就需要亨利·达巴莱详细讲述他参加过的所有战役，要他重复说起参加这些浴血战斗的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光辉名字，还有自由的哈琼娜·艾利真多一心想效法的那些妇女的名字——波波利娜，莫黛娜，查沙丽亚，卡意多，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位青年军官在萨达里搭救出来的勇敢的安特洛尼卡。

有一天，亨利·达巴莱正讲到这个妇女的名字，老艾利真多——当时他也在场听他们谈话，一个无意的动作引起他女儿的注意。

"爸爸，你怎么啦？"她问。

"没有什么。"银行老板回答。

接着，他用一种似乎漠不关心的口气，向青年军官问道：

"你过去认识这个安特洛尼卡吗？"

"认识，艾利真多先生。"

"你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亨利·达巴莱回答，“自从萨达里战斗之后，我想她大概又回到她的家乡马涅省去了。不过，早晚有一天，我期望在希腊战场上再看到她……”

“对啊！”哈琼娜补上一句，“这才是应当去的地方！”

为什么艾利真多一听到安特洛尼卡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谁也没有问他。要是有人问的话，他准是支吾其词地答复你。可是，他女儿对银行老板的社会关系、亲朋故旧一无所知，所以也并不担心，她爸爸和这位她所钦佩的安特洛尼卡会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在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问题上，艾利真多讳莫如深。他究竟赞成哪一方面呢，赞成压迫者呢，还是被压迫者呢？简直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邮车带给他的信件从土耳其寄来的至少可以说跟从希腊寄来的一样多。

不过，应该重复说一遍，虽然青年军官献身希腊的解放事业，艾利真多却从来没有因此就不大欢迎他到家里来作客。

只是，亨利·达巴莱不能再在这儿住下去了。现在他已经恢复了身体的疲劳，他决定把他认为是自己天职的事业进行到底。他常常对这个少女谈起这个。

“当然，这是你的天职！”哈琼娜回答他。“不管跟你分开会使我多么痛苦，亨利，我了解你应当跟你的战友们会师！对，只要希腊一天没有得到独立，就应当为它去战斗。”

“我走啦，哈琼娜，我就要走啦！”有一天，亨利·达巴莱说，“不过，要是在我动身之前能确实相信你爱我就象我爱你一样……”

“亨利，我不想掩饰你在我心中引起的感情，”哈琼娜答道。“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所以我得认真对待你的前途，我相信你。”她说着把手伸给他，“请相信我！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你以后回来的时候我还是这个样子！”

亨利·达巴莱握住哈琼娜给他伸出的手，表示自己的深情，保证自己永不变心。

“我从心里感激你！”他答道。“对，我们俩永远相好……要是我们的分别因此而更加觉得痛苦的话，至少我已经得到了你给我的保证：我是你爱的人！……但是，哈琼娜，在我动身之前，我想跟你父亲谈一谈！……我想确切知道他同意我们相爱，他不会阻挠我们……”

“你好好去办，亨利，”少女答道。“但愿他答应你，就象我一样！”

于是亨利·达巴莱毫不迟疑地去做，因为他已经决定到法布维埃上校麾下去作战。

事实上，希腊独立事业从各方面来说当时却正处于每况愈下的情况。伦敦公约没有产生任何良好效果。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对抗苏丹的强国是不是还坚持这些纯粹属于非正式的看法，而因此也完全是空想的东西呢。

然而，土耳其人却因为胜利而自满起来，他们野心无餍，似乎丝毫也不肯让步。虽然这两个舰队，一个是英国的，由柯德灵吞海军上将统率，另一个是法国的，由黎尼海军上将率领，游弋在爱琴海海面，而且希腊政府已经迁到爱琴岛，以便在更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可是土耳其人仍然

表现得非常顽固，令人骇怕。

由九十二只战船组成的奥斯曼舰队（其中包括埃及的和突尼斯的）在九月七日这一天开进了广阔的纳瓦里诺海面泊场。这个舰队带着充足的给养，这样，易卜拉欣就可以用以补充军需，准备攻打希德拉人了。

当年亨利·达巴莱就是在希德拉打定主意参加志愿军的。这个小岛，位于阿戈利斯湾尽头，是群岛中最富庶的一个。它那些最果敢的海员，如东巴齐斯，缪乌利斯，查马多斯，都曾经捍卫过它，使土耳其统帅闻风丧胆，可是它在用鲜血、金钱，为希腊的独立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之后，现在眼看就要受到最可怕的报复了。

如果想在易卜拉欣的兵士前面赶到希德拉的话，亨利·达巴莱就不能迟迟不离开科孚。因此他决定十月二十一日启程。

临行前几天，按照约定，青年军官来找艾利真多，向他的女儿求婚。他没有对他隐瞒：如果做父亲的同意这个婚姻，哈琼娜会感到高兴的。但愿得到他的同意。婚礼准备等亨利·达巴莱凯旋归来时举行。他希望离开的时间不会太长。

银行老板对于青年军官的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和他这个家族在法国的巨大声誉是了解的。在这方面他不需要什么说明。在他本人这一方面，信用很好，外界对他的银行从来不曾有过丝毫不利的谣言。他的财产，因为亨利·达巴莱没有问起，他保持缄默。至于说这个婚姻本身，艾利真多表示同意，既然这桩婚事使他女儿幸福，当然也会使他感到

快慰。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口气相当冷漠，但重要的是这件事讲定了。亨利·达巴莱现在获得了艾利真多允婚的话，而银行家也得到了他女儿一声谢谢，但他讲这些话时还是带着平素的那种淡漠的神气。

一切进行得使两个年轻人都感到心满意足，应该说也特别让艾克查黎斯十分高兴。这个善良的人象孩子似的哭了，他多想紧紧地拥抱这位青年军官啊！

不过，亨利·达巴莱留在哈琮娜·艾利真多身边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他决定搭乘一条地中海东岸的双桅横帆船，这船定于当月二十一日从科孚启碇，驶往希德拉。在斯特拉达·哈勒的房子里度过的最后几天，这种种详情就不必细述了。亨利·达巴莱和哈琮娜片刻也不分离。他们俩在平房大厅里谈了很久，就是这个阴郁的房子的下面那一层屋里。他俩的高尚情愫使得这些晤谈增添了某种感染的魅力，这样一来那有些谈话中严肃的调子就缓和了不少。虽然现在要暂时分开，但未来的前途，他俩都认定是共同的，因此他们要冷静地正视现在。两个人盘算着这些好运和恶运，毫不气馁，毫不示弱。当他们这样倾谈时，他们不断为独立事业而感到激动，——这是亨利·达巴莱就要去为之奋斗的事业啊。

十月二十日这天晚上，这是最后的一个晚上，他俩翻来复去地谈着这些，只是情绪更加激动。第二天青年军官就要动身了。

忽然，艾克查黎斯闯进厅屋。他气喘吁吁，说不出话

来。他刚才奔跑过，跑得太厉害了！他凭着他那双粗壮的大腿，只几分钟就穿过了全城，从堡寨一直奔到斯特拉达·哈勒顶头。

“啊，你怎么啦？……有什么事，艾克查黎斯？……怎么这样激动？……”哈琼娜问道。

“我得到……得到！……一个消息！……一个重大的，……一个重要的消息！”

“说吧！……说吧！……艾克查黎斯！”亨利·达巴莱也跟着说，不知道该感到快活还是惶恐不安。

“我还说不出！……我还说不出！”艾克查黎斯回答，他气急得话都堵住喉咙了。

“是关于打仗的消息吗？”少女拉住他的手问。

“对！……对！”

“那你讲吧！……”她不断重复着。“你讲吧，我的好艾克查黎斯！……怎么啦？”

“土耳其人……今天……败了……在纳瓦里诺！”

这样，亨利·达巴莱和哈琼娜获得了十月二十日海战的消息。听到艾克查黎斯来家的这阵喧闹声，银行老板艾利真多走进了客厅。当他晓得了是什么一回事之后，他不由自主地抿起了嘴唇，头皮发胀，但是他并不表示出高兴或是不快，两个年轻人却让他们的愉快心情欢畅地流露出来。

纳瓦里诺战役的消息果然传到了科孚。这新闻一传遍全城，人们几乎立刻了解到全部详情，这些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沿岸的空中机件发出电报得来的。

英法舰队，再加上俄国舰队，共计有二十七条船，一千

二百七十六尊大炮，一齐进逼纳瓦里诺锚泊地航道，猛攻奥斯曼海军舰队。虽然土耳其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他们拥有六十条巨型战船，装备着一千九百九十四尊大炮，——可是他们还是被打得一败涂地。他们许多船只连同无数的军官、水兵都一齐沉没或是被炸毁了。这样一来，易卜拉欣再也别指望苏丹的海军来帮助他对希德拉进行远征了。

这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实在，对于希腊的独立来说，这大概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虽然三个强国早就议定决不利用这次胜利毁灭拉·波特①，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协议终于把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解救出来，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在不长的时间里，新王国即将实行自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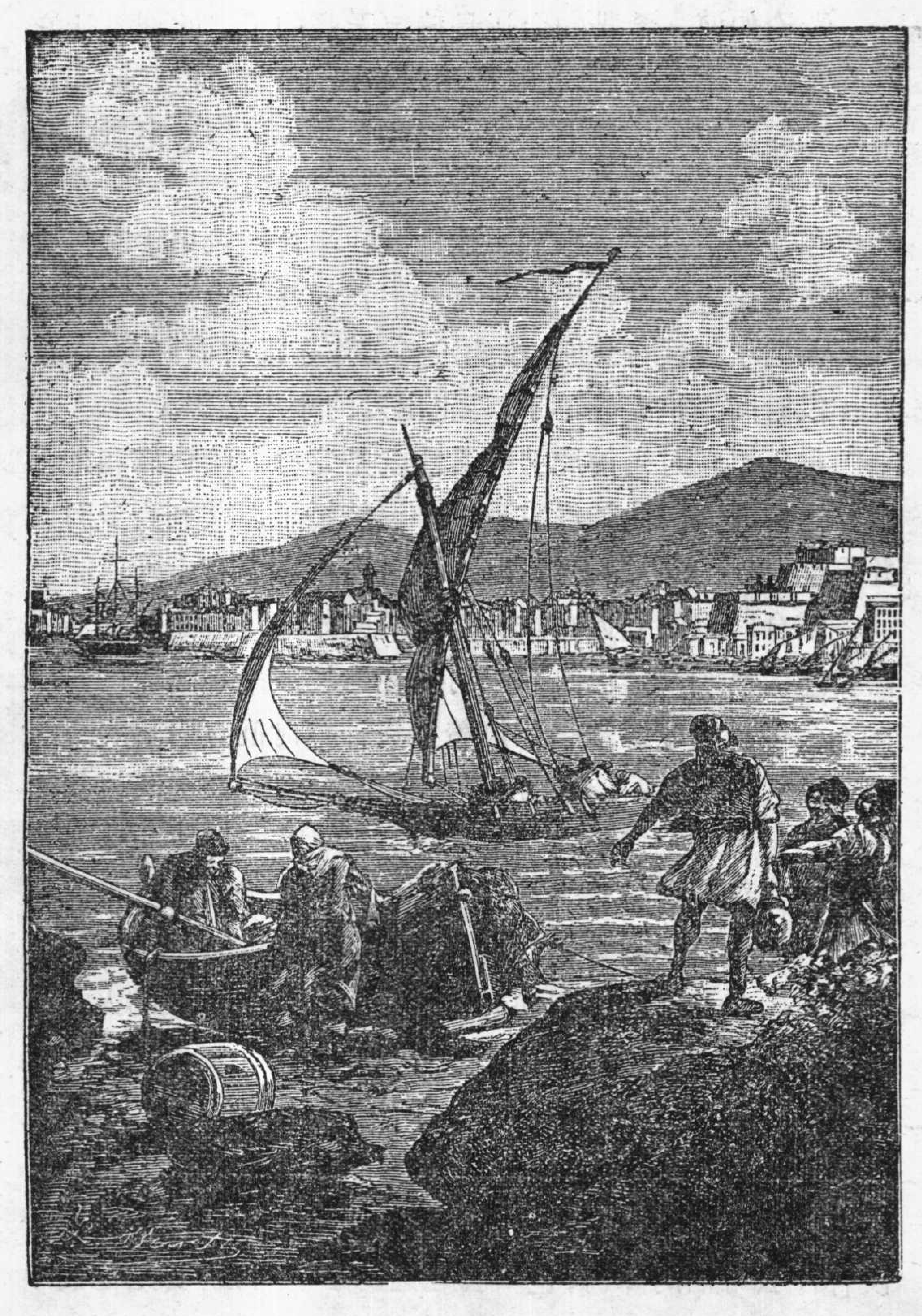
大家想到在银行老板艾利真多家里，哈琼娜，亨利·达巴莱，艾克查黎斯一定会大鼓其掌。他们跟全城的人一起感到欢欣鼓舞。纳瓦里诺的大炮为希腊的孩子们保证了独立。

首先，各联盟强国的这场胜利，或者说（这种说法比较合适）土耳其海军的败绩完全改变了青年军官的计划。还有，易卜拉欣大概也放弃了原来设想的攻打希德拉的企图。因此这不再成什么问题了。

这样一来，亨利·达巴莱在十月二十日以前定下的计划必须改变。他不必去参加援希德拉的志愿军了。于是他决定就在科孚等待纳瓦里诺战役后局势的自然演变。

---

① la Porte，指土耳其人，苏丹王朝。



科孚一瞥。

无论如何，希腊的命运是确定无疑的了。欧洲不让它遭到毁灭。不久之后，在整个希腊半岛上，新月旗就要让位给独立的旗帜了。易卜拉欣，已经龟缩到伯罗奔尼撒中心和几个沿海城市之中，没有多久就要被迫撤出了。

在这种情况下，亨利·达巴莱往半岛的哪里去呢？大概法布维埃上校准备离开米蒂利尼，前往开奥斯岛去跟土耳其人继续打仗；但是上校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而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也完成不了，马上出发的事不必想。

青年军官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就是这样。哈琼娜和他两个都这样看。因此就没有理由推迟结婚了。艾利真多对此并不反对，于是婚期就订在十月底，离现在还有十天。

结合时日的逼近在这一对未婚夫妇心里产生的感情不需赘述。亨利·达巴莱本来可能在这场战争里送命的，现在不会了！哈琼娜本来要掐着指头计算时间，度日如年地、痛苦地等待着，现在也不用了！艾克查黎斯，要是可以算上的话，他要算全家最快活的人。就是他自己结婚也未必有这样兴高采烈。银行老板尽管平素一贯淡漠成性，但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满意足。这样，他的女儿就终身有靠了。

大家都觉得婚事不妨办得简单一些，把全城的人都请来参加婚礼似乎无此必要。不管是哈琼娜，还是亨利·达巴莱都不愿邀请太多的客人来作他俩幸福的见证。但总还是有些事要准备的，他们赶办着，丝毫不铺张炫耀。

这时已是十月二十三日，离喜日还有七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可怕的障碍，也不会延迟的了。可是，要是他们早已知道的话，这时发生了一件可能会使哈琼娜和亨利·达

巴莱十分焦虑不安的事。

这一天，艾利真多在他上午收到的邮件里发现一封信，他一看，真是猛地一个晴天霹雳。他把信揉成了一团，撕碎，随即烧掉了，——这一切说明在象银行老板这样一个镇定如山的人心里引起了多么深沉的不安。

人们仿佛听到他嘴里嗫嚅着这么一句话：

“这封信怎么不在八天以后到来呢？写这封信的人真该死！”

五

美塞尼亚海岸

离开维铁罗港之后，卡里斯塔号整夜都是横穿过科龙湾，朝西南方向航行。尼古拉·司塔科下到他自己的舱里去了，在太阳升上来之前他大概不会再露面了。

风很好，——在夏末和春初接近二至点① 的时候，地中海的水蒸气都化作时雨了。这一阵凉爽的西南风吹遍了整个海面。

早晨，船已经越过了美塞尼亚尽头的加罗海岬，泰甲特山脉的高峰显出他那陡峭的侧影，逐渐隐没在初升的太阳的一片水气之中。

过了海岬的尖端之后，尼古拉·司塔科又在帆船甲板上出现了。他的目光朝着东方凝望。

马涅的陆地已经看不见了。在这一边现在略略居于海岬后面、突兀而起的是圣季米特利奥斯山脉那巍峨的山梁分支。

一会儿，船长向马涅那个方向伸出手来。这是一种威

① 二至点指夏至点和冬至点。每年六月二十一日左右太阳在黄道上所居的位置叫夏至点；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太阳在黄道上所居的位置叫冬至点。

胁的姿势呢，还是向他的故乡作一次最后的告别？谁知道？但是这时尼古拉·司塔科眼睛里露出来的光芒可并无善意！这条帆船扬起方帆和三角帆片，右舷抢风行驶着，并开始向西北方向溯流而上。但是，由于风是从陆地上来的，在海面上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可以迅速航行。

“卡里斯塔号”左边把厄女司、卡勃雷拉、沙比昂察和委内铁哥都扔在后头了；接着，它穿过在沙比昂察与陆地之间的航道笔直前冲，向莫东驶去。

在它面前迤逦向前延伸着美塞尼亚海岸那片美妙动人的山峦景致，明显地呈现出火山的痕迹。这个美塞尼亚在希腊王国建立之后，即将成为构成现代希腊的十三个省份之一了(其中包括爱奥尼亚诸岛)。但是，在这个时期，这里还只是群雄角逐之地，有时落到易卜拉欣手上，有时又回到希腊人手中。往昔这里曾是反抗斯巴达人的美塞尼亚三次战争的场所，阿里斯多梅纳和爱巴米农达斯①都曾扬名于此。

然而，尼古拉·司塔科一言不发，在罗盘上校正了帆船的航向并观察过时间之后，随即走过去坐在船尾上。

就在这时候，船头上那些卡里斯塔号的老水手和头天才从维铁罗招来的十个汉子开始了形形色色的谈话，——全部一共二十多个水手，还有一个船老大承接船长命令指挥。这时大副不在船上。

他们谈的是这条船目的地是哪里，还有关于它沿着希

① 阿里斯多梅纳和爱巴米农达斯：公元前七世纪，美塞尼亚反抗斯巴达战争中的民族英雄，他们领导人民进行了战斗，虽败犹荣。

腊海岸上溯的方向问题。不用说问话的当然是新来的人，答话的是船上的老水手。

“司塔科船长，他不大讲话嘛！”

“讲得很少；不过他讲话算话，你得服从他！”

“卡里斯塔号往哪儿开？”

“从来就没有人晓得卡里斯塔号往哪儿开。”

“见鬼！咱们是诚心来入伙的，可是到头来，又有啥用！”

“对！不过要相信凡是船长带咱们去的地方，都是应该去的地方！”

“可是总不能单靠船头上这两尊短炮，“卡里斯塔号”就能冒险去抓群岛之间的商船啊！”

“所以这条船才不用来抢劫！司塔科船长还有不少别的船只，枪炮装备一应俱全，专干海上营生！卡里斯塔号不过是一条就象人家说的他的游艇罢了！瞧它这个小样儿，任什么法国、英国、希腊或是土耳其的巡海船都能给它赶上！”

“那么，得了采头怎么分？”

“参加的人人有份，等到将来这条船干完了仗，你准是其中一个！老弟，好好干，有危险嘛，也就有大钱赚！”

“就这样，现在，在这个希腊和小岛之间有没有什么好干的？”

“没有……就是到亚得里亚海也没有，如果船长的古怪念头把我们朝这个方向带的话！所以啊，在命令没下以前，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水手，驾着安分守己的帆船，安分守己

地在爱奥尼亚海上漂来漂去！不过，这说变就变！”

“越快越好！”

可以看得出，这些新入伙的，也跟卡里斯塔号上别的老水手一样，遇上“活儿”是一点不手软的，不管什么样子。踌躇、反悔、哪怕是一点成见，在下马涅地方这些沿海居民身上一丝一毫也不要想看到。他们实在配得上统率他们的这个人，而这个人也懂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

不过，要是说维铁罗的这些汉子都认识司塔科船长的话，他们可一点也不认识船上的大副。大副既是个官儿又是个管家，——一句话，是船长的死党。这人叫做什么斯柯贝罗，原籍采里哥多。这是一个声名很坏的小岛，位于群岛南端，在采里哥岛与克里特岛之间。

因此一个新来的人对卡里斯塔号的水手长询问：

“大副呢？”他问。

“大副根本不在船上。”水手长答道。

“总是看不到他吗？”

“看不到。”

“什么时候才看到呢？”

“该看到的时候！”

“他在哪儿？”

“在他该在的地方！”

对于这种不着边际的答复只好满意。可是这时候，水手长吹起了口哨，喊大家上来绷紧帆脚绳索。刚才跟那个汉子的谈话就在这儿一下子给打断了。

果然，是要略略跟紧风向，以便沿着美塞尼亚海岸航

行，与岸边保持一海里的距离。中午时分，卡里斯塔号望见莫东了。这个小城建在古代美东纳城的废址上，位于一个海岬的尽头，那个巉岩嶙峋的山嘴指向沙比昂察。这小城不是帆船的目的地：它没有在这里停靠。耸立在港湾入口处的灯塔一刹那就在悬岩后面消失了。

这时，从这条小帆船上发出一个信号。一面上面缀有红新月的黑色燕尾小旗在船上主要斜桁顶上升了起来。可是陆地上却没有什么反应。于是，船仍旧向北继续航行。

晚间，卡里斯塔号到达纳瓦里诺海湾的入口处。海湾仿佛一个海边大湖似的，镶嵌在周围高山的屏障之中。一会儿，这个被一堆庞大的堡寨掩映着的城市才透过伟巨的山岩缺口显现出来。崇山峻岭宛如一条堤堰似的蜿蜒过去，而这里正是这条天然堤堰的尽头，它镇慑住猛烈的西北风，让亚得里亚海那长长的酒囊把滚滚洪流注入了爱奥尼亚海。

夕阳的余晖还照射在东边隆起的顶峰上；但是阴影已经使广阔的海湾渐渐暗了下来。

这一回，全船的水手都以为卡里斯塔号就要在纳瓦里诺停泊。果然，这条船真的进入了狭长的斯法格黛里岛以南的梅加洛·图罗航道。斯法格黛里岛大约有四千米长，上面耸立着在战争中牺牲了的两个著名人物的坟墓：一个是法国少校马莱，死于一八二五年；还有，在洞窟顶里头的，是个援助希腊的意大利人桑他·罗莎伯爵，他曾经做过比艾蒙的大臣，也是为了这一共同的事业于同年死去。

当帆船距离这个城市只剩下十几链远的时候，它却突

然横过去，让三角帆受风。象刚才升起黑色燕尾小旗那样，一盏红灯在主斜桁顶上升起。但是这个信号也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这海湾里当时正停泊着大批土耳其军舰，卡里斯塔号无计可施。它贴近几乎居于海湾中央的白色小岛屿库隆纳斯基行驶着。接着不久，在水手长指挥下，略略松开帆脚索，舵柄扳向右舷，——这样又使船驶回到斯法格黛里边沿。

就在这个库隆纳斯基小岛上，一八二一年战争初期曾经有数百名土耳其人为希腊人所捕获、关押，最后，就饿死在这里，虽然在他们投降时曾经答应过把他们遣返奥斯曼帝国。

因此后来，一八二五年，当易卜拉欣的部队包围莫罗哥达多亲自守卫的斯法格黛里的时候，他就杀掉八百个希腊人，以示报复。

帆船此时正朝锡基亚水道驶去，这是岛北面二百米宽的开阔处，位于岛北部尖端和科里法琼海岬之间。只有非常熟谙航道的人才敢冒险在这里面行驶，因为这里不够船的吃水深度，所以几乎不通舟楫。可是尼古拉·司塔科，就象这海湾最好的领港那样，大胆沉着地靠着岛尽头峻峭的石壁驾驶，就这样越过了科里法琼海岬。接着，在外侧看到好些游弋的舰队，——由三十多艘法国、英国和俄国军舰组成，——它小心地避开它们，整夜沿着美塞尼亚海岸上溯，在陆地和普罗达娜岛之间擦过去，到了白天，帆船被从东南方向吹来的凉风带着，就顺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在阿

卡蒂亚湾平静的水面上漂过。

太阳正从伊多姆山山顶后面升起。登临山顶，纵目饱览古代美塞尼亚遗址之余，还可以左顾科隆湾，右边则可眺望以阿卡蒂亚城命名的海湾。在朝暾映照下，海面被微风吹起一条条长形的波纹，闪烁生光。

尼古拉·司塔科从一清早就驾着船尽可能地傍着城市航行。这城位于呈圆形的海岸的一个凹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宽广的外碇泊场。

十点钟光景，水手长走到帆船后梢，挺立在船长面前，恭候命令。

阿卡蒂亚的一系列山脉在东边无尽地舒展开去。半山腰有些村落淹没在一丛丛橄榄树、杏树和葡萄田中间，几条小溪流向某些注入大海的河道，夹岸郁郁葱葱地塞满了香桃、夹竹桃之类的灌木；接着科林思地方有名的葡萄苗，高高低低，里里外外，前后左右，攀缘得到处都是，不留一丝空隙；略低处，在山坂上城里的红房子在后面扁柏树丛的衬托下仿佛大块大块雄蕊似的，万绿丛中，点点飞红，这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一片明媚如画的绚丽景色。

可是，越贴近阿卡蒂亚，——古时候这里叫做西巴烈西亚，在爱帕米农达时代为美塞尼亚的主要港口；十字军东征之后，成为法朗赛·维勒-哈杜安的世袭领地，——真是满目疮痍，对于任何一个好尚古迹的人，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两年前，易卜拉欣曾经在这里毁掉城市、屠杀过孩子、妇女和老人！建筑在昔日希腊堡寨遗址上它那古老的城

堡，而今成了废墟；多少狂热的穆斯林教徒曾经蹂躏过的圣·乔治教堂也成了荒丘；房屋和各式公共建筑物，都是一片瓦砾！

“看得出，我们的朋友埃及人经过这儿！”尼古拉·司塔科嘴里嗫嚅着说，在这样的凄凉景象面前，他都不感到一点心悸。

“现在，土耳其人是这儿的主人啦！”这是水手长的回答。

“对，长期的……甚至，应该希望，是永久的，永久的主人！”船长又加上一句。

“卡里斯塔号停靠呢，还是继续航行？”

尼古拉·司塔科凝神望了望港口，这时船离港只有几链①远了。接着，他的目光射向建在港后面一海里处的城市本身，城就建在普锡克罗山的一个山梁上。对于阿卡蒂亚，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怎么办？靠港呢，还是返航深海呢？

水手长等待着船长答复他。

“发信号！”尼古拉·司塔科终于开了口。

一面缀有银新月的红色燕尾小旗升到主斜桁的顶端，迎风展开。

几分钟后，一面同样的旗帜也在港口的防波堤的旗杆顶上升起。

“靠岸！”船长说。

舵柄朝下一压，三桅船越走越近了。港的入口处完全

---

① 一链＝185.2米。

大开，帆船大模大样地上了航道。一会儿前桅帆降下来了，接着是主帆，于是卡里斯塔号靠着绞盘和三角帆进入航道。它这种速度就足够到达港口中部了。在这里，它抛下了锚。水手们一起在整理索具，安顿停泊。

几乎立刻，小艇被放到了海里，船长下了小艇，四条桨划着推涌出去，停靠到码头台阶的一个小石级旁边。有个人在那儿等他，嘴里讲着欢迎他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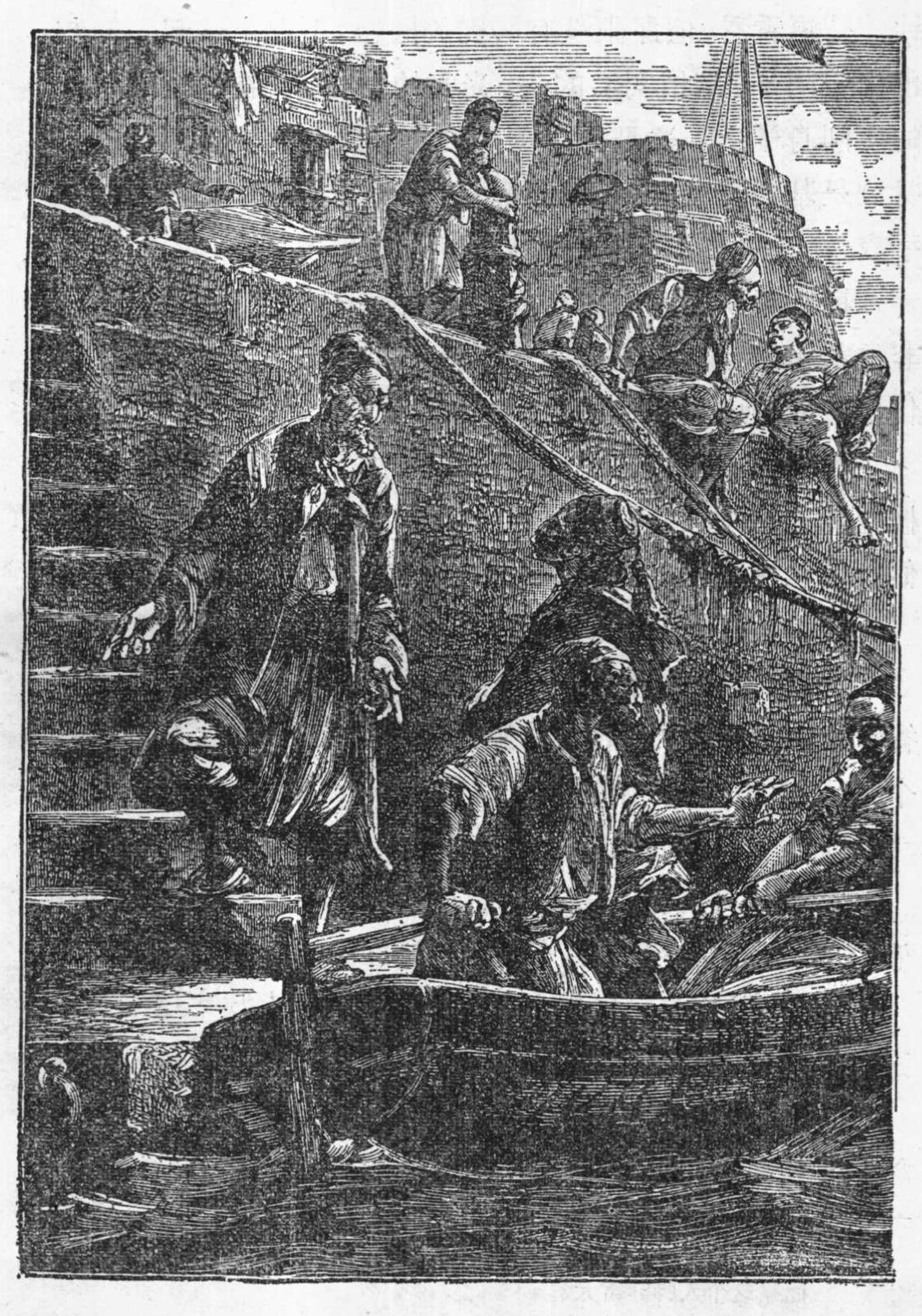
"斯柯贝罗特来恭候尼古拉·司塔科，听您吩咐！"

船长亲昵地招了一下手作为回答。他到前面，登上斜坡，以便走向最靠近城门的那些房屋。他穿过了最近一次围城时所造成的废墟，街上到处都拥挤着土耳其和阿拉伯兵士。他在一所大体完好的、挂着密涅尔瓦[①]招牌的客栈门口停下，他的伙伴也跟着他走了进去。

隔了一会儿，司塔科船长和斯柯贝罗在一个房间里据桌坐下，面前放了两只杯子和一瓶拉基酒——一种用阿福花酿成的烈酒。他们用金黄色的加过香料的梅索朗吉昂烟草卷起烟卷，点燃了，吸着；接着，这两个汉子开始谈了起来，两人中的一个在对方面前象个卑微的仆役似的。

斯柯贝罗长着一副歹相，身体矮矬，老奸巨猾，可是人却挺机灵。他足足有五十岁，虽然看上去还象更加老一些。他生着一个放债人的嘴脸，骨碌碌的两个小眼睛，短头发，塌鼻子，鹰爪子手，和一双长脚板，简直象阿尔巴尼亚人所说的那种脚："脚趾头伸到了马其顿，脚后跟还留在贝奥

①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斯柯贝罗特来恭候尼古拉·司塔科。

钦。[1]"再看看，他那张没有唇髭的圆脸，下巴上翘起一簇灰色山羊胡子，结结实实的头，光秃的脑壳，长在一个矮个儿的瘦削身子上。这是一个阿拉伯的犹太型人物，不过他出身倒是基督徒家庭，穿着很简单，——一身地中海东岸的水手衣裤，——外面套了一件阔袖斗篷。

斯柯贝罗是专做群岛间海盗所掠财物生意的经理人，非常善于替他们把抢来的东西脱手。并在土耳其市场上出售俘获人口，把这些人运往北非海岸。[2]

尼古拉·司塔科和斯柯贝罗的对话可能谈些什么，大概是什么话题，当前这场战争事件中最吃香的方式，以及他们打算从中获得的利润，要预测这些真是太容易了。

"希腊目前情况怎么样？"船长问。

"大体上，还跟你前一趟来的时候差不多！"斯柯贝罗回答。"卡里斯塔号在的黎波里沿海一带已经航行了整整一个月了，大概，从你出发以来，还没有得到过任何消息吧！"

"确实，一点也没有。"

"我可以告诉你，船长，土耳其战舰准备把易卜拉欣和他的部队运到希德拉去。"

"对，"尼古拉·司塔科答道。"昨天晚上我穿过纳瓦里诺湾的时候看到他们了。"

"你自从离开的黎波里之后什么地方都没有停靠过吗？"斯柯贝罗问道。

---

① 马其顿和贝奥钦二地同为古希腊城邦，一北一南，相距很远。此处比喻这个人脚非常大。

② 指北非接近地中海部分，为当时奴隶买卖集散之地。

“不……只停靠过一处！我在维铁罗停过几个钟头……把卡里斯塔号的水手补充了一下！不过，打从我望不见马涅海岸之后，一直到我到达这儿阿卡蒂亚，这中间我所发的信号就不曾有人回答过。”

“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地方回答。”斯柯贝罗答道。

“告诉我，”尼古拉·司塔科又问，“在这段时间，缪乌利斯和加拿里斯干了些什么呢？”

“船长，他们也只是到处试图突击，也就是给他们占了些局部的小便宜，根本没有得到决定性胜利！所以，当着他们追击土耳其战舰的当儿，海盗正可以在整个群岛之间大干一番！”

“人家常常谈起……？”

“谈起沙克拉迭夫吗？”斯柯贝罗压低了嗓子回答。“对！……到处……，而且常常谈到，尼古拉·司塔科，大家谈得最厉害的就是他！”

“大家还会谈下去！”

尼古拉·司塔科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斯柯贝罗马上又给他斟满了。司塔科站起身来，走过来走过去打了几个转儿；之后，在窗子前面站住，两只手臂一抱，听着远处传来的土耳其兵士粗俗的歌声。

后来，他又坐回到斯柯贝罗对面，立即换了个话题：

“我从你信号里知道，你这儿有一笔俘虏人口，是吗？”

“是，尼古拉·司塔科，要一条四百吨的船才装得下！这些人都是克莱米迭溃退后那次屠杀余下的活口！见鬼！那一回，土耳其杀的人太多了！要是让他们尽着兴子干，那

就一个俘虏也留不下！”

“都是些男人、妇女吗？”

“对，还有一些小孩！……全有！”

“他们现在在哪儿？”

“在阿卡蒂亚堡寨里。”

“你为这付了一大笔钱吗？”

“嗯！帕夏不大好商量。”斯柯贝罗答道。“他认为独立战争已经快完了……倒霉的事！那么，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仗打了！不再有仗打，就不再有“抢掠”① 了，就象他们那儿用蛮话讲的，不再有“抢掠”，也不再有人口或者别的好卖！不过，要是俘虏少了，价钱也就上涨！这倒是一个补偿，船长！我得到可靠消息说现在北非市场上奴隶正缺货，那么这批人，我们就可以卖个好价钱！”

“行！”尼古拉·司塔科回答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你现在可以上船了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里我没有什么事要办了。”

“那么好，斯柯贝罗，八到十天之后，比较晚一点，船就从斯卡潘托开出，来取这笔货，——到那时交货没问题吧？”

“没问题，好，一言为定。”斯柯贝罗回答，“不过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先跟艾利真多打好交道，让他接下这笔买卖。他开的支票信用好，帕夏拿他的票据都当现金。”

“我要写封信给艾利真多，不久我就要去科孚，跟他结这笔生意……”

---

① razzia，阿拉伯语：袭击、抢掠。

“这笔生意……还有另一笔相当大的，尼古拉·司塔科！”斯柯贝罗又补上一句。

“也许！……”船长回答。

“这实在不公平！人家说艾利真多有钱……非常有钱，要不是咱们的买卖，他怎么能发这么大的财……咱们……天天是听着水手长口哨指挥，在前桅帆横桁顶上卖命！嘿！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起来了，当这个群岛的海盗的银行老板可真快活！所以，我还要讲一句，尼古拉·司塔科，这叫公平吗！”

“什么叫公平？”船长对面对凝望着他的大副问道。

“嘿！你还不知道这个吗？”斯柯贝罗答道。“老实说，你得承认，船长，你要我听他重复过一百回了！”

“可能！”

“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的女儿……”

“凡是公平的就要干！”尼古拉·司塔科站起身来简单地答了一句。

话一谈完，他就出了“密涅尔瓦”客栈，后面跟着斯柯贝罗，回到港口小船等候他的地方。

“上船吧！”他对斯柯贝罗说。“我们一到科孚就跟艾利真多谈这笔人口买卖。一切办好之后，你回阿卡蒂亚起货。”

“上船！”斯柯贝罗答道。

一个钟头之后，卡里斯塔号驶出了海湾。这一天一直到晚，尼古拉·司塔科都可以听到远远地从南方传来一阵阵隆隆巨响。

这是联合舰队的大炮在纳瓦里诺海湾轰鸣。

六

追捕群岛间的这帮海盗

帆船朝北西北方向航行，人们饱览沿途爱奥尼亚岛屿明媚如画的树林，一处刚过去，另一处又接上来。

卡里斯塔号真运气，它象那种地中海东岸本分民船的样子，一半象游艇，一半象商船，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实在，象这样在英国炮台的鼻子底下，任凭联合王国① 的战舰随意摆布的事，对它那位船长来说，实在不大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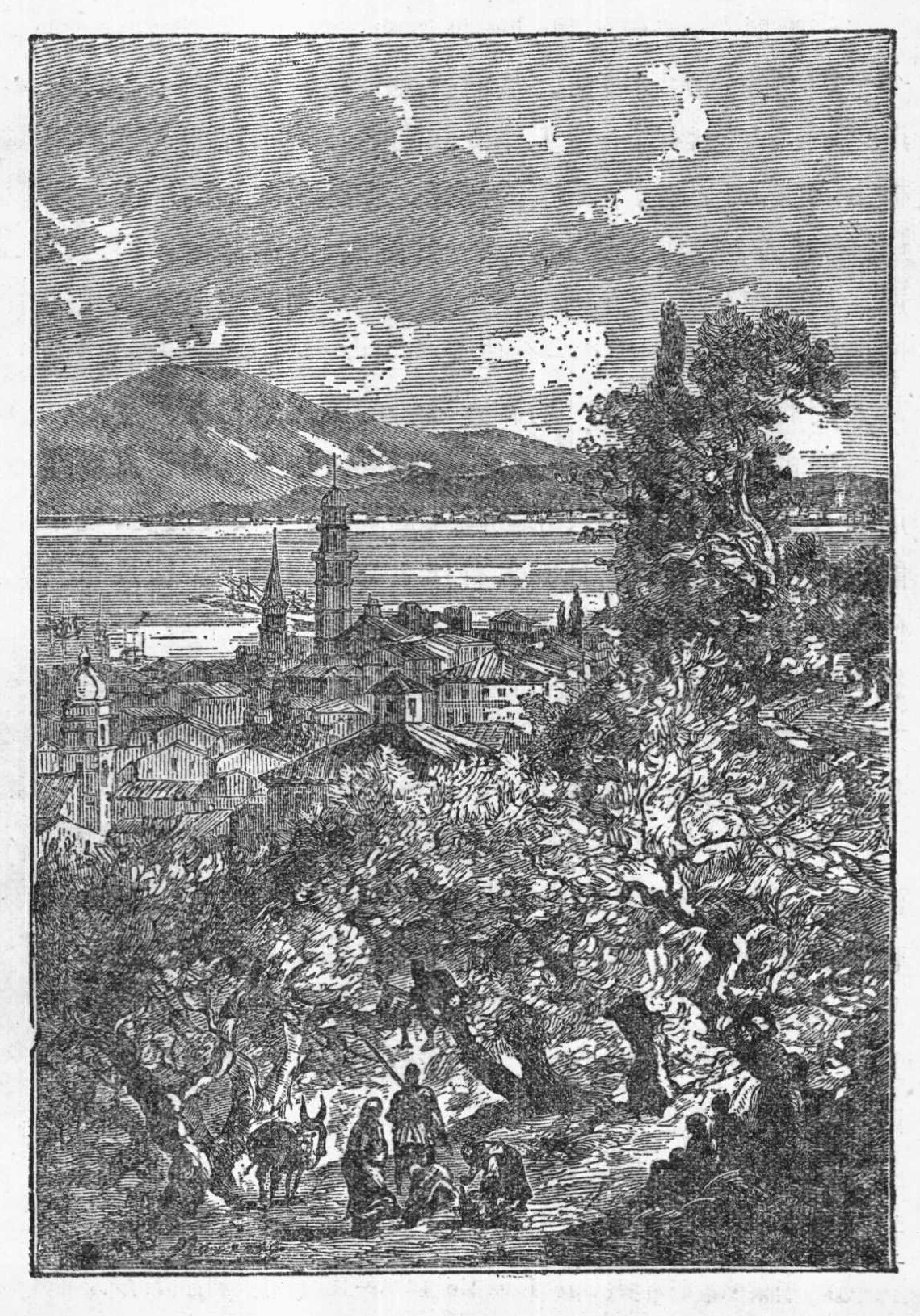
从阿卡蒂亚到被意大利人颇为诗意地称作"东方之花"的赞特岛之间，相隔只有十五海里。从卡里斯塔号这时正经过的海湾里头，可以望见斯科普斯山一片绿茸茸的峰峦，山腰间尽是橄榄、橙子树丛，往昔荷马和维吉尔② 所歌颂的茂密森林已经不存在了。

风很好，方向稳定的微风从东南方向吹过来。因此，这只帆船，扯起第二层方帆和第三层帆的补助帆，在赞特海面上破浪前进，平静得几乎就象在湖上一样。

---

① 联合王国，指英国。

② 维吉尔（公元前 71—19），著名的拉丁诗人，作品有«牧歌»、«伊尼德»，风格谨严。



贊特。

傍晚时分，船已经可以望见和这个岛同名的首府。这是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城市，从前这城是在特洛瓦扬·达旦努斯之子、查散特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从卡里斯塔号的甲板上远眺，只见这个城市的灯光，围绕半圆形的小海湾沿岸，转过去有半海里路长。这一片灯火，高高低低，远远近近，从港口码头一直到建在离地三百尺高的威尼斯款式的城堡屋脊，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星座，其中那最大的星就是大街的文艺复兴宫广场和查散特的圣·丹尼斯教堂。

尼古拉·司塔科，同这儿赞特的居民一样，由于常跟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接触，有了很大改变，就不能跟伯罗奔尼撒的土耳其人有什么商业往来了。他没有发什么信号给港口的海岸哨兵，也不需要在这个城市停泊。提起这城，还是两个著名诗人的故乡，——一个是十八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叫于果·福斯考罗①，另一个叫沙洛茅斯，是现代希腊的光荣人物之一。

卡里斯塔号穿过了阿黑亚的赞特和艾利德之间的狭窄海面。大概，船上不止一个人为微风吹来的歌声所激怒，这也跟从丽都②传来的多少船歌一样！但是，要捺住性子。船就在这阵意大利旋律中行驶。第二天，它已经靠近帕特雷湾了。这是莱邦特海湾到科林思地峡之间的一个新月形凹进去的部分。

尼古拉·司塔科这时在卡里斯塔号船头上。他的目光扫过整个阿卡尔纳尼亚沿岸，极目向海湾北面眺望。在他

① 于果·福斯考罗(Ugo Foscolo 1773—1827)意大利抒情诗人。

② 丽都(Lido)，意大利傍近威尼斯的岛群。

心里掀起了一个深沉而不可磨灭的往事追忆，——这会使一个希腊孩子心酸吧，要是这个孩子很久以来不认他的妈妈，背叛了他的妈妈的话！

“梅索朗吉昂！”斯柯贝罗说着，一面用手向东北方向指了指，“坏种！这些家伙宁死也不投降！”

确实，两年以前，这里既没有买俘虏人口的，也没有奴隶贩子，他们无事可干。在六个月战斗之后，被围困在梅索朗吉昂的人疲惫、饥饿不堪，可他们宁可把城堡炮台统统炸毁，决不向易卜拉欣投降。男的，女的，孩子在爆炸中一齐死去，而那些战胜者也没有走脱。

比这早一年，差不多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刚刚在这里安葬了一个独立战争中的英雄，马可·波查里。——拜伦爵士沮丧而失望地死在这里，如今他的遗骸安置在韦斯特敏斯特寺院，唯有他的心还留在他热爱的这块希腊土地上，在他死后，这土地才又获得了自由！

尼古拉·司塔科猛地手一挥，作为对斯柯贝罗的回答。一会儿，帆船从帕特拉湾迅速荡开，朝克法利尼亚驶去。

在这阵强劲的风吹动下，不到几个钟头就走完了克法利尼亚和赞特之间的这段路程。但是，卡里斯塔号并没有去它的首府阿戈斯托里昂，那儿港口尽管不深，但对一般中等吨位的船只倒也没有什么不好。它坚定地进入了城市东边的狭窄水道。到了晚上六点半光景，向铁亚基山嘴驶去——古代这儿叫易达克。

这个岛有八海里长，一海里半宽，上面尽是岩石，满目荒野，然盛产油和酒，居民有一万余人。虽然它本身没有什

么历史，但在古时候却颇负盛名。这里是俄底修斯和珀涅罗珀[①]的故乡。关于他们的遗迹至今在阿诺伊亚顶巅，在圣·爱田的涧谷深处，厄图山的废墟之中，穿过埃迈原野和阿雷杜泽山泉，充满诗意的溪水所淌过的高尔波山麓，还历历可见。

薄暮时分，拉厄尔特的儿子的土地渐渐在阴影中消失。这儿距克洁利尼亚最后一个海岬十五海里。夜里，卡里斯塔号微微走近深海，以避免易达克北端和圣·摩尔南端中间的狭长航道，这时船距岸顶多两海里，正沿着岛的东岸继续航行。

月光下面，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一片白色悬崖似的东西从一百八十米的高处俯临海面：这就是往昔萨浮[②]和阿黛米丝[③]所歌颂的勒卡德瀑布。但是南边那个名字也叫做勒卡德的小岛，在初升的太阳下已经什么痕迹也没留下了。帆船沿着阿尔巴尼亚海岸，扯满了帆，直向科孚岛挺进。

要是尼古拉·司塔科想在天黑之前到达这个岛首府的海面的话，那么这一天就还有二十海里要赶。

卡里斯塔号走这二十海里水路，真是非常迅速，开足马力，船舷上缘几乎都和水面一样高了。此时海风大作，这就需要舵手注意力高度集中，以免因为扯起这么大的帆篷使

① 珀涅罗珀是俄底修斯的妻子。特洛亚战后，当俄底修斯未归之际，许多贵族登门向她求婚，都被她巧妙地打发掉了。最后夫妻团圆。

② 萨浮(Sapho)，公元前六世纪女抒情诗人。

③ 阿黛米丝(Artémise)，公元前五世纪哈里卡纳斯王后。

船舷进水。幸亏桅杆挺结实，帆缆索具质地很好，而且几乎全是新的；没有用一块缩帆，也没收起一块补助帆。

船驾驶得就象是在一次国际竞赛中正进行着航行速度比赛似的。

他们就这样靠近了帕克寿小岛。北边，已经隐约看到科孚高地了。左首是阿尔巴尼亚海岸，阿克鲁塞隆尼亚峰峦上下，侧影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在爱奥尼亚海这片船只来往如梭的海域可以看到一些悬挂着英国或是土耳其旗帜的军舰。对于这两者，卡里斯塔号并不设法躲避。要是对方发出命令要他们停船盘查，它就毫不犹豫地服从，反正船上既无货物，又没有任何文件足以揭开它的本来面目。

下午四点，帆船贴风前进，准备进入分隔科孚岛和陆地的海峡。帆脚索绷得紧紧的，舵手抢风四分之一圆周，想赶紧登上岛顶南端比安哥岬角。

这个水道的最初部分要比它的北部景色更加怡人耳目；因此，它刚好跟当时几乎还是蛮荒不毛之地的阿尔巴尼亚海岸形成了绝妙的对比。几海里之外，海峡从科孚岸边那个半圆形的凹处起豁然开朗。帆船略略改变了一下航道，以便斜插过去。岛最长的地方有二十里，而宽处只有六里，但是那么多深奥而变化多样的锯齿状缺口把全岛海岸周长延伸到六十五里。

五点钟光景，卡里斯塔号靠近俄底修斯小岛航行，沿着把古希腊旧港口的卡里久布罗湖和海连通起来的入口处，接着它围绕着这个风光明媚，到处长着芦荟和龙舌兰的地方继续向前。这里通行车马，人们常常带着海员的新鲜感

觉到该城南面一里处去领略奇妙的全部风光。航道的另一边则是阿尔巴尼亚海岸。船在卡达丘湾和很多废墟前面，在高级爵士专员的夏宫前面迅速驶过，左边是卡斯特拉德斯海湾，那上面有一个叫做斯特拉达·马利纳的小市镇，这几乎算不上什么大街，只不过是散步场所而已。再过去，是苦役监狱——这儿过去是撒尔瓦多炮台，——和科孚的第一批房屋。这时卡里斯塔号绕过了筑有城堡的西德罗角。这城堡有点象一个军用小城似的，里面地方相当宽阔，足以容纳司令府邸，军官住宅，一个医院和一个希腊教堂（英国人把它改成新教教堂）。最后，帆船向西径直航行，司塔科船长绕过圣·尼柯罗角，在沿着岸边走过一段之后，那上面城的北部尽是层层叠叠的房屋，然后在距防波堤半链的地方停泊。

小艇是武装了的。尼古拉·司塔科和斯柯贝罗坐在里面，——船长腰里也别着一把美塞尼亚诸省极其流行的那种短而宽面的短刀。他们两个人在卫生署登岸，交验了所有的合法证件。这样，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到哪儿去，怎么走好，约定十一点钟回到船上。

斯柯贝罗是负责卡里斯塔号事务的，他穿过狭窄而弯弯曲曲的带意大利名字的小街（街两边都是带拱廊的店铺），走到这个城市的商业区，一片那不勒斯的混杂嘈杂。

尼古拉·司塔科本人早已决定把这一个晚上用在了解情况方面。他朝广场走去，这儿是科孚最繁华的区域。

这个广场两侧长着许多美丽的树木，一直延伸到城市和堡寨之间，一条宽宽的壕沟把它隔断了。城里许多外国

人和本地人摩肩擦踵，川流不息。一些信使走进了广场北部、过去迈朗将军所建的王宫，一会儿又穿过用白石镶边的圣·乔治门和圣·米歇尔门出来，在总督府和堡寨之间往来联系不断，希仑堡元帅雕像前面的活动吊桥也放下来了。

尼古拉·司塔科混迹在人群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这里的人们正处于一种不寻常的激动情绪之中。找不到人打听一下底细，他只好听别人讲话。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人丛中不断重复讲起的一个名字：沙克拉迭夫，讲的人丝毫都不赞赏。

这名字一开始似乎有点激起他的好奇心；但是，他只略略耸了一下肩头，便继续走下广场，一直走到俯临海面的台阶前面。

这儿，许多好奇的人围在一个圆形小寺院周围——这是不久之前为纪念马·梅兰德爵士①刚刚兴建起来的。几年之后，还要在这儿树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圆柱，表示对他的继承人之一哈华德·道格拉斯爵士②的敬意；对现任高级专员菲德烈·亚当爵士，也要树一个雕像，地点也已经在政府大厦门前斟定，铜柱与雕像将两两遥相对称。如果英国的这种保护权还不结束、爱奥尼亚诸岛再不纳入希腊王国版图的话，那么，科孚的每一条街道都将会被总督的雕像塞满了吧。不过，许多科孚人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去指责这类滥铸铜像或石像的事，可能现在，他们中间有些人要结合过

①② 马·梅兰德爵士，哈华德·道格拉斯爵士都是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国派驻爱奥尼亚高级专员。

去的事物一道，恼恨联合王国代表们的这些行政上的陋习了。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还存在完全不同的意见，如果说在古代高西尔的七万居民中，在它那首邑的两万居民中，还有大量正教徒、希腊基督徒、犹太人(这些人此时都住在一个特定区域，就象移民区似的)，如果说在这些不同种族居民的城市生活中，有一些关于各种利益的意见分歧的话，那么，这一天什么不同意见仿佛都溶入于一种共同想法，溶入于对这个不断提到的名字某种诅咒之中了。

“沙克拉迭夫！沙克拉迭夫！捉拿海盗沙克拉迭夫！”

熙熙攘攘的来往人群，不管是讲英语、意大利语或是希腊语的，讲起这个名字时发音尽管不同，但是大家对这个名字的百般诅咒中少不了都带着一点恐惧情绪。

尼古拉·司塔科只是听，一句话也不讲。他的眼睛从平台高处，可以很自然地望见科孚的大部分，海峡象一口湖似的为阿尔巴尼亚诸峰所封闭，在夕阳映照下染成一抹金色。

接着，卡里斯塔号船长朝港口转过身去，看到那儿发生了一种很明显的动作。无数小艇都向战舰驶去。这些战舰和竖在堡寨顶上的旗杆互相交换了信号，于是那厚实而巨大的芦荟后面炮位和掩体都不见了。

显然，——而且一个水手看到这些征兆是不会弄错的，——一条或者许多条战舰准备离开科孚了。如果确实如此，应该承认，科孚的居民肯定可以从其中获得极大的好处。



卡里斯塔号船长朝港口转过身去。

但是太阳已经在岛上的高峰后面隐没，由于在这个纬度上黄昏相当短暂，黑夜大概快要降临了。

尼古拉·司塔科想到应该离开平台了。他再向广场走过去；平台上还留着大部分围观的人群，怀着好奇的心情呆着不动。接着，他以平静的步伐走向阿尔姆广场西侧那排房屋的拱廊。

那儿有灯光明亮的咖啡馆，街沿上还摆着一排排椅子，已经有不少顾客坐着。这些人吹牛、闲谈要比"用饮料"为多，科孚人用这个新词儿也已经五十年了。

尼古拉·司塔科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下，想一字不漏地听听邻座客人们的谈话。

"说真的，"一个斯特拉达·马利纳的船主说，"现在做生意已经谈不上什么安全了，地中海东岸这一带谁敢拿价值昂贵的货物上船去冒险！"

"再过不久，"跟他谈话的人说，——这是一个大块头英国佬，似乎总是坐在货色上，象他们的议会里的主席似的，——"要想找个水手在希腊群岛一带航行，我看再也找不到了！"

"嘿！沙克拉迭夫这家伙！……沙克拉迭夫这家伙！"好几堆的人不断发出愤恨的叫喊声。

"这个名字把人的嗓子都喊哑了。"咖啡馆老板想着，"该可以多喝点饮料啦！"

"西方塔号什么时候开船呀？"大批发商问。

"八点钟"，科孚人回答。"可是"，他又用一种不大有把握的声调说，"光是船开出去不算，要到达目的地才算数！"

“嗳！肯定到得了！”另一个科孚人叫了起来。“一个海盗会把英国海军打败，不会的……”

“还有希腊海军、法国海军、意大利海军呢！”一个英国军官冷冷地插了一句，他希望每个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沾上点不愉快的事。

“不过，”大商人一面站起身一面说，“时间快到了。要是我们想去参加西方塔号的启航，那么现在该是到广场上去的时候了！”

“不，”跟他对话的人说，“不忙，何况，启航时会开炮的。”

于是吹牛的人继续扯下去，齐声咒骂沙克拉迭夫。

尼古拉·司塔科大概认为这时候插句把话比较合适，他不带一点乡音，叫人认不出他是希腊南部人氏。

“先生们，”他跟桌上邻近的客人招呼着说，“我能不能请问一声，今天大家说的这个‘西方塔号’是条什么船？”

“这是一条轻巡航舰，先生，”旁人回答他道，“这条炮舰是由英国、法国和科孚的大商人合伙购买、租用、装备起来的，船员也是各种国籍的，这条船就要在勇敢的斯特拉德纳船长指挥下启航了！兴许英国和法国军舰没有能办到的事它能办得到！”

“哦！”尼古拉·司塔科说，“这是一条就要启航的炮舰！……请问，去哪个水域呢？”

“就去它能碰上、抓到并且吊死赫赫有名的沙克拉迭夫的水域！”

“我倒想请问一声，”尼古拉·司塔科又说，“这个赫赫

有名的沙克拉迭夫是个什么人？”

“你问这个沙克拉迭夫是什么人吗？”那科孚人不禁目瞪口呆，于是英国人出来接应，还先惊讶地“啊噢！”了一声来加强他的回答。

科孚城中这时候人人嘴上都挂着这个名字，居然还有人不知道沙克拉迭夫是何等样人，岂非咄咄怪事！

卡里斯塔号船长马上发现了他的无知所造成的反应。于是他赶快补上一句：

“我是外地人，先生们。我才从扎拉来，可以说亚得里亚海顶里头。我对爱奥尼亚诸岛发生的事一点都不了解。”

“那么你就谈谈群岛发生的事情吧！”科孚人叫喊起来。“因为事实上，沙克拉迭夫干他的海盗勾当就是在群岛这一带啊！”

“啊！”尼古拉·司塔科说，“是关于一个海盗的事吗？”……

“一个海盗，一个海匪，一个海贼！”大个儿英国人说，“对，沙克拉迭夫所有这些名号都够得上，你随便创造出一个什么称号来形容这个坏蛋都行！”

讲完这些话，英国人喘息了一会儿，恢复了气力，接着说，“让我奇怪的是，先生，”他又添上一句，“一个欧洲人竟不知道沙克拉迭夫是什么人！”

“噢！先生，”尼古拉·司塔科答道，“这个名字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我一点不了解的就是他今天怎么会把整个一城人都弄得神魂不安。难道说这个海盗要来科孚抢掠吗？”

“谅他不敢！”大商人叫喊起来。“他从来不敢冒险把脚伸到我们岛上来！”

“啊！真的吗？”卡里斯塔号船长答道。

“当然罗，先生；要是他那么干，他准得上绞架！对！这里到处都准备好了绞架，在这岛的每一个角落里，只要他一过来，就把他逮住！”

“不过，这种激动情绪是从哪儿来的呢？”尼古拉·司塔科问道。“我到这儿才一个钟头，我不了解这儿的这种激动不安……”

“这个吗，先生。”英国人答道。“有两条英国商船，一条叫‘三兄弟号’，一条叫‘卡尔那蒂克号’，一个月以前，都被沙克拉迭夫劫了。两条船上还活着的人全给他在的黎波里市场上卖了！”

“哦！”尼古拉·司塔科答道，“这真是一件讨厌事。沙克拉迭夫以后会懊悔吧！”

“这么一来，”科孚人又说，“不少大商人就合伙装备了一条炮舰，极其快速的船，选了一批优秀水手驾驶，指挥是一个大胆果断的海员斯特拉德纳船长，马上就要出航捉拿这个沙克拉迭夫！这一回，这个把整个群岛的商业搞得萧条不堪的海盗逃脱不了他的命运啦！”

“不容易，当然。”尼古拉·司塔科答道。

“而，”英国大商人又讲了，“你去看看城里多激动！这里的居民都一齐聚到广场上来了，这是因为他们要参加西方塔号的启航啊！等到它一下到科孚水道的时候，那准会受到千千万万人的欢呼的！”

尼古拉·司塔科大概已经弄清楚了他想了解的种种情况。他向跟他谈话的人道了谢。然后，站起身来，重新钻进挤满了广场的人群中间。

英国人和科孚人所讲的这些话并非虚语，确是事实！几年以来，沙克拉迭夫的劫掠行为非常令人愤慨。许许多多各种国籍的商船都曾经被这个既大胆又狠毒的海盗所袭击。他是从哪儿来的呢？他的出身是什么？他是属于北非海岸的那帮海匪吗？谁知道这些呢？谁都不知道。从来也没有人看见过他。凡是曾经碰上他的炮火的，有些人被杀死，也有些人则被卖为奴隶，就不曾有过一个生还者。他所乘的那些船，有谁能指得出来？他不断从这条船跳到另一条船。一会儿他乘一艘地中海东岸的双桅横帆快船出击，一会儿又登上一艘任何船的速度也赶不上的轻便炮艇抢掠，可总是挂着黑旗。如果在一次遭遇战中，他占不了上风，那么他掉转船头就逃，一看到对方是令人望之生畏的战舰，他马上跑得无影无踪。可是，在哪个无名的隐藏处，在哪一个不为人知的群岛间的角落里，可以找得到他呢？当时水文图志尚未载明的这一带最秘密的航道他都熟悉。要是说海盗沙克拉迭夫是个好水手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可怕的袭击能手。他的那帮部下是一群从不后退的硬汉子，每一次战斗完毕，他从来不忘记给他们“大索”一番，这就是说让他们凶杀掳掠好几个钟头。因此，他要把他们领到哪里，这些伙伴们就打到哪里，他下什么命令他们都干，要他们为他死都行。任何严刑酷打都不能使他们揭发他这个头头，在他们身上他具有真正的特殊魅力。这样一批汉子，猛

地跳上甲板，就很少有什么船能抵抗得了，尤其是商船，就更加缺乏足够的自卫能力了。

在任何情况下，要是沙克拉迭夫（虽然他非常精明能干）被一条军舰突然袭击，他宁可自己炸沉也决不投降。甚至有人讲起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碰上了炮弹不够，他就从横七竖八横在甲板上的尸身上砚割下人头来当炮弹。

西方塔号负责追缉的正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可怕的海盗，他那吓人的名字在科孚城内引起了无限愤怒。

过了一会儿，忽然传来一声炮响。一股浓烟夹在火光中间从炮台的垒道上升起。这是放的起身炮。西方塔号启航了，滑下了科孚的航道，向爱奥尼亚海的南方水域驶去。

整个人群都走到广场边缘，朝梅朗爵士纪念碑的平台拥去。

尼古拉·司塔科，被一种可能比普通好奇心更深刻的感情所驱使，一下子就挤到观众的第一排去了。

渐渐，在月光下面，显现出一艘锚位灯燃亮着的炮舰。它扯起斜帆向前航行，准备单程到达突出在岛南端的比昂科岬角。

炮台上第二炮又响了，接着是第三声炮响，西方塔号也回了三声炮，火光把它的舷窗都照亮了。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应声而起。当岸边最后的欢呼声传到炮舰的时候，船刚绕过了卡达丘海湾。

接着，一切又归于沉寂。渐渐地，人群穿过卡斯特拉代斯郊区的街道走散，广场上还剩下稀稀落落的一些游人，为了买卖上的事或是玩乐，没有走开。

有一个钟头时间，尼古拉·司塔科，一直呆在空阔的、现在几乎没有了人的阿尔姆广场上沉思默想。但是无论在他的脑子里还是在他的心里都不曾安静下来。他眼睛里迸射出火焰的亮光，眼皮也遮掩不住。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向这艘巡洋炮舰望过去，船刚刚隐没在岛的模糊阴影后面。

圣·斯比里雄教堂响起十一点钟的时候，尼古拉·司塔科突然想起要到卫生署附近去赴斯柯贝罗的约会。他走上通往新炮台的街道，一会儿就到达码头。

斯柯贝罗在那儿等他。

三桅船的船长走到他身边：

“西方塔号巡洋船刚走！”他对他说。

“啊！”斯柯贝罗说。

“对……是去抓沙克拉迭夫的！”

“这一艘或者另外哪一艘，反正一样！”斯柯贝罗简短地回答了一句，手指着小艇。那小快艇在舷梯下面、激起浪花的波澜上不停地摇晃。

过了一会儿，小艇靠在卡里斯塔号上，尼古拉·司塔科纵身往小船上一跳，说道：

“明天，艾利真多家见面！”

七

出乎意料之外

第二天，大约早晨十点钟光景，尼古拉·司塔科在防波堤登岸，向银行走去。他不是第一次去账房间了，每回总是作为一个做大笔生意的顾客那样受到接待。

艾利真多熟识他。他大约还了解他一生中许多事情。甚至他并非不知道他是那个爱国妇女的儿子，有一天他还跟亨利·达巴莱谈过这件事。但是谁也不晓得，而且也不可能晓得卡里斯塔号船长究竟是个什么人。

确实，四十八小时以前，从阿卡蒂亚发信的就是他，所以，大家在等着尼古拉·司塔科。他一到就受到接见，马上就有人把他带到银行家的办公室，老板又小心仔细地把门锁好。现在艾利真多和他的顾客见面了，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谁也不会听到他们讲的下面这段话。

"你好，艾利真多，"卡里斯塔号船长说着，带着那种仿佛在自己家里的漫不经心的样子，往靠背椅上一躺，"我快六个月没看到过你了，虽然你时常得到我的消息！所以嘛，我不愿意在路过离科孚这样近的地方，而不在这儿停一停，来叙叙咱们的友情。"

"你不是为了来看望我，也决不是为了叙叙友情而来，

尼古拉·司塔科，"银行老板用一种低沉的声调回答，"你来找我干什么？"

"嘿！"船长叫了起来，"这才象我的老朋友艾利真多讲的话，毫无感情，只谈生意！你大概把你的心早就收进你的银箱里最秘密的抽屉里去了，——这个抽屉的钥匙也丢了吧？"

"你可以告诉我你来是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吗？"艾利真多说。

"你说得对，有话直说，艾利真多！决不噜苏！咱们谈正经的！我们今天刻不容缓地有几件大事谈一谈！"

"你在信上跟我谈起两件事，"银行老板说，"一件是关于我们经常往来的事，还有一件纯粹属于你个人的事。"

"不错，艾利真多。"

"那么，你谈吧，尼古拉·司塔科！我急于想知道这两件事！"

银行老板讲话毫不含糊。他想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的来客忙于说明，自己就不必找什么遁词或回避之计了。可是他讲话时那低沉的声调却同他提出这些问题时的干净利落形成对比。很显然，在这两个面对面的人之间，掌握局面的并非银行老板。

因此，卡里斯塔号船长遮掩不住一丝笑意，而艾利真多呢，双目下垂，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两个问题，咱们先谈哪一个呢？"尼古拉·司塔科问。

"首先，谈那个纯粹属于你个人的问题吧！"银行老板相

当快地回答。

“我想最好还是从不属于个人的问题开始。”船长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好吧，尼古拉·司塔科！关于什么呢？”

“关于一项俘虏人口的事。我们应该在阿卡蒂亚接货。男人、妇女和孩子，总计是二百三十七个，要转运到斯卡庞陀岛，由我负责从那儿把他们运去北非洲海岸。不过，既然咱们常干这种营生，你知道，艾利真多，土耳其人是不见现钱或票据不交货的，条件是要一张签过字的期票。我来就是为了向你讨个签字的，我想你一定会同意。斯柯贝罗把准备好了的汇票就给你送来，——这总该没有什么困难，对吧？”

银行老板不答话，可是他的沉默只能说是对船长的要求表示同意，因为这在过去是有过不少先例的。

“我还想说一句，”尼古拉·司塔科漫不经心地说，“奥斯曼方面的作战行动在希腊无济于事了。既然欧洲列强都参了战，纳瓦里诺一仗土耳其损失非常惨重。如果他们以后不敢再战的话，俘虏没有，买卖没有，咱们的钱也赚不到了。因此，咱们做的这最后几批，赚头不错，我看准能在非洲海岸卖上高价。这样一来，在这份生意里咱们就大有好处，而也有你的份，——我可以指望你签个字吗？”

“我可以给你的汇票贴现，”艾利真多回答，“可我不能给你签字。”

“随你的便，艾利真多，”船长答道。“不过咱们还是希望你签字。过去你给咱们签字时没有犹豫过！”

“过去不是现在，”艾利真多说，“现在，我对这一切看法不同了。”

“嚯！真的！”船长叫道，“那就随你的便吧，——不过，我听人说起，你对这行生意想抽身不干了，是吗？”

“对，尼古拉·司塔科！”银行老板用坚定的声音说，“而且，关于你这件事，就算我们一道做的最后一桩生意吧……既然你一定要我做！”

“我一定要，艾利真多，”尼古拉·司塔科冷漠无情地说。

接着，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了几圈，却一直目不转睛地瞪视着银行老板，随后又坐到他的面前。

“艾利真多大爷，”他用一种揶揄的口气说，“你现在是大发财了，既然你想到不干这项买卖？”

银行老板不答话。

“好吧，”船长又说，“你赚下的这几百万家私，你又不能带到阴间去，你想怎么办！黄泉路上这可有点儿太累赘了吧！你一死，这些钱给谁？”

艾利真多执意一言不发。

“给你女儿，”尼古拉·司塔科又说，“给漂亮的哈琼娜·艾利真多吗！她要继承她爸爸的财产吗！对极了！可是她拿这些钱怎么办？在生活里，一个人，领上几百万财产吗？”

银行老板挣扎了一下，挺起身来，突然迅疾地、郑重其事地讲出来。

“我女儿不会是独自一个人！”他说。

“你想把她嫁了？”船长答道。“嫁给谁，你说？什么人

会要哈琼娜·艾利真多，要是他了解到她父亲的大部分财产是怎么来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果有一天她自己明白了这一切，哈琼娜·艾利真多自己敢嫁给谁呢？"

"她怎么会知道这个呢？"银行老板说。"她到现在都不知道，谁会告诉她呢？"

"我，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

"对，就是我！你听着，艾利真多，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话，"卡里斯塔号船长故意摆出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说，"因为我是决不会说二话的，这一大笔财产，本来是特别由于我，由于咱们一起干的营生，你才赚到的！为了这个，我是拚了脑袋的！正是因为贩卖劫掠得来的货物，买卖在独立战争中捉到的俘虏，你才积起这一大笔，你这笔款子现在攒积了几百万！这几百万回到我手上不是最合理吗！我不抱成见，我这个人，你是一清二楚的！我不会追问你财产的来源！战争一结束，我呢，我也洗手不干！不过，我可不愿意，生活上老是光杆儿一个人，所以我要，你要懂得，我要讨哈琼娜·艾利真多做尼古拉·司塔科的老婆！"

银行老板一下子瘫倒在他的软椅中间。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落入了长期以来当他同伙的、这个人的手掌心。他明白卡里斯塔号船长只要想什么东西，不弄到手决不罢休；他不怀疑，如果有必要，这人会把自己银行的老底整个都揭出来。

为了对尼古拉·司塔科的要求表示不赞成，只有冒险挑起一场争吵，艾利真多心里不无犹豫，只有一句话好说：

“我女儿不能做你的老婆，尼古拉·司塔科，因为她已经许了别人！”

“别人！”尼古拉·司塔科叫喊起来，“老实说，我来得真巧！嘿！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的女儿要结婚了吗？”

“还有五天！”

“她嫁给谁呢？……”船长问道，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一个法国军官。”

“一个法国军官吗！肯定是一个来援助希腊的志愿军人吧？”

“对！”

“他的名字叫什么？”

“亨利·达巴莱上尉。”

“好，艾利真多大爷，”尼古拉·司塔科向银行老板走拢来，眼睛直对着他的脸，又说，“我对你再说一遍，要是亨利·达巴莱上尉知道了你是个什么人，他准不会要你女儿；再说，要是你女儿了解她父亲的财产来源，她就别指望做亨利·达巴莱上尉的老婆！如果你今天不解除这门婚姻，到明天它也会自己完蛋，因为明天，这一对未婚夫妇什么都会知道，……对！……对！……见鬼，他们准会知道！”

银行老板又站起身来。他紧盯着卡里斯塔号船长看了一眼，确实，他丝毫没有弄错，他用极其沮丧的声调说道：

“好吧！……我自杀，尼古拉·司塔科，这样我不致于给我的女儿丢脸了吧！”

“那不一定，”船长回答，“你现在为你女儿丢脸，你将来还是为你女儿丢脸，你就是死也抹不掉这件事：艾利真多当

过群岛海盗的银行老板！”

艾利真多气馁了，又瘫倒下去，一句话也回答不出。于是船长又添上几句：

“就为了这个，所以哈琼娜·艾利真多当不了亨利·达巴莱的老婆，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她得做尼古拉·司塔科的老婆。”

他们两个人的这场谈话延续了半小时之久，一边是恳求，一边是威胁。当然，尼古拉·司塔科要想硬娶艾利真多的女儿，决不是为了爱情，他只是为想占有这全部几百万财产，任何道理也不能使他回头。

哈琼娜·艾利真多一点也不知道这封预告卡里斯塔号船长到来的信；不过，从这一天起，她仿佛觉得她的父亲比平日更加忧郁、更加悲伤，就好象被什么秘密心事压制住似的。因此，当尼古拉·司塔科出现在银行的时候，她心里不禁预感到一阵更加强烈的不安。自然，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年她看到过这个人来过多次，她认识他。她莫名其所以然地觉得尼古拉·司塔科这个人讨厌。他似乎尽盯着她看，那样子让她不高兴，尽管他从来没有象常来的客商一样，跟她讲过什么寒暄客套的话。可是少女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自从卡里斯塔号船长来访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的父亲就总是陷于消沉，还带着某种畏惧的感觉。因此她对尼古拉·司塔科产生了反感，虽然直到这时，什么也没有证实。

哈琼娜·艾利真多还从来没有对亨利·达巴莱谈起过这个人。这人跟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务上的联系罢了。

而且艾利真多干的这份买卖，她也不明白是个什么性质，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中也从不涉及。年轻的军官既然一点也不知道银行老板和尼古拉·司塔科之间的关系，也不了解这个船长和他在萨达里搭救过的那英勇妇女（他只知道她名叫安特洛尼卡罢了）之间的关系。

不过，爱克查黎斯跟哈琼娜一样也曾多次见到过，而且在斯特拉达·哈勒账房里接待过尼古拉·司塔科。他也跟少女一样对这个人十分反感。只是由于他生性豪迈，这种感情在他身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如果说哈琼娜·艾利真多尽量避免跟这个人见面的话，那么，艾克查黎斯不如说是在设法追求这种机会，就象他所爱说的，要想办法打垮他。

"当然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他想道，"不过也许会有这么一天。"

因为这个，对于卡里斯塔号船长最近这一次来访问银行老板艾利真多，不管是艾克查黎斯还是少女本人都不喜欢，相反地觉得讨厌。所以，当尼古拉·司塔科在这次什么都没有透露的会晤结束后离开银行回港口的时候，这两个人都舒了一口气。

艾利真多整整一个钟头闭上门呆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人们连他动弹的声响都听不到。可是他的话却吩咐下来了：他的女儿或者艾克查黎斯没有得到他招呼不得擅自入内。然而由于访问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觉得时间越长，就越发令人焦虑。

突然，艾利真多在打铃了，——一阵畏畏缩缩的铃声，

似乎这铃声出于一只失去信心的手。

艾克查黎斯答应了，推开了里面没有关上的门，走到银行老板面前。

艾利真多还是坐在大软椅子上，神态显得有点沮丧，就好象一个人刚刚经过了一场恶战似的。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艾克查黎斯，仿佛好不容易才辨认出来，接着他手按住自己的额头：

“哈琼娜呢？”他有气无力地说。

艾克查黎斯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少女到了他父亲面前。父亲也不讲别的话，只是低垂着眼睛，用颤颤抖抖的声调跟她说：

“哈琼娜，你必须放弃原计划，不跟亨利·达巴莱结婚！”

“你说什么，爸爸？……”少女大声叫喊起来，这一句意想不到的话真正刺中她的心。

“必须这样做，哈琼娜！”艾利真多又说了一句。

“我的爸爸，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讲过的话又反悔，对他也是对我？”少女追问。“我从来不曾违背过你的意愿，你要知道，而这一回，我也不再为此争辩，不管是什么话！不过，到底，你倒要跟我说说为了什么理由你要我不嫁给亨利·达巴莱呢？”

“因为必须，哈琼娜……你必须做另一个人的妻子！”艾利真多嗫嚅着。

他讲的声音那么低，但他的女儿还能听到。

“另一个人！”她说，这第二下打击并不比第一下轻，“另

外一个是谁？”

“司塔科船长！”

“这个人！……这个人！”

这几个字不自觉地从哈琼娜的唇边漏了出来，她扶着桌子不让自己跌倒下来。

接着，这个决定在她心里挑起了最后的反抗。

“我的爸爸，”她说，“你给我的这道命令，也许你也不是心甘情愿，有着一点什么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你好象有个秘密不肯对我说！”

“什么也不要问，不要问。”艾利真多大叫。

“一点都不问？……我的爸爸！……好！……不过，好，为了服从你，我可以不做亨利·达巴莱的妻子……但是我宁可死……我决不嫁尼古拉·司塔科！……你也不愿意吧！”

“必须这样做，哈琼娜！”艾利真多又说。

“这关系到我的幸福！”少女叫道。

“但是，这关系到我的名誉，我本人的！”

“艾利真多的名誉要靠别人，而不靠他自己吗？”哈琼娜问道。

“对……靠别人！……这个别人……正是尼古拉·司塔科！”

讲过这些，银行老板站起身来，神色惊慌，脸面痉挛，仿佛刚发过充血病似的。

哈琼娜，一瞧这样子，却恢复了气力。真的，她一面退出去，一面对他说：

“好，我的爸爸！……我依了你！”

她的一生将这样永远完结了，但是她明白在银行老板和卡里斯塔号船长的关系中有着某种怕人的秘密！她早就明白她父亲被攥在这个可憎的家伙手心里了！……她屈从了，她牺牲了自己！……她父亲的荣誉需要这个牺牲！

艾克查黎斯把几乎虚脱的少女搂在怀里。他把她送到她的房间里。少女把事情经过全部都告诉了他，唉，她同意的是抛弃什么啊！……因此，艾克查黎斯心里对尼古拉·司塔科是何等痛恨啊！

一个钟头以后，亨利·达巴莱来到银行。一个侍女回他说哈琼娜不能见。他要求见银行老板……老板不接待。他要求跟艾克查黎斯谈话，……艾克查黎斯也不在账房里。

亨利·达巴莱回到旅馆，心里非常不安。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回话。他决定晚上再去，极其焦灼地等待着。

六点钟，有人给他旅馆里送来一封信。他看了看地址，认出来是艾利真多亲笔写的。这封信只有几行字：

“兹特通知亨利·达巴莱先生，阁下与银行老板艾利真多之女前所订婚约现已作废。因与阁下本人完全无关之理由，此项婚礼不能举行；并请亨利·达巴莱先生今后停止前往银行作任何访问。

艾利真多”

首先，青年军官一点不了解他刚看过的这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再看一遍。他怔住了。艾利真多家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突然变化呢？前一天，他离开银行老板家的时候，那边还在为他的婚礼作准备的啊！

银行老板跟他也还是象往常一样的嘛！至于说那个少女，更没有表示出对他的感情有任何变化！

“所以，这封信上没有哈琼娜的签字！”他反复地想，“签字的是艾利真多！……不，哈琼娜过去、现在都不知道她父亲给我写信这件事！这是瞒着她改变主意！……为什么？……我想不出任何动机……啊！我懂得拦在哈琼娜和我之间的障碍是什么了！”

既然不能到银行老板家里去，他就给他写信，他写道：“于婚礼前夕突然解除婚约，须请告知理由。”

他的信杳无回音。他又写了一封，又写了两封，但仍然是沉默。

于是他只好给哈琼娜·艾利真多写信。他恳求她看在他们之间爱情的份儿上回封信，哪怕是回绝了他，今后永不见面！……但还是没有回音。

可能他的信没有到少女手上。至少亨利·达巴莱这样想。他很了解她的脾气，要是收到了信，她肯定会给他答复的。

青年军官很失望，还是设法去看艾克查黎斯，他不再离开斯特拉达·哈勒了。他几个钟头的围着银行老板的屋子徘徊。但毫无用处。艾克查黎斯，大约是遵从银行老板的命令或是哈琼娜的请求，也不出门。

十月二十四和二十五两天就这样徒劳无益地过去了。在这种难言的悲怆中，亨利·达巴莱已经苦恼到极点了！

他错了。

二十六日这一天，传来一个消息，给了他更可怕的



一个侍女回复达巴莱。

打击。

不但他跟哈琼娜·艾利真多的婚姻吹了，——现在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哈琼娜·艾利真多快要跟别人结婚了！

“我一定要知道是个什么人！”他叫喊着，“不管这人是谁，我一定要知道他！……我要追到他跟前！……我要跟他谈谈……而且非教他回答我不可！”

青年军官不要太久就知道了谁是他的情敌。实实在在，他看到他走进银行老板的家，他从里面出来他就跟着他，一直盯梢到港口，到港口的防波堤脚下有划子在等着他；他看着他登上停在大海上的三桅船，那船离港口只有半链之遥。

他就是卡里斯塔号的船长尼古拉·司塔科。

这是十月二十七日的事。亨利·达巴莱得到确讯：尼古拉·司塔科和哈琼娜·艾利真多快举行婚礼了。准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婚礼的宗教仪式已定于本月三十日在圣·斯比里雄教堂举行，也就是原定与亨利·达巴莱结婚的日期。只是，新郎不是他！却竟然是这一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往哪儿去的船长！

因此亨利·达巴莱怒不可遏，决意去向尼古拉·司塔科挑衅，哪怕一直找他找到教堂的祭坛脚下。要是他杀不了他，那么就被他杀了吧，至少，这样一来，这个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可以结束啦！

如果说定下这个婚事，是因为艾利真多同意的，这话说多少遍也是白说！要说给哈琼娜安排这个对象的是她父

亲，这事想多少遍也是徒然！

“对了，这是违反她自己的心愿的！……她是被迫嫁给这个人！……她牺牲了自己！”

十月二十八日这一整天，亨利·达巴莱想方设法要碰到尼古拉·司塔科。他尽在他平素上岸的地方窥伺，在银行账房的门口窥伺他。都是白费力气。两天之后，这个可恨的婚姻就要缔结成功了，——两天，就在这两天青年军官用尽一切办法也要到达少女身边，或者当面跟尼古拉·司塔科见个高低！

可是，二十九日晚上六点钟，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使这个局面急转直下。

下午，纷纷传说银行老板突然患脑充血症。

果然，两个钟头之后，艾利真多死了。

八

两千万的角逐

这一突然发生的事结果究竟会怎样呢，谁也无法预测。亨利·达巴莱，一听到这件事，就很自然地想到结果只会对他有利。不管怎样，哈琼娜·艾利真多的婚姻要推迟。虽然少女可能还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青年军官却毫不犹豫地亲自去斯特拉达·哈勒府第，可是他既不能见到哈琼娜，又不能看到艾克查黎斯。他只好等待。

“要是哈琼娜因为服从她的父亲，”他想，“而嫁给司塔科船长的话，那么现在她父亲不在了，这桩婚事当然也就谈不上了！”

这种想法是对的。因为这个缘故，可以得出这个非常自然的推论，就是如果说亨利·达巴莱的机会增加了，那么尼古拉·司塔科的机会自然就减少了。

一点也不奇怪。第二天，在帆船上，先由斯柯贝罗提起，他和他的船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

卡里斯塔号的大副，大约在早上十点钟光景回到船上，带来了艾利真多的死讯，——这个消息这时已经传遍了全城。

可能有人会以为，尼古拉·司塔科一听到斯柯贝罗讲

起这件事会大发雷霆。可是他却一点也不动怒。船长很懂得控制自己，而对于既成事实决不指责。

“啊！艾利真多死了吗？”他淡淡地说。

“是的！……他死了！”

“难道说他是自杀的吗？”尼古拉·司塔科低着嗓子、自言自语地又加上一句。

“不是，”斯柯贝罗听了船长的话，答道，“不是！据医生们证明，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确实死于脑充血……”

“突然吗？”

“差不多。他立刻失去知觉，在死之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样也好，斯柯贝罗！”

“当然，船长，特别是要是阿卡蒂亚那笔生意已经完结了的话……”

“全部……”尼古拉·司塔科回答。“我们的汇票已经预先支付了，现在，你可以一手拿到现钱，一手交付这一批俘虏。”

“嘿！见鬼，这倒正是时候！”大副叫喊起来，“不过，船长，要是这桩买卖做成了，另外那一桩呢？”

“另外那一桩？……”尼古拉·司塔科平静地答道，“好，另外一桩也会完成得很好的！我看不出局面有什么变化！哈琼娜·艾利真多会服从她死去的父亲的，就象她父亲生前一样，还是为了同样理由嘛！”

“那么，船长，”斯柯贝罗又说，“你不想放弃这件事吗？”

“放弃！”尼古拉·司塔科喊道，带着那种表示要粉碎一

切阻挠的坚强意志的口气。“你说，斯柯贝罗，你认为世界上会有哪个人在一伸手就能捞到两千万的时候肯罢手吗？”

“两千万！”斯柯贝罗又重复了一句，笑得直点头。“对！我估计过我们这位老朋友艾利真多的财产足足有两千万！”

“明明白白的，一大笔证券。”尼古拉·司塔科又说，“立即可以兑现，毫不迟延……”

“等你成了这笔财产的主人就行了，船长。因为现在，这笔财产一准属于漂亮的哈琼娜……”

“她，她肯定属于我，属于我！不要担心，斯柯贝罗！我只要一句话就能毁掉银行老板的名誉；他死后，还象以前一样，他女儿对名誉比对财产还要关心！不过我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不会说！过去我对她父亲施加的压力，今后我也将永远加在她头上！这两千万，她得乖乖地当作嫁妆送给尼古拉·司塔科。斯柯贝罗，你要是还不相信这个，你就是不认识卡里斯塔号船长！”

尼古拉·司塔科非常自信地说。他的大副，尽管自己并没有什么幻想，却也改变过来，相信昨天发生的这件事不会阻碍这桩买卖的成功。只不过要推迟几天而已。

究竟要推迟多久，这是斯柯贝罗、甚至尼古拉·司塔科思虑的唯一问题，虽然船长并不愿承认这一点。第二天，他也去参加了大富翁银行老板的丧礼。丧礼非常简单，只邀请了很少的人参加。船长在这个场合遇到了亨利·达巴莱；不过，在他们之间，只是互相看上几眼而已。

艾利真多死后这五天中间，卡里斯塔号船长千方百计想会见少女，可就是毫无办法。银行的大门对谁都紧闭着，

仿佛银行也跟老板一齐死去了似的。

再说，亨利·达巴莱也不比尼古拉·司塔科更幸运。他也是既不能去看望哈琼娜，又不能通信。这个少女什么地方都没有露面，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她在艾克查黎斯保护下已经离开了科孚呢。

不过，卡里斯塔号船长，根本就没有放弃他的计划，总是一厢情愿地重复说着这头婚事只是推迟罢了。就靠他，也靠了斯柯贝罗的坏主意，根据这家伙有意散布的谣言，别人对尼古拉·司塔科和哈琼娜·艾利真多的婚姻毫不怀疑。只不过是要等待丧事热孝过去一段时间，而且，也可能因为要等银行的财政情况完全走上正轨。

至于银行老板遗留下的这笔遗产，大家都知道是很巨大的，当然在街谈巷议中这笔财富被夸大了，别人把它说大了十五倍。就是这样！人们肯定艾利真多的遗产不少于一亿！啊，年轻的哈琼娜，多么幸福的女继承人啊，而这个尼古拉·司塔科能娶到这么一位少女，又是多幸福的男子啊！科孚城里、两个郊区，甚至这个岛上的偏远村落，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所以，街上的闲人都涌向了斯特拉达·哈勒。真是再好没有了，大家至少是想看看这个过去曾经是日进斗金的、远近驰名的商家，既然钱是进得多出得少，肯定就积存着大批财产！

这笔财产数目确实很大，差不多接近两千万，而且，就象尼古拉·司塔科那天跟斯柯贝罗谈话中所说的，都是很好兑现的证券，并非地产。

这就是在银行老板死后不久，哈琼娜·艾利真多所知

道的，也是艾克查黎斯跟她一道了解到的。但是，他们还要进一步去弄清，这宗财富是通过什么手段赚来的。确实，艾克查黎斯由于过去账本和文件票据都是由他经管的，所以对于银行业务，相当熟悉，对于账房过去的情况有所了解。显然，艾利真多曾经想过以后把那些有关文件毁掉，但死亡却先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些文件簿书具在，过去的一切当然就不言自明了。

哈琼娜和艾克查黎斯现在对这几千万财产的来源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过去一直不明白整个这宗财产建筑在多少肮脏买卖，多少苦难上啊！这就是用什么手段、而且为什么尼古拉·司塔科能拿捏得住艾利真多的缘故！他正是他的同谋犯！只要一句话他就能毁了他，而要是他肯隐瞒，简直完全不可能找到他的痕迹！因此，他要从父亲身边夺走女儿作为他保持沉默的代价！

"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艾克查黎斯叫喊起来。

"不要说了。"哈琼娜答道。

于是他沉默了，因为他感到他的话不但可能会被尼古拉·司塔科听到，而且还会传得更远！

然而，这个局面不久就打开了。而且，为了大家的利益，应该由哈琼娜·艾利真多本人负责去加速解决这个问题。

艾利真多死后的第六天，晚上七点钟光景，尼古拉·司塔科被邀请立即到银行里去一趟。艾克查黎斯在码头的防波堤石级上等他。

五

要说这种交往所使用的语言很亲切，这也就说得太过分了些。不过当碰到卡里斯塔号船长的时候，艾克查黎斯的语调不能说不吸引人，他的声音不能说不温和。只是船长可不是一个凭了这么一点点亲切就会为之打动的人，他跟着艾克查黎斯一直走到银行，他立即被引了进去。

邻居们看到尼古拉·司塔科走进这个一直紧闭着门户的人家，都以为他这一下走运了。

尼古拉·司塔科发现哈琼娜·艾利真多在她父亲的书房里。她坐在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放着大批簿书文件和账本。船长心里明白少女大概已经知道了家里生意的情况，这，他看对了。不过，他在想：她知道不知道银行老板跟群岛海盗的关系呢？

哈琼娜·艾利真多一见船长进屋，就站起身来，——这样免得她要请他坐，——给艾克查黎斯打了个手势，表示让他们两个人单独留下。她穿着一身丧服，面色沉重，眼睛因为失眠而疲倦，这表明她这个人体力处于极其衰弱的状态，但是精神却毫不沮丧。这次谈话对于他们每一个有关的人都有重大关系，时时刻刻都要冷静。

“我来了，哈琼娜·艾利真多，”船长说，“我是来听你吩咐的。为什么你还要我问呢？”

“这有两个目的，尼古拉·司塔科，”少女开门见山地答道，“首先，我父亲过去强迫我订下的这宗婚姻，你很明白，现在应该作废。我们之间一刀两断。”

“我吗，”尼古拉·司塔科冷冷地应了一句，“我只能答复你，哈琼娜·艾利真多讲这些话，难道就没有考虑一下讲

这些话的后果吗？”

“我考虑过，”少女答道，“你得明白，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在艾利真多家跟你做的这宗买卖的性质和你自己的买卖上，我没有什么必要进一步知道的了，尼古拉·司塔科！”

卡里斯塔号船长听到这段极其干脆的答复当然不能毫无愠意。大概，他原来期待哈琼娜·艾利真多会好言好语地通知他取消前约，不过他也打算把她父亲过去的历史情况和跟他本人的关系统统告诉她，以摧毁她的抵抗。然则，现在她什么都知道了。这本来是一件武器，可能还是他最好的武器，而今却在她手里折断了。不过，他还不相信自己被缴了械，他用毫无讽意的口气说：

“这样说来，你了解艾利真多银行的买卖了，那么，你了解了，你说话算数吗？”

“我说了算，尼古拉·司塔科，永远算数，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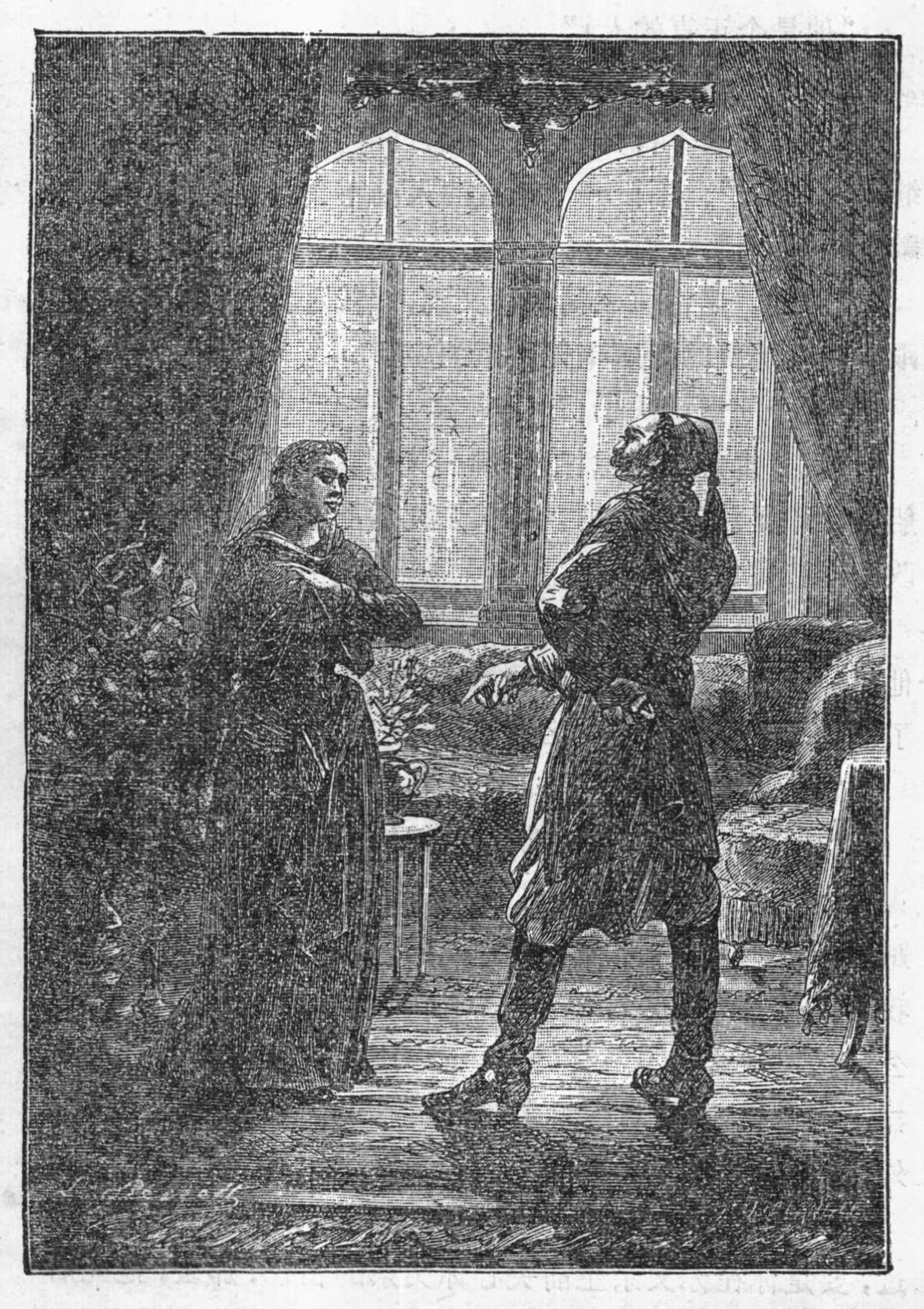
“我可以认为，”尼古拉·司塔科答道，“亨利·达巴莱上尉……”

“不要把亨利·达巴莱的名字跟这些扯在一起。”哈琼娜激动地反驳对方。

接着，她有点激动得不能自制，为了避免可能突如其来的挑衅，她又补上一句：

“你要知道，尼古拉·司塔科，达巴莱上尉从来不曾同意跟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的女儿结亲！”

“他是个难搞的人！”



“不要把亨利·达巴莱的名字跟这些扯在一起。”

“他是个正直的人！”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不肯娶一个父亲当过海盗的银行经理的女继承人做妻子！不！一个正直的人决不会接受用卑鄙手段赚来的财产！”

“但是，”尼古拉·司塔科又说，“我看我们尽讲着一些跟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关系的事！”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要提起你注意：哈琼娜·艾利真多要嫁的是司塔科船长，不是达巴莱上尉。她父亲死后不能随她自己的主张改变原决定！”

“过去我一直服从我父亲，”哈琼娜答道，“我过去服从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强迫我牺牲自己的动机！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为了挽救他的名誉！”

“好，要是你明白……”尼古拉·司塔科答道。

“我明白，”哈琼娜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明白他的同谋犯就是你，是你把他拉进这份肮脏的买卖，是你让银行里赚下了几千万，可是在你到来以前，银行的名声原来很好！我明白你曾经威胁过他，要是他拒绝把女儿嫁给你，你就要公开揭发他这些不名誉的事！老实说，你有没有想过，尼古拉·司塔科，在同意嫁给你的时候，我除了服从我的父亲之外，还可以做别的事呢？”

“好，哈琼娜·艾利真多，我也不必跟你讲这些了！不过，要是你在你父亲生前关心你父亲的名誉，那么，他死后你应该同样关心。你要是坚持不肯履行你对我的婚

约……”

“你就把什么都说出去，尼古拉·司塔科！”少女大声叫喊起来，带着那么一种厌嫌和鄙视的表情，这样倒使得那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满脸胀得通红。

“好……什么都说！”他说。

“你不要这样干，尼古拉·司塔科！”

“为什么？”

“你这是揭发自己！”

“揭发自己，哈琼娜·艾利真多！你以为这些买卖是用我的名义干的吗？你以为在群岛之间奔波、贩卖战争俘虏的是我尼古拉·司塔科吗？不！可以说，我不会卷进去，我，我要讲！”

少女脸冲着船长，盯住他看。她眼睛里充满了由于正直而来的大胆果敢，与船长那双多么怕人的眼睛针锋相对，毫不示弱。

“尼古拉·司塔科，”她又说，“我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你，因为你过去求婚，既不是因为同情我又不是因为对我的爱慕！你只不过是想占有我父亲的这笔财产！好！我可以对你说：你想的就是这几千万！……哪，钱在这儿！……你拿吧！……你走吧！……我再也不要看你！……可是我就是不说这句话，尼古拉·司塔科！……我继承的这几千万，……你永远也不要想得到！……我要保住它！……我要拿它用在对我合适的地方！……不行！你不要想得到它！……现在，你离开这间屋……走开！走开！”

哈琼娜·艾利真多，两条胳臂一支，昂起头来大骂船

长，就象几个星期之前，安特洛尼卡在家门口骂他一样。不过，要是说那一天尼古拉在他母亲面前却步的话，这一回他坚决走到少女面前：

"哈琼娜·艾利真多，"他低沉地说，"对，我要这几千万，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要弄到手……我一定要搞到这笔钱！"

"不行！我就是把它销毁，我就是把它扔到海里去，也不给你！"哈琼娜答道。

"我一定要搞到这笔钱，我告诉你！……我要！"

尼古拉·司塔科一把拉住少女的胳臂，怒火直冒，他克制不住自己了，眼睛里凶光毕露，他简直想把她弄死！

哈琼娜·艾利真多一下子看到情况不妙。死！现在这正是个生死关头！死，她并不怕。但是矫健的少女自己另有打算……她决心活下去。

"艾克查黎斯！"她大叫一声。

门开了，艾克查黎斯出现了。

"艾克查黎斯，把这个人赶出去！"

尼古拉·司塔科还没有来得及转身就被两只铁臂抓住了，他喘不过气来，他想说话，叫喊……他整个身子给勒得紧紧地，挣脱不了，叫不出来。他被挤撞着、窒息得半死，吭不出声，给扔在门外了。

做完之后，艾克查黎斯只给他讲了这句话：

"我不杀死你，因为她没有教我杀死你！只要她对我说了，我准得干掉你！"

于是他关起了大门。



尼古拉·司塔科被两只铁臂抓住了。

这时，街上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看到刚才发生的这件事，就是说尼古拉·司塔科被从银行老板艾利真多家赶了出来。但是人们看到他进去的，这就够了。当亨利·达巴莱知道人家不许他进门，但他的情敌却在那儿受到接待，他不由地象大家一样，想象着卡里斯塔号船长已经作为未婚夫跟少女两情融洽了。

这对他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啊！尼古拉·司塔科居然在他被一道无情的命令赶出来的家庭里受到了款待！起初，他几乎想诅咒哈琼娜，谁处在他这种情况下不会这样呢？但是他还是克制住自己，他的爱情战胜了怒气，而且，虽然从一些事物表面上看来似乎少女不爱他。

"不对！不对！……"他叫喊起来，"这不可能！她……会属于这个人！这不可能！不会的！"

而且，尼古拉·司塔科，尽管他对哈琼娜·艾利真多不断进行威胁，但经过一番仔细考虑之后，决定保持沉默了。这个关于银行老板过去生涯的秘密，他决定一点都不揭露，他觉得反正行动自由，以后一旦有必要，他随时都可以干。

这些都是他跟斯柯贝罗商量好了的。他把到哈琼娜·艾利真多家去的一切经过都丝毫无隐地对卡里斯塔号的大副讲了。斯柯贝罗赞成他什么也不要说出去，一面保持沉默，一面继续观察事情是不是会朝有利于他的方面转化。

最使他焦虑的，就是女继承人不买他们的账，偏要放弃遗产！为什么呢？他实在不理解。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尼古拉·司塔科连一小时都没有离开他自己的船。他想方设法去达到他

的目的。他只想靠好运气，在他那肮脏的一生里，总是碰着好运，……可是，这一回，他错了。

而亨利·达巴莱，也一个人给撇在一边。他想再看到少女的想法丝毫不变，他一点也不失望。

十二日晚上，有一封信寄到他旅馆里。他预感到这信是哈琼娜·艾利真多寄来的。他拆开来，凝神看着这个签名：他没有弄错。

这封信只有几行字，确系出于少女之手。内容如下：

“亨利：

我父亲的死使我有了自由，但是你应该拒绝我！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的女儿配不上你！我决不会属于尼古拉·司塔科这个坏蛋！可是我也不能属于你，象你这样正直的人！请原谅，别了！

哈琼娜·艾利真多”

一收到这封信，亨利·达巴莱，想都来不及想，直奔到斯特拉达·哈勒……

大门紧闭，空荡荡的没人，好象哈琼娜·艾利真多和她忠实的艾克查黎斯已经离开了这儿，并且永远也不会回来。

九

群岛烽火

希奥岛，从这个时候起一般称为开奥斯岛，位于爱琴海中，士麦那湾之西，靠近中亚细亚滨海地带。这个岛北邻莱斯博斯岛，南接萨摩斯岛，属于斯波拉德岛组，座落在群岛东部，周长不到四十法里①。贝利南山，现在称为艾利亚山蜿蜒全岛，高达海拔二千五百尺。

在这个岛的主要城市中，为沃里梭、匹蒂斯、德尔费尼翁、勒科尼亚、高加查，其中希奥是最大的城市。就是在这儿，一八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法布维埃上校曾派遣一小队远征军登陆，兵员计有正规军七百人，骑兵二百人，希奥籍非正规军一千五百人，装备着十门榴弹炮，十门加农炮。

在纳瓦里诺战役之后，欧洲各强国的干涉，还没有彻底解决希腊问题。英国、法国和俄国只肯有限地给希腊新王权稍强于叛乱力量的一点点援助。这个限制当然不符合希腊政府的需要：整个希腊大陆、克里特岛和希奥岛所要求的是自治所必需的力量。因此，当缪乌利斯以克里特岛为目标时，杜卡斯则以陆地为目标，而法布维埃在前面已经说过

① lieue，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的时日在希奥岛上的莫罗里末拿登陆。

大家知道希腊人当时想从土耳其人手上夺下这个被誉为斯波拉德项链上最美丽的珍珠的优良岛屿。这儿有中亚细亚最纯净的天空，使得这个岛气候绝佳，既无严寒，又无酷暑；和风吹拂，在诸岛屿中最为凉爽宜人。因此，在相传是荷马所作的颂歌中——希奥岛认为荷马是这个岛上的人，——诗人称它"至为丰腴"。在岛的西部，出产足以与古代佳酿媲美的名酒，和与"苡美特"① 抗衡的一种好蜂蜜。在东部，普遍栽种着橙子和柠檬，其声誉远播西欧。南部的漫山遍野都是各种乳香黄连木，此木生产名贵的乳胶、玛蒂脂，可用于诸色工艺和医药，——这是本地一大富源。除此之外，托诸神宠佑，这个区域还盛产无花果、椰枣、杏、石榴、橄榄以及千万种南欧的美丽乔木。

政府就把这个岛并入新王朝版图。因此，英勇果敢的法布维埃，不顾别人给他的种种沮丧——他来为他们流血，受命征服它。

可是，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土耳其人在整个希腊半岛继续不停地屠杀、劫掠。他们登陆前夕，在纳夫普利翁、伊斯特里亚岬角大干一通。法布维埃的来临可能使希腊内部的争执结束，使政权趋于统一。只是，虽然俄国人将向苏丹宣战，从而给新王朝以支援，但易卜拉欣却仍然占领着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许多城市。八个月之后，一八二八年七月六日，占领者就要离开这个被他们蹂躏得不成

---

① 苡美特：雅典南边的阿蒂克山区，以出产蜂蜜闻名。

样子的地方，到了这年九月，没有一个埃及人会再留在希腊土地上，但这些野蛮队伍就是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也不会少糟蹋一下摩里亚。

不过，既然土耳其人或者他们的同盟者正占领着从伯罗奔尼撒到克里特岛沿海的某些城市，那么有这么多海盗横行在附近海面就不足为怪了。如果说海盗对于列岛之间进行商业活动的船舶危害甚烈的话，那倒并不是因为希腊舰队的统帅缪乌利斯、加纳里斯，查马多停止了追剿；而是因为这群海贼人数众多，滋扰无已，所以经过这一海域，真是毫无安全可言。从克里特岛到梅特兰岛，从罗得岛到纳格尔蓬，整个群岛一片烽火连天。

最后，就是在希奥岛，这些各个民族的渣滓败类所组成的匪帮也在岛的周围进行掳掠，并且还支援被法布维埃上校包围、不得不困居城堡的帕夏。

大家还记得，爱奥尼亚诸岛的大商人因为骇怕这种情况会普遍在地中海东岸各地出现，于是联合醵资装备了一艘巡逻炮舰，专门用来缉捕海盗。五个星期以来，西方塔号离开了科孚，准备重新整顿群岛诸海航运。它摆脱了两三件危难事件，俘获了许多确实可疑的船只，这就更加鼓舞了它坚定地继续执行它的任务。在普萨拉岛、西罗斯岛、泽亚岛、利姆诺斯岛、帕罗斯岛、桑托林岛多次战绩辉煌，统带这艘船的船长斯特拉德那都出色而幸运地完成了任务。只是似乎还没有遇到过那个捉摸不定的沙克拉迭夫，通常这个海盗出现的地方总是发生血腥的大屠杀。大家常常听到讲起他，但却从来看不到他。



西方塔号在希奥附近出现了。

然而，大约十五天以前，十一月十三日左右，西方塔号在希奥附近出现了。这时候，岛子的港口上获得不少这艘船所截获的战利品，法布维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海盗进行了报复。

可是从此以后就听不到这艘炮舰的消息了。谁也说不上它目前正在哪个海域里追击群岛的贼帮。人们甚至有点为它担心。过了很多时日，还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这真是少有的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亨利·达巴莱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希奥，这时间距他离开科孚已经八天了。他到希奥来又可以见到他的老统帅，继续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

哈琼娜·艾利真多的无影无踪对他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少女拒绝了尼古拉·司塔科因为这家伙配不上她，可是她也放弃了她曾经表示愿意接受的人，觉得自己配不上他！这其中秘密何在呢？到哪儿去寻找这个秘密呢？在她的这样安静、这样纯洁的生活里吗？不是，当然不是！在她父亲的生活里吗？可是在银行老板艾利真多和船长尼古拉·司塔科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谁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呢？银行已经关闭。艾克查黎斯大概也跟少女同时离开了家。亨利·达巴莱只好独自一个揣摩、探索艾利真多家的秘密。

他曾经想把科孚城整个搜索一遍，然后再跑遍全岛去找寻。也可能哈琼娜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躲藏着？整个岛上分散着许多小村落，在这些村落里很容易找到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对于任何想隐姓埋名、避开世俗的人来说，贝尼

兹、桑地、德加、勒西纳以及其他二十来个地方，都可以提供安息之所。亨利·达巴莱走遍条条大路，甚至到许多最小的茅棚里去找寻少女的踪迹；可是什么也找不着。

有一个迹象使他想到哈琼娜·艾利真多已经离开了科孚岛。在岛的西北西方向，有一个叫阿里巴的小港，那里有人告诉他：曾经有过一条轻便小帆船几天以前出海了，载了两个乘客。他们是秘密地租上这条船的。但是这个迹象也完全是不着边际的。不久，某些事实和日期却给了青年军官一个新的恐惧。

当他一回到科孚，他就听说那条三桅船也离开了港湾。而最加深他的忧虑的，就是他们开船的日期正好是哈琼娜·艾利真多失踪的同一天。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少女跟艾克查黎斯同时卷进了圈套，是不是被人用暴力抢走了？难道说她现在落到卡里斯塔号船长手心里了吗？

这些思虑使亨利·达巴莱的心都碎了。可是怎么办？天涯海角，到哪儿去找尼古拉·司塔科呢？说实在的，这个冒险家是个什么人呢？卡里斯塔号，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又到哪儿去，完全应该看成是可疑的贼船！可是，等他恢复理智的时候，青年军官把这个想法远远地驱开了。既然哈琼娜·艾利真多自己说配不上他，既然她不愿再见到他，当然她宁愿在艾克查黎斯保护下远走高飞。

好，如果事情确是这样，亨利·达巴莱就能再找到她。或许她的爱国心驱使着她去参加这场关系到她祖国命运的斗争，也许，她把现在她完全可以自由支配的这笔巨大财

富，贡献给了这场希腊独立战争？在这一战争里，为什么她就不可能向她无限崇拜的波波丽娜、莫黛娜、安特洛尼卡等人学习呢？

因此，亨利·达巴莱肯定了哈琼娜·艾利真多不在科孚，就决心再投入援希志愿军。法布维埃上校和他率领的正规军正驻在希奥岛，于是他决定去找他。他离开了爱奥尼亚岛，穿过希腊北部，经帕特拉湾和勒邦特湾，驶过爱琴港湾，不无艰难地避开了一些专在基克拉季斯海上劫掠的海盗，然后迅速飞渡，才到达希奥。

法布维埃对这个青年军官热烈款待，这说明他对他非常爱慕。这果敢的战士在青年军人身上看到，这不仅是一个忠诚的伙伴，而且还是一个可靠的朋友，足以推心置腹，这两者都很重要。远征军中大部分是非正规军，他们缺乏纪律，薪饷很低，有时甚至发不上；再加上希奥人本身引起的麻烦，这一切都阻碍并且推迟了法布维埃的军事行动。

然而对希奥城堡之围已经开始了。亨利·达巴莱到得很及时，刚好来得及参加攻城战斗。同盟诸强国两次命令法布维埃上校停止准备；但上校是得到希腊政府公开支持的，根本不考虑这一命令，他毫不在乎，继续干下去。

不久，包围就变成一种封锁，但封锁得不够严密，因此被围的人总可以获得粮秣弹药。无论如何，要是那一天天被饥饿削弱下去的军队不在岛上到处流窜、抢掠觅食的话，也许法布维埃有一天能够占领这个城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支由五艘战船组成的奥斯曼的舰队，冲破了希奥港防线，给土耳其人增援了生力军二千五百人。当然，没有

多久，缪乌利斯率领他的舰队赶来支援法布维埃上校，可是已经太迟了，上校这时不得不撤退。

随同希腊海军上将一齐到达的有几艘军舰，上面装载着一定数目的志愿军，以加强希奥的远征军。

有一个妇女参加了这支部队。

这就是安特洛尼卡。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对易卜拉欣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之后，她既然一开头就参加了这场战争，她也想看到它的结束。因此她来到希奥，下定决心：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死在这个希腊人一心一意想并入其版图的岛上。她大概是想这样来对她那不肖之子一八二二年在这些地方的恐怖屠杀中，犯下的不少罪孽，做一点补偿吧。

那时，土耳其苏丹已经对希奥发出了一道可怕的敕令：这就是烧、杀、把当地人卖为奴隶的政策。由一个叫卡拉-阿里的甲必丹帕夏负责执行。他按令完成。他的那批嗜血成性的卫队践踏着这个岛屿。凡男子年龄在十二岁以上，女子在四十岁以上者，一律杀无赦；留下的人一律沦为奴隶，全部送到士麦拿和野蛮海岸的市场上去标卖。全岛在三万土耳其人的魔掌下成为一片火海。二万三千希奥岛人民被杀死，四万七千人就要被当作奴隶卖掉。

这时候尼古拉·司塔科插手了。他和他的伙计们，在参加过屠杀和抢掠之后，做起这笔交易的主要掮客，把这群人众交付给贪婪的奥斯曼人。这个叛贼用船把成千上万不幸的受难者贩运到小亚细亚和非洲的海岸。就是因为这些肮脏生意，尼古拉·司塔科跟银行老板艾利真多发生了联

系，而通过这些巨额盈利，大笔款项落入了哈琼娜父亲的钱柜。

安特洛尼卡对于尼古拉·司塔科干过什么，在这些恐怖的情况下，又曾充当过什么角色真是太清楚了。这就是她要到这里来的缘故。在这地方，要是有人晓得她是这家伙的母亲，她准会被人骂死的。她心里感到战斗在这个岛上，为了希奥岛人的事业而流血牺牲，仿佛是一种还债，仿佛是在为她儿子赎罪。

当安特洛尼卡在希奥上岸的时候，亨利·达巴莱和她迟早总会碰头的。果然，她到达后没有多久，一月十五日，安特洛尼卡无意之中出现在过去萨达里战役中搭救过她的青年军官面前。

她马上张开双臂，朝他走过去，大声叫着：

"亨利·达巴莱！"

"是您！……安特洛尼卡！是您！……"青年军官说，"想不到我在这儿会遇到您？"

"啊！"她答道。"我的岗位不总是在任何还需要反对压迫者的地方吗？"

"安特洛尼卡，"亨利·达巴莱答道，"您永远是您祖国的骄傲！您永远是和我们一道捍卫祖国的好儿女的骄傲！再过不久，在希腊的土地上将不会有一个土耳其兵了！"

"我明白，亨利·达巴莱，祈祷上帝让我活到那一天吧！"

于是他要安特洛尼卡谈谈他们自从萨达里战役分手之后的生活情况。她讲述了她回家乡马涅去过，她想最后再

看它一次，后来她又到伯罗奔尼撒军中，这之后就来到希奥岛。

亨利·达巴莱也告诉了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又回到科孚的，他跟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的关系，他原本定下、后来又吹了的婚姻，哈琼娜的失踪，以及他毫不灰心，盼望总有一天能够找到。

“对，亨利·达巴莱，”安特洛尼卡答道，“要是你还不了解这位少女的生活之谜的话，不过，我想她一定配得上你。对！你将来一定能再看到她，你们两个人一定能获得应该得到的幸福！”

“但是请告诉我，安特洛尼卡，”亨利·达巴莱问道，“你不认识银行老板艾利真多吗？”

“不认识，”安特洛尼卡回答，“我怎么会认识他？可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呢？”

“这是因为我曾经多次在他面前提到你的名字，”青年军官答道，“这名字好象引起了他特别注意。有一天，他问过我，是不是知道我们分手之后你的情况怎样。”

“我不认识他，亨利·达巴莱，我也从来没有听讲过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的名字！”

“可是，现在艾利真多已经死了，这个我解释不了的谜，以后将永远没有人能揭开了。”

亨利·达巴莱沉默不语。他又回想起科孚来。他不禁想起他过去感到痛苦的一切，想起因为还没有找到哈琼娜的所有烦恼。

接着，他问安特洛尼卡：

“这仗打完之后，你想干什么呢？”他问她。

“愿上帝保佑我从这个世界退隐吧。”她答道，“我懊悔在这世界上活了这一辈子！”

“懊悔吗，安特洛尼卡？”

“对！”

这位母亲的意思是：既然她生下了这样一个儿子，她的生命就变成了痛苦啦！

但是，她立即驱散了这个念头，又说：

“至于你，亨利·达巴莱，你年纪还轻，愿上帝保佑你长寿！你总能找到你失去的那个爱你的人儿……”

“对，安特洛尼卡，我要到处找她，就象我也要到处找硬插在她和我之间的、那个可恶的情敌一样！”

“那个人是谁？”安特洛尼卡问道。

“一个船长，一条可疑的船只的头头。”亨利·达巴莱回答，“在哈琼娜不见之后他也立即离开了科孚！”

“他的名字叫？”

“尼古拉·司塔科！”

“他！……”

这一个字就泄露了她的秘密，安特洛尼卡等于说出了她是尼古拉·司塔科的母亲！

这个亨利·达巴莱无意间讲出来的名字使她感到一阵惊惧。她虽则是一个那么坚强的人，一听到她儿子的名字，她的脸色简直白得怕人。这样说来，这个青年军官，这个拚了自己的性命搭救过她的人，他所有的这一切苦恼都是来自尼古拉·司塔科啊！



“亨利·达巴莱,你年纪还轻……”

亨利·达巴莱对于司塔科这个名字在安特洛尼卡心中引起的反应也不是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想催她讲出来。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他叫喊起来，“为什么一听到卡里斯塔号船长的名字就这样激动不安？……你说！……你说！……你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吗？”

“不……亨利·达巴莱，不！”安特洛尼卡回答，嘴里不由自主地结结巴巴的。

“认识！……你认识他！……安特洛尼卡，我求求你告诉我这是个什么人……他做什么……他现在哪里……我到哪儿能找到他！”

“我不知道！”

“不……，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安特洛尼卡，而你不肯告诉我……告诉我……我吧！……也许，只要你一句话就能让我找到他的踪迹……也许还能找到哈琼娜……可你不肯讲！”

“亨利·达巴莱，”安特洛尼卡用一种不容反驳的坚定神气回答，“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船长在哪里！……我不认识尼古拉·司塔科！”

讲过这些话之后，她就离开了心情仍然激荡不已的青年军官。可是，从这以后，不管他怎么想方设法去找安特洛尼卡，都不行了。她大概已经离开了希奥岛，又返回希腊土地上去了。亨利·达巴莱找不着她，只好死了心。

此外，法布维埃上校所部署的战役由于师老无功，也不得不宣告结束。

这时，远征军中开小差的现象层出不穷。士兵不顾军

官的劝阻而逃走，并搭船离开这个小岛。甚至连法布维埃认为最可靠的炮兵，也扔下大炮溜了。这种失望情绪竟蔓延到这支部队的精华部分，真教人束手无策！

只好解围，仍旧回到锡拉——锡拉是部署这次不幸的远征的地方。对这场英勇抵抗的代价，法布维埃上校得到的却是斥责，这真是忘恩负义的报答。

至于亨利·达巴莱，他计划与他的上级同时离开希奥。可是，在这茫茫群岛之间他又到哪儿去寻觅立足之处呢？他还不知道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使他不再犹豫下去。

在他即将登船去希腊的前一天，他从岛上邮局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上面打着科林斯的邮戳，上面写着致亨利·达巴莱上尉，信里只有这几行字：

“科孚巡航炮舰参谋处有一职位目前尚乏人主持，不知达巴莱上尉是否同意前往该船，以共商继续搜剿沙克拉迭夫以及群岛诸盗之事否。

西方塔号于三月初即停泊于岛北之阿纳玻姆拉海岬，其小艇经常在岬下奥拉湾一带驻留。

甚盼亨利·达巴莱上尉秉其爱国之忠诚，惠然肯来。”

信后没有签名，字体也不熟识，青年军官无从鉴定这封信来自何方。

但无论如何，人们好久没有听说的巡航炮舰，现在有了消息。对亨利·达巴莱来说，也有机会重操海上旧业；并

且，这样就有可能去追捕沙克拉迭夫，也许能把他从群岛之间清除掉，也许——这一点确实影响到他的决心，——在海上还可能有机会碰上司塔科和他那只小三桅船。

亨利·达巴莱立即下定决心：接受这封匿名信向他提出的建议。这时法布维埃上校刚好要乘船到锡拉去，于是他向法布维埃上校告辞；随后，他包了一条小船向岛的北边驶去。

路程并不长，尤其是顺着西南方向吹来的陆地上的风漂去。小船在阿奴晒群岛与庞帕卡岬角之间，从科罗干达港前面驶过去，沿着海岸线，准备驶往与港口同名的海湾。三月一日下午，亨利·达巴莱在那儿上了岸。

一只小艇泊在山岩旁边等着他。大海里停泊着一艘巡航炮舰。

"我是亨利·达巴莱上尉，"青年军官对一个管理交通船的海军军士说。

"亨利·达巴莱上尉上船去吗？"海军军士问。

"现在就去。"

小艇靠了过来。六支桨划着，小艇迅速走过了一海里多的水程——岸边和炮舰之间的这段距离。

亨利·达巴莱从右舷腰部走上西方塔号的舷门，忽然听见随着口哨，就是一声炮响，接着又是两炮。当青年军官走上甲板的时候，全船人员，就象检阅仪仗队似的，整整齐齐排成两行，端枪挺立致敬，科孚的旗帜在桅顶上升了起来。

这时巡航炮舰的大副向前走了一步，大声叫道——好



一只小艇泊在山岩旁边等着他。

让全体船员都听得到：

“西方塔号全体军官和船员热烈欢迎亨利·达巴莱船长上船！”

十

群岛间的一场战斗

西方塔号这艘二级巡航炮舰，它的炮位上设有二十二门二十四英寸的加农炮，甲板上——虽然在这一级舰艇中是比较稀少的，——并备有十二英寸短炮六门。首柱狭长，尾间精致，翘了起来，这艘船堪与当时最优良的船舶媲美。它不管用什么速度行驶，毫不累人，摇摆很轻，在顶风时，也就象所有上好帆船一样走得非常平稳。无论是遇上只需要使用单独一个缩帆的风，还是得把最上桅的帆全扯上的风，都不碍事。如果它的船长是一个果敢的人，他准会毫无畏惧地扬起全部篷帆，大胆向前。西方塔号并不象一艘三桅战舰那样摇晃，它宁可帆具被风吹断也不肯收偃起帆篷来沉没。因此，它即使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也能保持极大的速度。正因为这个，就有许多机会使它在惊险的巡航中获得成功——这正是船主们为了联合起来抵御群岛间的海盗所赋予的任务。

虽然这不是一艘战舰，就是说它并非隶属于国家军用舰只，而只是一般私人所有，但西方塔号完全采用军事方式指挥。它的军官和船上人员在法国或法国最好的巡航炮舰中声誉卓著。有着军用舰只同样的正规训练，同样的船上

纪律，航行期间和停泊期间的管理方式也都相同。一般在航线上跑的武装商船比较放松自由，对水手们勇敢的要求也不象海军舰艇的指挥员那样严格，可是西方塔号却完全不是这样。

西方塔号有二百五十名船上人员，大部分是法国人，波南代人或普罗旺斯人，其他的部分是英国人、希腊人和科孚人。这些人都精于驾驶，战斗勇悍，天生的出色水手，在这一方面你完全可以信赖他们。他们表现得非常突出，海军军士、上士、中士都很称职。这些人是一般水手和军官之间的基干。至于参谋人员，计有四名中尉，八名少尉，也都是科孚人、英国人或是法国人，还有一位大副。这位大副托德罗斯上尉，是群岛间的航行老手，对这一带海域情况极其熟悉，他驾驶炮舰曾经遍历最偏远的区域。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港湾他几乎是没有一个不了如指掌。没有一个小岛，在以前的历次战役中他不曾加以注意。没有一处水深，那数值不铭记在他的脑子里，跟地图上记载得一样准确。

这位军官有五十多岁，原来是希腊希德拉地方的人，曾经在加纳里斯和多马哲斯手下当过兵，他确实是西方塔号船长的一个好助手。

炮舰在群岛之间的巡航起初是由斯特拉德纳船长指挥。航行的第一个星期正如人们所说，是相当愉快的。它击毁了一些船只，俘获甚大，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可是每回打仗，他的水手和军官人员等也不是全无损失。如果说在相当长久的时间里，人们听不到关于西方塔号的消息，这是因为二月二十七日，她曾经在利姆诺斯海面跟海盗船打过

一次硬仗。

这次硬仗不只是损失了四十多个人，船上人员死的死，伤的伤，船长斯特拉德纳也不幸被一发致命的炮弹所击中，跌倒在指挥座上。

于是由托德罗斯上尉临时指挥炮舰；在获得胜利之后，他下令将船折回爱琴港，以便对船身、帆具进行抢修。

在西方塔号到达几天之后，人们不无惊讶地得悉这条船已为拉古萨的一个银号老板以高价购去，并派了代理人来办理船上证件等各项手续。一切都进行得颇为顺利，并无争执，理所当然，这艘炮舰不再属于它的旧主了，科孚的老船主们收回了一笔很大的款子。

不过，如果说西方塔号现在已经易手，但它的任务还是照旧：清剿多如牛毛的群岛之间的海盗，必要时将沿途解救出来的俘虏遣送回家，更有一个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要把这片海洋从剧盗沙克拉迭夫魔掌下解放出来。船一修好，大副就得到命令沿希奥岛北部海岸行驶，新船长就在那里，他就要成为这艘船上"仅次于上帝的人。"

正是这时候，亨利·达巴莱收到了那封短柬，告诉他西方塔号参谋部中正虚位以待。

我们已经知道他接受了，但是并没有想到这个等待他接的工作却是指挥一整条船。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一走上船时，船上立即升起了科孚旗帜，大副、军官们、全体船上人员，一齐恭候听命。

这种种都是亨利·达巴莱通过跟托德罗斯上尉的一席谈话了解到的。委托他统率炮舰的证书也已办理妥当。青

年军官的权威是不可争辩的：确实如此。况且，船上的许多军官都认识他，大家都知道他做过海军中尉，是法国海军中年纪最轻、最杰出的军官之一。他在参加希腊独立战争中声名更加卓著。因此，当他一登上西方塔号进行首次检阅，他的名字立即获得全船一片欢呼。

“军官们和水手们，”亨利·达巴莱简短地说，“我明白西方塔号接受的任务是什么，如果上帝宠幸，我们将全部完成它！荣誉属于你们的前任船长斯特拉德纳，他光荣地就在这个指挥座上死去！我相信你们！你们也要相信我！——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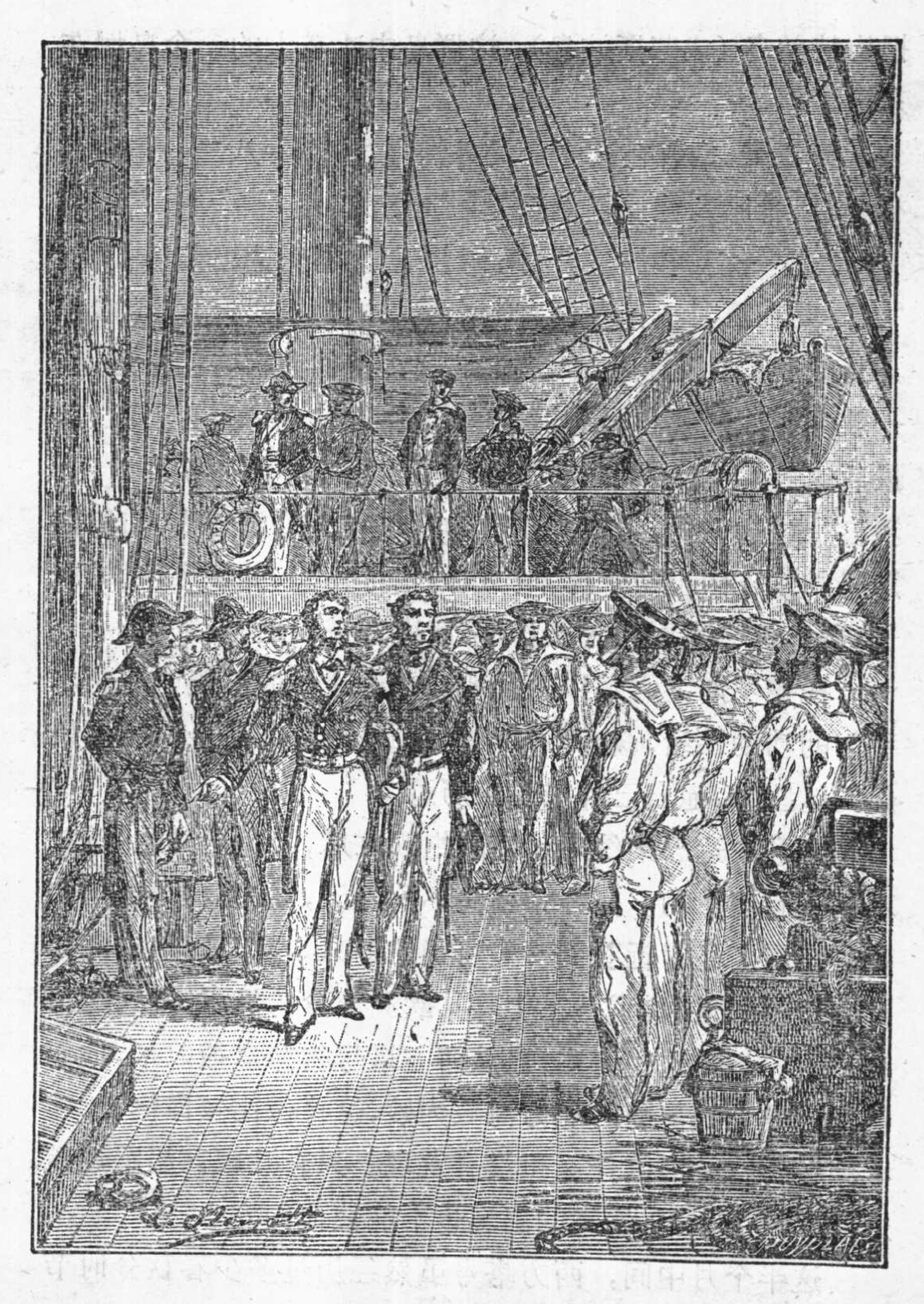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三月二日，这艘炮舰，满帆疾驶，已经望不见希奥的海岸了，再过去是俯临海岸的爱利亚山的高峰。炮舰向群岛北部驶去。

对于一个海员来说，只要看上一眼，再经过半天航程就能了解到它这艘船的价值了。好风从西北方吹来，但一点都不需要减少帆片。从这一天起达巴莱船长对这艘炮舰航行的优良素质非常赞赏。

“他这个第三层帆简直可以跟联合舰队中任何船只媲美，”托德罗斯上尉对他说，“即使在只要两个缩帆的微风中都可以张起来用。”

在勇敢的海员的想法中，这是指两件事：第一，没有任何帆船的速度能赶得上西方塔号；其次，它那结结实实的帆具和它在海里的稳定性能，使得它足以在其他船只都必须减帆以免覆没之险的坏天气，仍然能够扯起帆篷向前。

西方塔号顶风前进，右舷的所有帆篷都斜向了北方，它



他登上西方塔号进行首次检阅。

把梅特兰岛（或莱斯波岛），这群岛中比较大的一个岛抛在东边了。

第二天，炮舰在这个岛的外海经过，在一八二一年战争初起时，希腊人曾重创奥斯曼舰队于此。

“这一仗我参加过，”托德罗斯上尉对达巴莱船长说。“当时是在五月里，我们有七十艘双桅横帆船追赶五艘土耳其战舰、四艘炮舰、四艘巡航舰，他们向梅特兰港逃逸。一艘七四战舰驶向君士坦丁堡求援，经我们一番穷追猛打，最后这艘船炸毁了，船上九百五十名水手同归于尽！对！我参加过这一仗，给硫磺沥青炸药包点火的就是我，咱们把那船的水下体全给干掉了！炸药包可真好，挺聚热，我的船长，遇上机会我要向你推荐，给海盗老爷们用上！”

托德罗斯上尉兴致勃勃地这样讲述一艘军舰前炮座水手们的功勋伟绩，确实可以听听。不过西方塔号大副所说起的这些事，他自己都亲身经历过。

亨利·达巴莱统率了巡航炮舰之后，立即启碇北上，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离开希奥岛不到几天，就在利姆诺斯和萨莫色雷斯岛附近看到一些可疑的船只。有几艘地中海东部港口的船只，几乎就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沿岸，遭到抢掠和击毁。也许这些海盗，自从西方塔号拚命追捕以来，他们认为还是逃到群岛的北方海域为妙，这样做比较谨慎。

在梅特兰海区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几艘商船跟巡航炮舰联系了一下，炮舰的出现也不能使他们安心。

这半个月中间，西方塔号虽然经历过多少春秋分时节的恶劣天气，但仍然非常认真地执行着任务。在连续两三

次飓风时，它不得不使用大樯上的头帆，亨利·达巴莱现在熟悉这条船的素质就象熟悉船上人员的精明强干一样。当然别人也看得出这位很久就在法国海军中享有美誉的船长果然名不虚传。他这个人在海战中的优秀作战才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至于他在临阵时的勇气则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

在这种种困难情况下，年轻的船长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上都表现得很出色。他生性果敢胆大，富有毅力，遇事沉着，毫不动摇，并且常常能预见到如何掌握事变。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海员，用这个称呼他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三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巡航舰到了利姆诺斯，在这里了解情况。这个岛是爱琴海中最重要的一个，长十五古法里，阔五、六古法里，也跟邻近的安勃洛岛一样，没有经受过独立战争的炮火。但是，海盗曾经多次光临，直到港湾入口处抢劫商船。巡航舰为了购买食物给养，在这个港口停泊，这时港里非常拥挤。因为当时许多船只都是在利姆诺斯建造的，可是因为骇怕海匪，船坞里就停着不少没有完工的船，甚至建造好了的也不敢出去，因此才很拥挤。

达巴莱船长从这个岛所获得的消息使它驶向群岛北部，继续缉捕。他的军官不断跟他提到沙克拉迭夫这个名字。

“啊！”托德罗斯上尉叫道，“我倒真想当面会一会这个无赖，我看他也不是什么神奇人物！这样至少可以证明有这么一个人！”

七

“你不相信有这个人吗？”亨利·达巴莱立即问道。

“可不是，我的船长，”托德罗斯答道，“要是你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不大相信有这么一个沙克拉迭夫，我还不曾听说过有谁自称曾经见到过他！也许这不过是强盗头儿轮流使用的代号吧！我估计不止一个匪徒曾经在前桅帆的横桁尾子上抹过这个名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这些鬼东西都该绞死，他们一定会被绞死！”

“一句话，你所说的是可能的，托德罗斯上尉，”亨利·达巴莱答道，“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个沙克拉迭夫会到处出现！”

“你说得对，船长。”一个法国军官插上去说，“要是，象人家说的那样，同一天在几个不同的地点都看到过沙克拉迭夫，这就是因为同时有好几个海匪头头在用这个名字嘛！”

“如果他们都用这个名字，那是为了迷惑追捕他们的老实人罢了！”托德罗斯解释道，“不过，我要再说一声，有一个靠得住的办法能消除掉这个名字：这就是把所有用这个名字的、甚至那些不用这个名字的，都一起抓起来吊死！……使用这个办法，那个真沙克拉迭夫即使确有其人，也逃不脱应得的惩罚！”

托德罗斯上尉说得对。可是问题是怎么遇得到他们，这些猾贼！

“托德罗斯上尉，”亨利·达巴莱问道，“在西方塔号首次战役中，甚至在你以前参加过的那些战役中，你没有看见过一艘一百多吨的三桅船、卡里斯塔号吗？”

“从来没有，”大副答道。

“你们呢，诸位？”船长又朝着他的军官们，补问了一句。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听人谈起过这艘三桅船。而这其中大部分人，他们都是从独立战争开始以来，就在群岛海域之间奔走的。

“卡里斯塔号这条船的船长、尼古拉·司塔科的名字，你们一点没有听说过吗？”亨利·达巴莱强调地又问。

巡航炮舰的军官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这倒也不必奇怪，既然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小商船的老板，在地中海东岸这种人总有成百成千。

不过，托德罗斯仿佛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一次在美塞尼亚湾的阿卡蒂亚港停泊，曾经听人讲起过司塔科这个名字。这大约是一条走私船船长的名字，它经常把奥斯曼当局卖出的俘虏运载到野蛮海岸去。

“好！这可不象你刚才所说的司塔科，”他又说，“这个人，据你说，过去只是一条三桅船的老板，一条三桅船不够做这个买卖啊。”

“实在，”亨利·达巴莱答道，于是他停止了这一谈话。

但是，要是他想到了尼古拉·司塔科，这是因为在他心里老是想起哈琼娜·艾利真多和安特洛尼卡两个人都失踪了，这个无法猜透的谜。现在这两个名字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分不开了。

三月二十五日左右，西方塔号到达希奥以北六十海里处的萨莫色雷斯岛附近。从他们走过这个路程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看，可以想见这一海域所有的大小避风港湾都给

仔细地搜查遍了。实实在在也是如此，遇到没有深水的浅滩，巡航舰无法活动，就用小艇去巡逻搜查。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仍然是一无所获。

萨莫色雷斯岛在战争中饱受残酷蹂躏，这时仍然属于土耳其人所有。人们可以想到，虽然缺少真正的港口，这无数小海湾却成了海贼可靠的藏匿之薮。五、六千英尺高的梭斯山巍然耸立，从这山峰高处，放哨的很容易及时望见任何来势可疑的船只，并发出信号。海盗们一得到消息，赶在被封锁以前，马上就可以潜逃无踪。大概可能就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西方塔号一路上寂寞无聊，什么也没有遇着。

亨利·达巴莱于是取道航向西北，驶去距萨莫色雷斯岛二十余海里的萨索斯岛。风很大，巡航舰只好逆风迂回前进；但是不久它就找到陆地可以隐蔽，因此，海面比较平静，航行就稳当得多。

群岛中的这些小岛命运真是奇特！当希奥岛和萨莫色雷斯岛受尽了土耳其人的苦楚时，萨索斯岛，也包括利姆诺斯或安勃洛，并没有受到战争影响。萨索斯岛全部居民都是希腊人，民风淳朴，无论男女在衣饰上仍然保持着古代艺术的情趣。这儿从十五世纪初即属于奥斯曼当局管辖，他们任人宰割，毫无反抗。可是，由于一种无法说明的特殊原因，虽然这儿的居民确实引起过毫无顾忌的野蛮人的贪欲，但至今独未受骚扰。

不过，如果西方塔号不来，很可能萨索斯就要尝到抢掠的恐怖了。

果然，四月二日这天，居于岛的北部的港口，——现在叫皮尔戈斯港，受到了海盗登陆的威胁。有五、六条海盗船，都是小单帆船或西班牙式轻帆船之类，配合一条装备了十二门炮的双桅横帆船，窥伺着这个城市。这些匪徒窜到一个从来不惯征战的居民中间肯定会引起一场灾难：岛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他们。

但是巡航舰一出现在海湾，双桅横帆船的主桅上就扯起了旗帜报警，所有匪船立即排成了阵势，——这表明了他们在大胆挑衅。

"他们想进攻？"托德罗斯上尉叫喊起来，这时他正靠着船长，坐在指挥座上。

"进攻……还是自卫呢？"亨利·达巴莱反问了一句，他对海盗的这种态度感到有点惊讶。

"见鬼，我还期望着这些无赖扯起满帆逃走呢！"

"来吧，让他们抵抗好啦！托德罗斯上尉！他们进攻才好呢！要是他们逃跑，其中有些就会从我们手里溜掉！现在准备作战！"

船长的命令立即执行了。炮位上，每门炮都装上了火药，按上引信，炮弹都放在副炮手身边。甲板上，短炮也上膛待发，火枪、手枪、马刀、斧头，武器都分配给了众人。甲板部水手都在准备作战，不管是当场交锋，还是去追歼逃寇。这一切进行得既准确又迅速，仿佛西方塔号真是一艘战舰。

于是，巡航舰渐渐逼近准备攻击、严阵以待的敌方船队。船长的计划是先攻击双桅横帆船，给他一个舷炮齐发，

教它失去战斗力，然后靠上去，船接船进行白刃战。

但很可能这些海盗，尽管准备应战，实则上是只想逃跑。如果说他们没有早点准备，那是因为巡航舰封锁了港湾，一下子就把他们扑住了。他们现在只有集中全力、冲杀出去。

双桅船首先开火。它把大炮瞄准，想击断巡航舰的主桅，至少折断它一根。要是能成功，局势马上改观，它就可以逃脱追捕。

舷炮从西方塔号甲板上方七、八尺的地方飞了过去，打断了几根吊索，穿破几处缭绳和横桁杆子，把主桅和横桅之间的部分圆木炸掉了，伤了三、四个水手，但并不严重，总之，没有碰坏主要结构。

亨利·达巴莱并不马上回击。他下令舰向双桅船逼近，等第一阵炮击的硝烟消失之后，它的右舷大炮一齐轰发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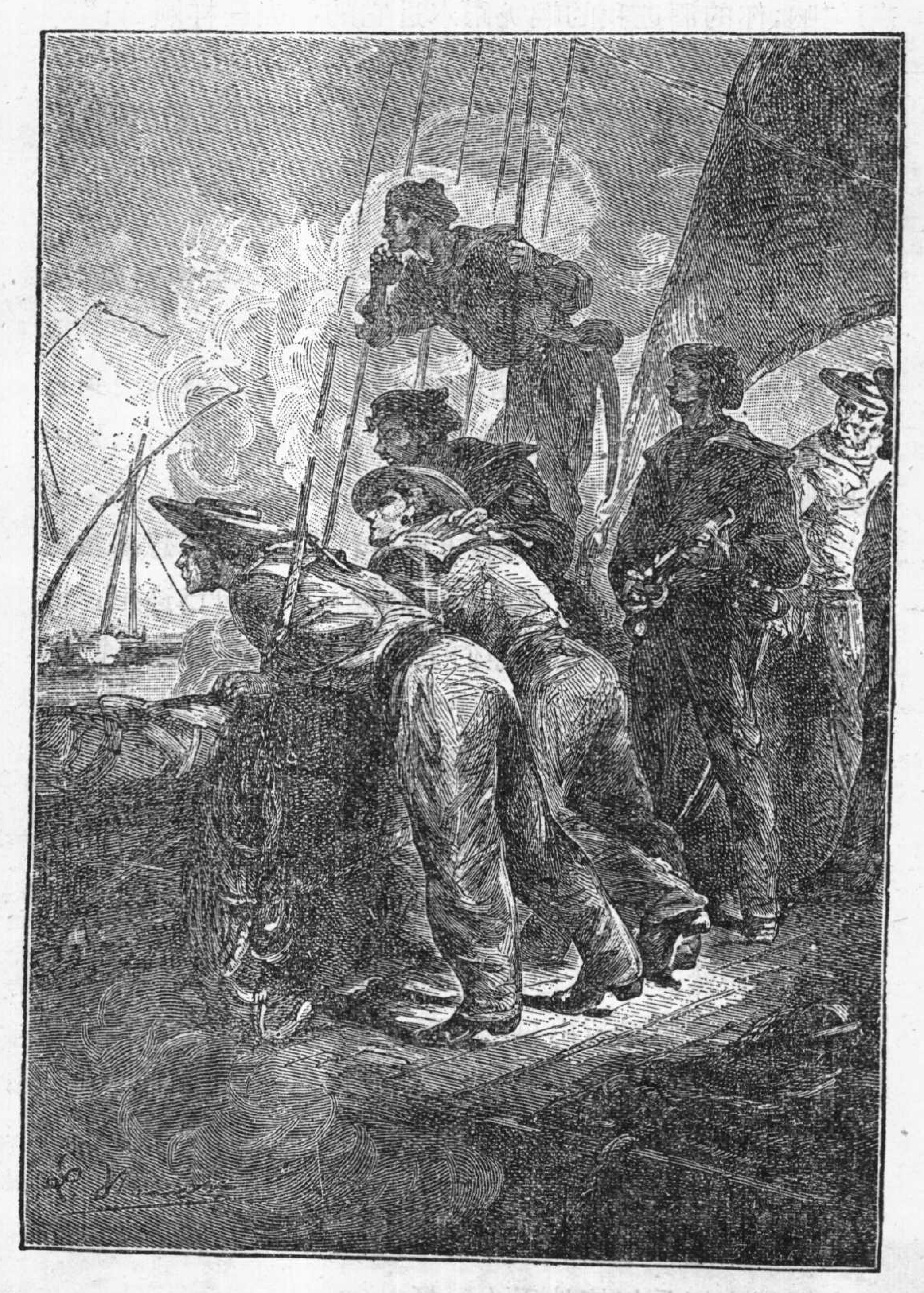
双桅船可也真幸运，靠着海风船身居然移动了位置，因此它船壳吃水线以上只中了两、三发炮弹，不过死了几个人，但船并没有失去战斗力。

巡航舰打出去的炮弹虽然没有击中它，却也没有虚发。由于双桅船移了位，那艘西班牙式轻帆船暴露出来，它那左舷壁挨了大部分炮弹，这一下可倒霉了，开始往里灌水了。

“双桅船没搞到，而是他的伙伴老壳子上中了几下！”站在西方塔号前甲板上好几个水手一齐大叫起来。

“我敢拿我的一份酒打赌，它不到五分钟就要沉下去！”

“不到三分钟！”



“我敢拿我一份酒打赌，它不到五分钟就要沉下去！”

"呐，你的酒进我的喉咙跟水进它的船壳一样顺当！"

"它沉啦！……沉啦！……"

"水一下子就漫到它的腰……马上就要没过船顶啦！"

"这些拔脚就溜的鬼东西，头一栽就往下跳，想泅水跑啦！"

"好！要是他们套根绞索在脖子上，就不做淹死鬼啦，不必反对吧！"

果然，西班牙式轻帆船渐渐沉没下去。在海水漫到它的扶手栏杆以前，船员纷纷跳下了水，准备趴到他们队列中的其他船只上去。

可是别的船上的人，他们也另有打算，哪里还想搭救西班牙式轻帆船的这些幸存者！他们现在只想自己逃生，因此一根绳子都不扔下来救他们上船，这些倒霉鬼只有淹死。

西方塔号的第二次众炮齐发又轰开了，这一回，打在一艘横着船身子的小单帆船上，整个船身都给炮火笼罩住了，这就不必再开炮解决它了。一会儿，半打火红的炮弹在它甲板下面燃烧，小单帆船终于在浓厚的烟幕中消失了。

另外两只小船看到这个结果，知道要想抵抗巡航舰的大炮也是徒然。显然，想逃也逃不脱这艘行动迅疾的大船。

双桅船如果想救出自己的船上人员，只有一条计策可行。它对他们发出开走的信号，几分钟内，众海盗都扔下在焚烧中逐渐沉没的西班牙式轻帆船和小单帆船，逃到这条大船上。

双桅船这一下增加了一百多人，要是逃不了，他们还可以在甲板上短兵相接地干上一场。

不过，要是他们的船员现在跟巡航舰上的人员数目相当，当然最好还是逃走为妙。它毫不迟疑地想利用它行驶快速这个优点，逃向奥斯曼方面的海岸避难。到了那一带，它的船长会巧妙地潜伏在沿岸礁石之间，即使巡航舰想找，也找不到，想追，也追不上。

海风大起来了。双桅船毫不迟疑，拉上帆具，不怕桅杆折断，甚至连第三层帆上的最后的帆篷都扯上去，于是它渐渐地跟西方塔号越走越远了。

“好！”托德罗斯上尉叫道，“我倒要看看它的两条腿有我们巡航舰的长！”

于是他朝船长转过身子，等候命令。

但是，这时候，亨利·达巴莱的注意力却被另一方面吸引住了。他不再凝望那艘双桅船了。他把望远镜转向萨索斯港口，他观察到有一艘轻快船只，扯满帆索，正想远走高飞。

这是一条三桅帆船。在一阵凉爽的西北风推送下，鼓起全帆，它已经驶进港口南边的航道，因为船吃水浅，所以进入航道很方便。

亨利·达巴莱全神贯注地注视了一番之后，把他的单孔望远镜一扔。

“卡里斯塔号！”他叫喊起来。

“什么！这就是你跟我们讲到的那条三桅船？”托德罗斯上尉应了声。

“正是它！只要能拿住它，我给……”

亨利·达巴莱话没有讲完。在那艘载满了海盗水手的

双桅船和卡里斯塔号——它准是尼古拉·司塔科操纵的——之间，他的责任心不容他有片刻犹豫。肯定，如果放弃追赶双桅船的念头，不去大力抢占航道尽头，它准可以切断三桅船的航路，追上去，逮住它。但是这样做岂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不！他不能这样做！现在要一刻不停地朝双桅船冲过去，俘获它并把它击毁，这才是他应当做的。好，他就这样做。他朝卡里斯塔号瞥了一眼，那船非常迅速地从空荡荡的航道越走越远了。他下令全力追捕向相反方向驶去的海盗船。

立即，西方塔号挂起满帆，飞快地跟着双桅船追击。在这同时，它的舰首炮全上了炮位，当两条船相互之间距离不到半海里时，巡航舰开始讲话了。

它所讲的当然不是双桅船想听的话。因此，那船赶忙贴风行驶，想看看以这样的新的速度，能不能把它的对手摔开。

办不到。

西方塔号的舵手把舵轮略略向下一压，于是巡航舰马上也贴风前进。

追逐就这样又持续了一个钟头。海盗船显然就要给赶上，毫无疑问，不到天黑，它们就要碰到一块儿了。但是，这两条船之间的斗争却是用另外的方式结束的。

凑巧，西方塔号的一发炮弹打断了双桅船的前桅之柱。立刻这条船落在下风了，一刻钟之后，巡航舰从容不迫地转到双桅船的侧面。

这时一阵可怕的爆炸，西方塔号驶近它不到半链的地

方，右舷万炮齐发。双桅船船身被这猛然倾泻下来的铁流震得跳了起来；但是它水线以上的船体只是打中了，它还没有沉没下去。

那船的船长一看它船上的人员给最后这一击搞得死伤累累，知道抵抗不了多久，这才把旗子降了下来。

一会儿，巡航舰的小艇马上驶近双桅船，带回去一些船上还活着的人，接着，整个船烟火腾腾，一直燃烧到吃水线以上，这一下才沉没在波涛之中。

西方塔号真是干了一件又好又有用的事。然而这个贼船队的首领是什么人，他叫什么，来自哪里，他的前任是谁，都无法知道。因为关于这些问题，双桅船的船长都坚决拒绝回答。至于他的那些伙伴们，也都一个个不吱一声。也许，象有时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对统率他们的人过去的历史全不知道，但是他们是海盗，这却一点没有错，他们遭到惩罚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这艘三桅船的出现与消失却使得亨利·达巴莱陷入了异样的沉思。实在，刚才这艘船离开萨索斯的这种种情况非常可疑。它是不是企图利用巡航舰与海盗船队交战的机会安全逃遁呢？它也许是因为已经认出了西方塔号，所以怕在它面前出现吗？既然海盗只顾得上从这儿逃走，一条老实民船该可以在港里安安生生呆下去才是啊！可是相反，这卡里斯塔号，却甘冒落在他们手里的危险，急忙启航开进远洋！这样行事真非常令人奇怪，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它跟这些海盗有什么勾结！确确实实，尼古拉·司塔科是他们一伙，这并不叫达巴莱奇怪。但不幸得很，他

并不能掌握它的去向。夜幕降临了，西方塔号现在正向南方驶去，它没有机会碰到三桅船了。因此，亨利·达巴莱不免感到某些懊恼，这一次失去了俘获尼古拉·司塔科的机会，他只好暂时忍耐了，不过无愧于心的是，他尽了自己的责任。这场萨索斯海战的结果是，击毁了五艘贼船，而巡航舰几乎不折一兵一卒。因此，或许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北方群岛海域可以安稳一些了。

十一

发出的信号没有回音

萨索斯海战八天之后，西方塔号搜索了从加伐尔到奥尔法纳所有奥斯曼的沿岸港湾，穿过贡泰沙湾，然后是桑陀山和加尚德拉湾入口处，从德勃拉奴岬角一直驶到巴吕烈岬角；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它已经望不见阿朵斯山那海拔近二千米的最高峰了。

在这次航行中一艘可疑的船只都没有发现。好多次出现了土耳其舰队；可是西方塔号上挂着科孚岛的旗帜，根本不必跟这些船打交道，它的船长宁可挨炮也不愿跟他们招呼。但碰上一些希腊沿海的船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可以从他们那儿获得很多情况，这对巡航舰当前的任务非常有用。

就是在这种种情况下，四月二十六日亨利·达巴莱了解到一件关系重大的事。同盟列强诸国已决定截断从海上运给易卜拉欣的任何增援。另外，俄国已正式对苏丹宣战①。希腊形势继续好转；尽管还可能受到若干阻挠，但是它肯定会获得独立则已经没有问题了。

---

① 1829 年春，俄国尼古拉一世对土耳其宣战。

四月三十日，巡航舰深入到沙洛尼克湾的最后边缘了，这是此次远航群岛西北部的终点。在这一带它仍然可以追缉一些老式三桅船、加尾帆大船、方帆船之类，直追到它们在海滩上搁浅为止。如果说这些船上的人没有死得一个不剩，至少是这些船大部分都给打得七零八落了。

西方塔号这时正朝东南航行，以便仔细查看沙洛尼克湾的南部海岸。不过，大概是由于事先得到警报，一个海盗都不曾露面，只要他们一露面，准会受到惩罚。

可是这时在巡航舰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简直无法解释的事情。

五月十日，晚上七点钟光景，亨利·达巴莱回到会议间——这个舱房在西方塔号船尾，他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他拿起信，贴近舱顶摇摇晃晃的灯光去细看人名、地址。

人名、地址是这样写的：

“致正在海上航行的西方塔号船长亨利·达巴莱上尉。”

亨利·达巴莱觉得笔迹很熟。非常象过去在希奥岛收到的那封信上的笔迹，就是那封信告诉他巡航舰上有一空缺可以前往就职。

可是目前，这一回的信可来得真怪，并非来自邮局，下面就是信的内容：

“如果达巴莱船长在安排横越群岛的计划时，能使其船只于九月的第一周经过斯卡庞多一带海域，则将造福人群，而对所膺使命亦极为有利。”



亨利·达巴莱觉得笔迹很熟。

这封信和在希奥岛收到的那封信一样，没有写时间，也没有签名。而当亨利·达巴莱拿它们进行了比较之后，他肯定这两封信出于同一手笔。

这如何解释呢？第一封信，是从邮局寄来的。可是这一封，只有可能是同在船上的人把它放在桌上的。因此必须是，或者可能是这个放信的人在航行一开始身上就带着它，不然就是在西方塔号最后这几次靠岸停泊时取到这封信的。况且，一个钟头之前，当船长离开会议舱到甲板上去作夜班安排时信还不在这里。因此，这样看来，这封信必然是一个钟头之内放在会议舱桌上的。

亨利·达巴莱打铃。

一个水手出现了。

"我刚才到甲板上去的时候，有谁来过这里？"亨利·达巴莱问道。

"没有人来过，船长，"水手回答。

"没有人吗？……没有人进舱会不给你看到吧？"

"这不会，船长，我一刻也不曾离开这门口。"

"好！"

水手把手贴在贝蕾帽上敬了个礼，退了出去。

"一个船上的人能从门口走进来而不被看到，"亨利·达巴莱揣想着，"实在，我觉得这不可能！可是，在天黑时，是不是有人会悄悄地踅到外走廊，然后从会议舱的一扇窗子溜进来呢？"

亨利·达巴莱走过去检查所有开向舰尾的舷窗，可是这些舷窗窗扇，跟他的房舱里的一样，都是朝里关的。一个

人要想爬过这些窗子，从外面进来，这不可能。

这事并没有引起亨利·达巴莱丝毫不安；最多是有点惊奇，也许人们感觉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有点费解罢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不管方式如何，这封信是终于到了收信人手中，收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西方塔号船长自己。

亨利·达巴莱考虑了一番之后，决定对此事一句不谈，甚至于对巡航舰的大副也不讲。讲了对他又有什么用呢？给他这封神秘的信的人，无论是谁，不必让别人知道。

可是现在，船长是不是在考虑这封信里所包含的意思呢？

“当然！”他想，“在希奥岛第一次给我写信的人，要我前往西方塔号担任船长，这他没有骗我。现在，这是第二次，他要我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航行到斯卡庞陀岛去，又怎么会骗我呢？这样做，只可能是为了交给我的任务的关系吧！好！让我把航行计划稍微修改一下，到了那个规定日期，我就在人家叫我去的那个地方好啦！”

亨利·达巴莱当宝贝似地紧紧抓住这封给他新指令的信；接着，拿起地图，他开始研究一个新的航行计划，到八月底，还有四个月可以用。

斯卡庞陀岛位于东南部，在群岛的另一端，这就是说在右边航线上还有数百海里之遥。巡航舰要前往海盗出没的摩里亚那些海岸时间还是充裕的。这一系列的西格拉德岛屿，分布在从爱琴湾外面直到克里特岛一带海域。

总之，要在指定时日，到达斯卡庞陀岛只需要稍微改变

一下达巴莱船长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他要做的正是他老早决定做的事情，他的日程表什么也不必删除。因此，五月二十日，西方塔号在巡视过纳格尔蓬以北的贝勒烈斯、贝贝里，萨拉基奴和斯康胡拉这些小岛之后，就航行到西洛斯去了解情况。

西洛斯是这组岛九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在古代也许是缪斯九女神①的领域。在它那安稳而宽阔的圣·乔治桥上，巡航舰的水手们可以很便当地选购新鲜食物，羊啊，竹鸡啊，小麦啊，大麦啊，应有尽有，还可以买到当地盛产的优质名酒。这个岛，往昔与特洛亚战争的那些半人半神的事迹颇多联系，并因李戈迈德②，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这些名字而著称于世，这时快要归入希腊新王国的版图，成为厄拜府首邑了。

因为西洛斯沿岸港湾曲折而丛多，很容易成为海盗逃匿之薮，亨利·达巴莱都仔细地加以搜索。常常是巡航舰停泊在数链之外，由小艇前往察看，一处不漏。

可是，尽管这样严密搜查，仍然是一无所获。这些逃匿之薮都是空荡荡的。达巴莱船长从岛上有关当局获得的唯一消息就是：在一个月以前，这一带海域曾经有不少商船受到一艘打着海盗旗行驶的船只袭击、抢掠、毁灭，并且还听说，这些海盗勾当，大家认为是著名剧盗沙克拉选夫干的。

---

① 希腊神话：缪斯九女神是众神之神的女儿，分掌历史、音乐、喜剧、悲剧、舞蹈、哀歌、抒情诗、天文、雄辩术和英雄史诗之职。

② 李戈迈德是西洛斯地方多洛普的国王。索铁斯曾经把阿喀琉斯打扮成妇女，藏在他家里。

但是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谁也说不上，关于这个剧盗的情况不确实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巡航舰停泊了五、六天之后，离开了西洛斯。五月底，它驶近大岛埃维厄（这地方又名纳格尔蓬）沿岸，于是它对长达四十余里的周围地方进行了仔细观察。

大家知道这个岛是一八二一年战争一开始最先揭竿而起的岛屿之一；当时土耳其人被禁闭在纳格尔蓬堡寨里一段时间，拚命死战，同时还在卡里斯图堡寨筑壕固守。随后，得到了优素甫帕夏军队增援，这一来他们就横行全岛，大肆屠杀，象他们向来那样干起来。一直到有一位希腊首领底亚芒蒂斯于一八二三年九月才把他们制住。这位希腊首领对奥斯曼军队进行了突然袭击，杀掉了大部分，迫使残兵重渡海峡，逃回黛沙里。

可是最后，土耳其人因为人数众多，还是获胜。虽然法布维埃上校和勒牛·德·圣-让·当热利联队长努力了一番，仍旧无用，到了一八二六年，这些土耳其人终于还是成了全岛的主宰。

当西方塔号经过这儿去纳格尔蓬的时候，他们还占着这儿。亨利·达巴莱从船上又看到了当年他曾参加过的那场血战的旧战场。这时候这里已经不打仗了，在新王国成立之后，埃维厄岛（它拥有六万居民）就成了希腊的一个邦。

尽管这儿几乎处在土耳其的大炮下面，执行海上警戒任务非常危险，可是巡航舰航行次数却毫不减少。它又连续摧毁了二十来艘在西格拉德群岛打家劫舍的海盗船。

这次远征花了它六月份的大部分时间。接着，它直下

东南。六月底，它航行到位于埃维厄岛尽头的西格拉德第一大岛——安德罗斯。这是一个爱国志士的岛。当年曾与勃沙拉岛居民同时举行起义、反抗奥斯曼的统治。

达巴莱船长决定从这儿改变航向，准备靠近伯罗奔尼撒海岸，走向西南。七月二日，他知道已经到了泽阿岛——古代这儿叫塞峨岛或高岛，艾里山高峰巍然雄峙。

西方塔号在泽阿岛港口停泊了几天，——这儿是这一带海域较好的港口之一。亨利·达巴莱和他的军官们在这儿遇到了好些战争初期的老战友、勇敢的泽阿老乡。巡航舰在港口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却没有一个海盗想藏在这个港湾里，西方塔号马上又启碇续航，到了七月五日，它已经绕过阿铁克东南嘴子上的科隆岬角。

一个星期之后，船走到爱琴湾口(希腊领土到了这儿展开，直到科林斯地峡)，因为没有风，减低了航速，船这时必须高度警惕。因为海洋上一丝风也没有，西方塔号几乎总是停滞不动，无法靠近任何海岸。不过，在这海匪出没无常的海洋上，万一要有几百条小艇使桨划过来靠上它，它就很难抵挡得住。因此全船人员警戒，准备迎击任何攻袭，这做得对。

果然，人们看到很多小船靠过来了，他们的企图不用说；但是，它们也不敢靠巡航舰上的大炮和火枪太近。

七月十日，起北风了，——这对西方塔号真是个绝好的机会。它驶过打马拉小城之后，很快地绕过纳夫普利翁湾末端的斯基里岬角。

十一日，它到了希德拉岛前面，又过了两天，经过斯派

齐亚。这两个岛的居民都曾为独立战争立过功劳，这里就不用赘述了。开初，希德拉人、斯派齐亚人和他们邻近岛子上的易勃沙里人拥有三百艘以上的商船。他们把这些船都改为战舰，完全投入了反抗奥斯曼舰队的战斗，获得不少胜利。这儿是声誉卓著的贡都里奥铁斯、东巴齐斯、缪乌利斯、奥尔朗多斯等名门大族的发祥之地，他们开始是给祖国拿出了资财，随后又献出了鲜血，踊跃输将。这儿也是令土耳其人闻风丧胆的火攻船只出发之地。因此，这两个岛虽然内部发生叛乱，却从来不曾遭受过侵略者的蹂躏作践。

当亨利·达巴莱访问这两个岛的时候，双方都缩减兵力，开始撤出战斗，它们即将归属新王国，成为科林西亚省和阿戈利斯省的两个府治。

七月二十日巡航舰在西拉岛的欧尔姆波利斯停泊。这是荷马曾经在他的诗中歌颂过的忠实的厄迈①的故乡。此时这儿正是被土耳其人从大陆上驱逐出来的人们避难之所。西拉这地方的天主教主教一直是在法国保护之下，一切财富都是由亨利·达巴莱安排。年轻的船长在本国的任何港口都不曾受到过这样优渥、这样热烈的款待。

如此优渥的款待使他异常欣喜，但是在这无限欣喜之中，他感到一件憾事：这就是他没有早三天赶到这儿。

在他跟这儿的法国领事的一席谈话之中，法国领事告诉他：有一艘挂希腊国旗，名叫卡里斯塔号的三桅船在六十个小时之前刚刚离港。由此可见，卡里斯塔号在乘巡航

① 厄迈(Eumée)，荷马《奥德赛》的人物之一。他是俄底修斯的牧羊人，帮助俄底修斯挫败追求其妻子的人。

舰与海盗们鏖战之际逃离萨索斯岛之后，就向群岛的南方海域驶去。

“不过，也许有人知道它去哪里吧？”亨利·达巴莱激动地问道。

“据我听人说，”领事答道，“如果它不是开到克里特岛的某个港口的话，那么，它大概驶向东南部的那些岛去了。”

“你完全没有跟它的船长打过交道吗？”亨利·达巴莱问。

“完全没有，船长。”

“那么，你不知道那个船长是不是叫做尼古拉·司塔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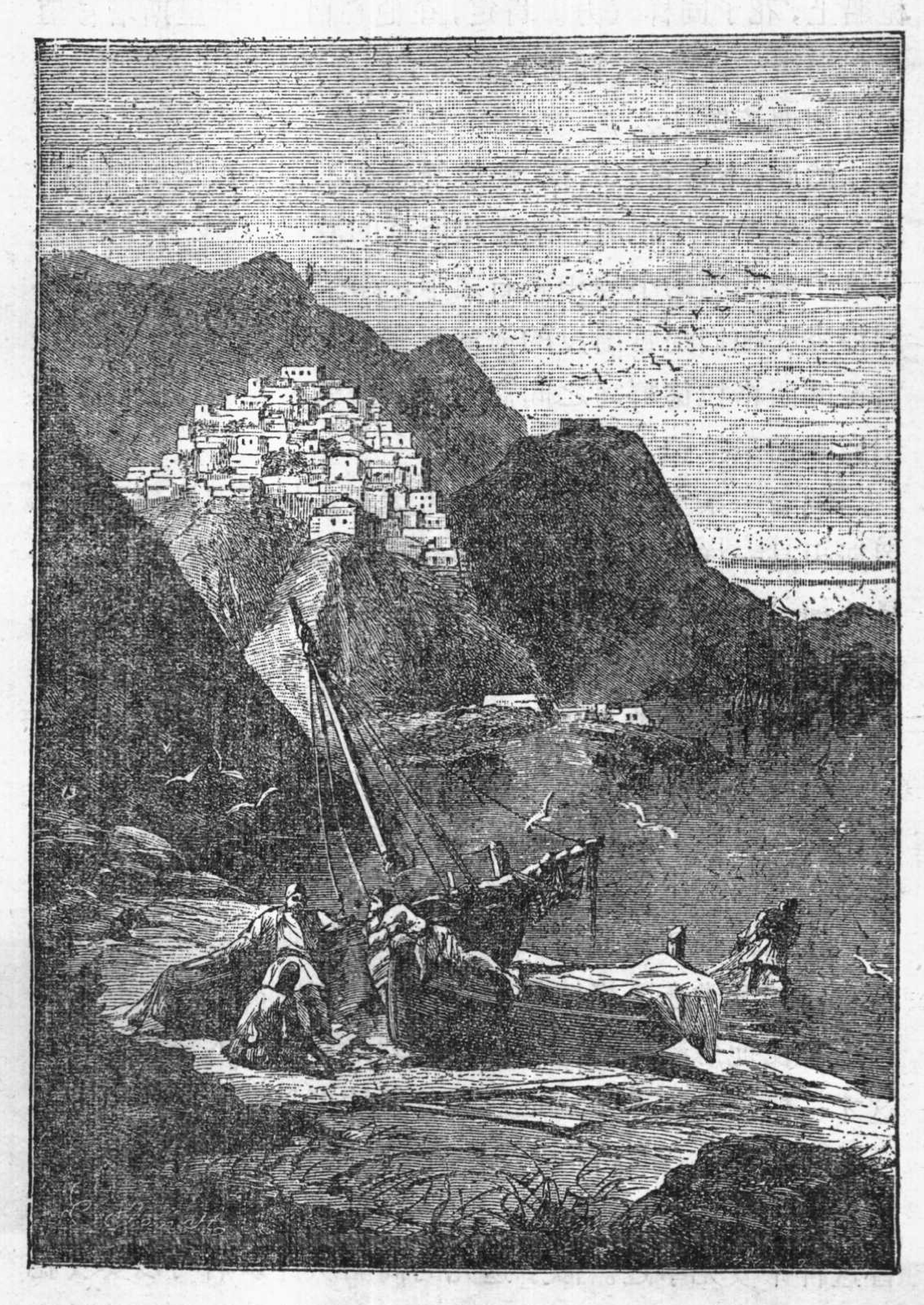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

“这艘三桅船跟群岛这一带为非作歹的海盗船队是一伙，这总不必疑惑了吧？”

“毫无疑问；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领事答道，“这艘船驶向克里特岛就毫不奇怪了。那边有些港口对这些匪帮大门完全是敞开的！”

这个消息并没有象任何直接或间接牵涉到哈琼娜·艾利真多失踪的事情那样，在西方塔号上引起什么真正的激动情绪。它的到达刚好在那艘三桅船离开不久，实在太不巧了。可是，既然那艘船是向南行驶的，也许巡航舰只要也朝这个方向开，总会碰上的吧？这样，亨利·达巴莱因为急于想找到尼古拉·司塔科，舰七月二十一日当晚就乘着一阵微风，离开了西拉。根据气压表指示，风力可能增加。

应该承认，十五天来，达巴莱船长至少在寻觅海盗和三



西拉岛。

桅船上，花了同样气力。肯定，在他心目中，卡里斯塔号值得跟海盗一样对待，而且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必要时，他会看到他该做什么。

然而，不管它怎么找，巡航舰总找不到一点三桅船的踪迹。卡里斯塔号跑遍了纳克梭所有的港口，都没有停泊过；在这个岛周围的小屿和礁石之中，事情也并不顺当。想不到海盗在他们经常出没的海域竟完全绝迹。不过，在这些富饶的西格拉德群岛之间商业极其繁荣，应该特别能够吸引盗贼前来抢掠。

隔着一条宽达七海里的人工运河，与纳克梭分开的巴罗斯也是一样。不管是巴基亚、奴萨、圣特·玛丽、安姑拉还是迭柯，这些海港尼古拉·司塔科一次都没有光临过。这大概，就象西拉岛的领事所说的吧，那条三桅船该是驶向克里特岛沿岸的某个地方去了。

八月九日，西方塔号停泊在米罗港口。这个岛因为火山的爆发以致十分贫瘠，原来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还很富庶，到了现在，土地毒瘴蒸熏不已，人口也逐渐减少了。

在这儿查访也是枉然。不仅是卡里斯塔号连个影子也没有，甚至常在西格拉德海面抢劫商旅的海盗也捞不到。这不禁使他想起是否西方塔号的到来非常引人注目，他们这才一概逃之夭夭了。巡航舰曾经让群岛北部的海盗吃过一些苦头，所以南部的贼人总是避免跟它碰面吧。总之，无论是因为这条理由，还是另外什么理由，这一带海域从来不曾这样平安无事过。似乎这儿的商船从此以后可以安安稳稳地通行无阻了。西方塔号向沿途遇到的、近岸行驶的大

大小小的海船探询；可是不管是从哪个船老板或者船长的答话里，达巴莱船长都找不出什么能对他有所启发。

看看到了八月十四日，离去到斯卡庞陀的九月初，还剩下两个星期了。西方塔号此时已经开出了西格拉德岛，向南进发了七、八十古法里。狭长的克里特岛紧锁着远处海面，人们已经看到岛上山峦的最高峰巅，覆盖着皑皑积雪，高耸出海面之上。

达巴莱船长决定向这个方向行驶。在靠近克里特岛时，船只要折向东去，就可以到达斯卡庞陀。

但是，西方塔号离开米罗岛后仍向东南行驶直到桑托林岛，把那黝黑色的悬岩峭壁的每一个小湾都搜寻遍了。这儿真是个危险海域，时时刻刻，火山岩浆的喷发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暗礁。巡航舰这时以古老的伊达山和克里特岛上七千英尺高的年轻的勃西朗铁山作为岸边的助航标志，乘着一阵畅快的西北西风，打起满帆向前挺进。

第二天，八月十五日，整个群岛中最大的岛上，那隆起的高地在浅蓝色的地平线上显现出它瑰丽的身影，——从斯帕打岬角到斯塔弗罗斯。海岸回旋处有一个凹陷进去的地方，那就是首府康迪。

“船长，你的意思是，”托德罗斯上尉问道，“在这个岛上某个港口停泊吗？”

“克里特岛一直是在土耳其人手里，”亨利·达巴莱答道，“我相信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要做。根据我们在西拉得到的消息，慕斯达法的兵在占领了勒蒂慕之后，已经成了全岛的主人，尽管有斯法克人在跟他们干。”

“斯法克人，这些山里人可真是强悍。”托德罗斯上尉说，“他们从一开仗以来，就博得了一个勇敢善战的名声。”

“对，勇敢……而贪婪，托德罗斯，”亨利·达巴莱答道：“他们掌握克里特岛的命运两个月还不到。慕斯塔法跟他的那些兵，被他们到处袭击，眼看就要给消灭；可是，在主帅命令下，他那些兵把珍珠、宝石、价格昂贵的枪支、反正他们身上一切值钱的东西统统扔下。好了，当斯法克人散了队伍、捡拾这些东西的时候，土耳其人就穿过隘口逃了。要不然他们准得送命！”

“这真太令人伤心了，不过，无论如何，船长，克里特人绝对不是希腊人！”

听到西方塔号的大副——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希腊人讲这些话，你不必奇怪。在他眼里，不仅克里特人（虽然他们的爱国心很强）原来不是希腊人，就是现在建立了新王国后，他们也不该是。克里特跟萨摩一样，还收留在奥斯曼统治之下，至少要到一八三二年，等苏丹把统治全岛的一切权力完全让给穆罕默德-阿里为止。

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达巴莱船长无意跟克里特岛各海港打交道。康迪已经变成了埃及人的一个大军火库，而帕夏过去就是从这里把他那些野蛮的兵士派来希腊的。至于加奈，在奥斯曼当局煽动之下，那边的人肯定对挂着科孚旗帜的西方塔号不会欢迎。此外，不管是在西拉-贝特拉、还是苏达、还是西查摩，亨利·达巴莱都不曾得到任何消息，可以让他在航行终了之际得到巨大的俘获。

“不，”他对托德罗斯上尉说，“我觉得监视北部海岸无

用，但是我们可以绕过岛的西北部，转过斯巴达岬角，在格拉布兹洋面上航行一两天。”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在格拉布兹声名狼藉的水面上，西方塔号也许可以找到机会——巴经不止一个月没有找到这种机会了，——给群岛间的海盗轰上几排炮。

而且，要是三桅船真象人们所以为的开到克里特岛的话，那么它在格拉布兹碇泊也不是不可能。这给达巴莱船长要去这个海港的周围巡逻又添了一层理由。

在这个时期，格拉布兹还是一个匪窝。七个月之前就不止有一个英法舰队和毛洛戈达多麾下的希腊正规军分遣队来扫荡过这个盗贼巢穴。但是，这儿情况特殊，克里特岛当局拒绝交出英国舰队司令索取的十二名海盗。因此，舰队司令不得不向岸上炮台开火，烧毁好些船只，并强行登陆，勒令交出。

既然这儿有这么好的帮手，当然，一等到联军舰队开走，海盗就非常欢喜到格拉布兹来栖身。所以亨利·达巴莱决定取道沿着克里特岛南岸去斯卡庞陀，这样就要从格拉布兹前面经过。他发出了号令，托德罗斯上尉立即叫人执行。

天气真好。而且，这样和煦宜人的气候。十二月是初冬，一月份就算是冬末了。克里特这个幸福的岛，真不愧是米诺斯王和聪明的戴达尔① 的故乡啊！当年伊波克拉特②

① 希腊神话：米诺斯(Minos)是古代克里特国王，他命令聪明的建筑师戴达尔(Dédale)为他建造迷宫。后来他盛怒之下，把建筑师本人也囚禁在里面，戴达尔凭其智慧才逃出来。

② 伊波克拉特(约公元前 460—375)古代雅典的著名医生。

在希腊行医时不是曾经打发他那些富裕的希腊主顾到这儿来过吗？

西方塔号尽量驶近，贴着风绕过突出在加奈湾和基沙摩湾之间的斯巴达岬角。船是黄昏时分经过岬角的。夜里——这是一个东方的透明的夜，——巡航舰绕着岛的尽头航行。舰前面风头一转就足够使它朝南了。到了早晨，挂着小帆片，已经渐渐走到格拉布兹入口处了。

这六天中间，达巴莱船长不断地观察这个岛的西部海岸，从格拉布兹到基沙摩之间港口里开出来的无数大小帆船。西方塔号盘问了其中几艘，但从他们的答话中也找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他向他们提出可能在格拉布兹藏有海盗，他们都一律讳莫如深。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怕受牵连。亨利·达巴莱连三桅船卡里斯塔号这时在不在港口里也弄不明白。

巡航舰于是把观测视野放大开去。它逐个访问了格拉布兹和克里奥岬角之间的海域。接着，二十二日，吹起了好风，白天风力增强，夜里又减弱下去。船绕过岬角，开始尽可能地接近利比亚一侧海岸航行。这儿比起对面的克里特海面来既少颠簸，又不大曲折，岬角和山嘴也不过于猬集。阿斯勃洛乌娜山脉展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东面是诗情画意的伊达山巍然高耸，群岛的阳光映照着它终年积雪的峰巅。

巡航舰好多次都不曾在这海岸上任何一个小港中途停泊；只是在卢美利、阿诺波里、斯法基亚外面半海里的地方驻留了一下；但是，船上的了望哨在这个岛的海面上没有发

现一艘海盗船。

八月二十七日，西方塔号在沿梅萨拉大海湾周围驶过之后，越过了克里特岛最南边的马他拉山嘴，这里的宽度大约不超过十到十一里。这次远征看不出对于巡航有什么结果。实在，在这个纬度上穿越利比亚海的船几乎没有。他们通常或者是偏北一点，穿过群岛，要不然就偏南，接近埃及海岸。除了碇泊在山岩旁边的几条小渔船之外，就看不到什么船了。这些狭长形小船，有时满载着相当珍贵的荔枝螺——这种海螺在这一带所有岛屿中大量出产。

然而，如果说巡航舰在直到马他拉山嘴（这儿有无数小岛可以隐藏大批小船）的这一部分海岸什么也没有遇到的话，那么，在南部海岸的下一部分能碰上好运气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亨利·达巴莱将按照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改订的计划，决定直接取道去斯卡庞陀，而不在那封神秘的信上所规定的时间之前提早到达那里。

六点钟，船长、大副、还有几个军官，都聚集在尾楼上，观测马他拉山嘴。就在这当儿，在第三道小帆的舵轮上了望的一个桅楼水手突然叫起来：

“右舷前方有船！”

所有的望远镜一齐对准这个方向，朝巡航舰前方几海里的地方望过去。

“对，”达巴莱船长说，“是一艘紧紧靠近陆地行驶的船……”

“既然它离陆地这么近，应该好认”。

“它挂了旗帜没有？”

“没有挂，船长，”一个军官答道。

“问问哨兵是不是能认得出这艘船的国籍！”

命令执行了。过了一会儿，答复来了，这条船不管是桅斜杆上，还是桅具顶头，什么旗帜都没有挂。

不过，这时天还相当亮，国籍不明，至少还可以估计出它的功率怎样。

这是一艘双桅横帆船，主桅明显地朝后倾斜，船身很长，形状非常精致，桅具也很长，跨接面很宽，根据在这个距离内所能作的估计，它的容积吨位约七、八吨，在任何风向下航速都很大。可是它有没有武装呢？甲板上有无炮位？它的舷墙上有没有盖上盖板的门窗呢？船上最精良的望远镜都无法识明这些。

此时巡航舰和这艘双桅横帆船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四英里。再加上，太阳刚刚在阿斯勃洛乌娜高地后面消失，夜色渐渐降临，在接近地面处，暗影已经愈加深沉了。

“真是条怪船！”托德罗斯上尉说。

“它似乎是想从勃拉他纳岛和海岸中间穿过去！”有一个军官又说。

“对！这条船象是失悔被人看见了似的，现在它只想回避！”

亨利·达巴莱并不答话；可是，显然他同意他手下这位军官的话。这时候，似乎那条双桅船已经不太招人猜疑了。

“托德罗斯上尉，”他终于开了口“要紧的是在夜里还能盯住这艘船，不要让它跑掉。我们要紧跟住它一直到天亮。但是，不能让它看到我们，快叫人把船上灯火都熄掉。”



“右舷前方有船！”

大副于是发了命令，继续监视双桅横帆船。那条船在高地掩映下清晰可见。入夜，船完全不见了，也没有一点火光能够确定它的位置。

第二天，天蒙蒙亮，亨利·达巴莱就呆在西方塔号船头上了，等待浓雾从海面上消散。

七点钟，雾消尽了，于是所有的望远镜都朝着东边。

双桅横帆船一直沿着陆地，在阿里卡玻热他岬角附近，大约在巡航舰前面六英里处行驶。显然它夜里航速超过了巡航舰，可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使用的昨晚的那些帆具，前桅帆、大小二层方帆、小三层帆，什么也没有添加，大帆和小船帆篷都捆在帆索上没有动用。

“想逃走的船只航行速度决不象这样，”大副说。

“管它是不是想逃走！”船长答道。“设法靠近它看看！托德罗斯上尉，传令猛追这艘双桅船。”

水手长打了个口哨，高大的帆篷立刻扯了上去，这一来巡航舰的速度大大地增加了。

可是，双桅横帆船大概决心想保持原来的距离，所以它把小帆篷和大三层帆都扯了上去，——但也没有拉上更多的帆具。要是说它不愿让西方塔号靠近它，这也很可能，可它也不愿让巡航舰落在后头太远。而且，它总是尽可能地贴岸行驶。

大约近上午十点钟，也许由于巡航舰很得风势，也许由于那只陌生船只愿意让它上前一点，居然给巡航舰赶上了四海里。

现在可以好好地对它观察一番了。这艘船装备了二十

多门短炮，似乎还有一个中舱，虽然吃水很浅。

“旗帜升起来，”亨利·达巴莱说。

旗帜立即在小船篷的桅斜杆上升起来了，还开了一炮。这意思是巡航舰要求知道眼前这只船的国籍。可是，这信号却毫无回音。双桅船方向和速度不变，并且升高四分之一度，准备越过盖拉东海湾。

“好放肆，这些家伙！”水手们齐声说。

“不过可能是为了谨慎小心！”前桅甲板的一个老水手说，“带着它那个前倾的大桅，它好象歪戴着帽子，故意不给人打招呼似的！”

巡航舰上舷门的第二炮又响了——还是没有用。双桅船也不停机，继续平静地在航线上照常行驶，对于巡航舰的命令毫不在意。

这真是两艘船之间的一场速度竞赛。西方塔号上所有的帆片都扯上去了，补助帆、第三层帆、顶帆、连斜杠帆都用上了。双桅船那一方也张起了很多风帆，沉着地保持着它跟大船之间的距离。

“它肚子里有个什么鬼机关，这么快！”一个老甲板水手叫道。

巡航舰上的人开始心急火燎起来，不只是船员、水手，甚至军官也是这样，尤其是托德罗斯，比大伙儿更急躁。我的天哪！要是能逮住这条双桅船，管它是哪个国籍的呢，他情愿不要他那份俘虏采头也甘心。

西方塔号船头上装备着长射程大炮，能够把一枚三十磅的炮弹打出近两海里远。

达巴莱船长，——至少在表面上镇定如常，——下令开炮。

炮打出去了。只见那颗炮弹，在水面上的溜溜地飞过，却落在离双桅船大约二十英寻的地方。

那船没有别的反应，只是调整了一下高层的补助帆，这一下就又把跟巡航舰的距离拉大了。

西方塔号所有的帆片都扯上去，又向对方连开了几炮，是不是不赶这条船，就此算了呢？这对于象西方塔号这样一条快舰来说，可真是一个耻辱！

这时候夜幕降临了。巡航舰此刻已经到了贝里斯黛拉岬角。海风大作，显然必须把补助帆收下来，少张一点帆篷过夜比较合适。

船长的想法是，等到白天再来，大约会看不到这条船了，甚至连它那桅顶也给东边的地平线或是海岸遮掩住了吧。

他错了。

太阳升起的时候，双桅船还在那儿，还是那个速度，还保持着那个距离，简直就象它是根据巡航舰在定速度似的。

“它拿我们当它的拖船了，”前甲板的人都说，“你瞧这多象！”

一点都不错。

这时，双桅船已经越过了古服尼齐岛和陆地之间的同名运河，正围绕着卡佳利迪角行驶，准备上溯克里特岛东部。

它是企图躲进某个港口，或者藏匿到滨海地带某个狭

窄的运河中去吧。

它可不是这样。

早晨七点钟，双桅船大模大样地转向东北，进入大海。

"它是驶向斯卡庞陀吗？"达巴莱船长不无惊讶地在想。

于是，冒着愈来愈大的海风，冒着风会刮倒它一部分帆篷的危险，它继续无尽无止地追下去。它的任务和船的荣誉都不容它放手不干。

这里，在群岛的这一部分，整个大海极其开阔。在克里特岛的高地毫无遮掩的宽阔洋面，西方塔号似乎比双桅船占了上风。下午一点钟光景，两船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到三海里了。西方塔号又打出几发炮弹；但是都没有命中，双桅船照旧航行，毫无影响。

斯卡庞陀山的峰顶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矗立在萨索斯小岛后面。这小岛悬于大岛顶端，就象西西里岛悬挂在意大利的顶端一样。

达巴莱船长、他的军官和船上的水手，现在终于可以希望能跟这条神秘的船认识一下了。这船相当放肆、无礼，任凭你打信号、开炮，它一律都不回答。

可是大约下午五点钟光景，海风减弱下来，双桅船又占了先。

"啊！该死！……有鬼在帮它的忙！……又给它溜啦！"托德罗斯上尉连声叫喊。

于是，这时候，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所能想得出给他的船增加速度的办法，比如把帆片浸潮使纤维紧缩，把吊床吊起，借它的摇晃来引起有利于前进的摇簸，这种种方法都使

上了，——倒也不是毫无成效。近傍晚七点钟光景，太阳刚刚下山，这时两船之间相距还有两海里多远。

在这个纬度上夜来得很快。黄昏时分只是极其短促的一会儿。要在夜幕降临之前赶上双桅船，还必须增加速度。

就在这时候，双桅船正走到萨索斯、布罗屿和萨索斯岛之间。接着，在萨索斯岛转弯的地方，在这个岛和斯卡庞陀之间那窄狭水道的深处，忽然不见了。

在它走过半小时之后，西方塔号这才来到这同一个地方，总是逼近陆地，贴风前进。天色还相当亮，人们可以在几英里半径圆圈内辨认得出一只这样大小的船。

双桅横帆船蓦地消失了。



这时两船之间相距还有两海里多远。

十二

斯卡庞陀的一次拍卖

如果说克里特岛，象寓言上所说的，是往昔神仙之乡，那么古代的卡巴妥斯，现在叫斯卡庞陀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死对头，巨人们聚居之所。今天的海盗真称得上是这些神话里的坏蛋的子孙。神话里的坏蛋胆敢攻打奥林披山[①]，而他们这些子孙则专以袭击凡人为业。这个时候，似乎形形色色的匪帮都以这个岛作为他们的总部，——巨人提坦和地神的孙子、雅贝的四个儿子[②]就是生在这儿。

实在，斯卡庞陀非常情愿给海盗这个营生提供方便。这岛几乎是孤零零地、位于地中海东南角，距离洛德岛四十多英里。人们老远就能看到它的峰巅。它周长二十古法里，海岸线弯弯曲曲，作新月状，形成无数皱折，四面全是礁石险阻，足资守御。要是说它在这一带颇有名望，这是因为它在古代曾被人视为畏途，而对现代人也是同样恐怖的缘故。除了那些在喀尔巴阡海上饱经风霜的老手，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谁要去这里漫游，都还是非常危险的事。

① 希腊神话：奥林披山是众神之所。

② 希腊神话：雅贝的四个儿子是为人间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托天之神阿特拉斯、厄庇墨透斯、墨诺提俄斯。

可是这个岛却并不乏优良锚泊之处，堪称斯帕拉德群岛这串长项链上最后的一颗明珠。从西德罗角和贝尔尼札角一直到它北岸的玻那德莱亚和安德摩，船长到处都可以找到藏身之地。阿加他、特利斯他奴、格拉多、马罗·那多这四个港口，过去在洛德还没有后来居上、取而代之以前，都是地中海东岸各地的近海船只经常来往．商务繁盛的地方。现在，难得有几条船再在这里停泊了。

斯卡庞陀是一个希腊岛屿，或者，至少可以说居民以希腊人为最多。但是它却属于奥斯曼帝国治理。在希腊王国正式成立之后，它仍然归一个土耳其法官管辖。这官员住在位于阿卡沙新城区的一座城堡式府邸里面。

这个时期，在这城内可以遇到大批土耳其人，因为当地人没有参加过独立战争，这里的居民对他们并无恶感。自从这儿成为罪恶的投机买卖中心以来，斯卡庞陀就以同样的殷勤好客态度接待奥斯曼的船舰和到这儿来交割俘虏人口的海盗船只。就在这儿，小亚细亚和北非海岸的那些掮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围绕着这个重要市场，大做其人口买卖。也就在这儿进行拍卖，按照市场早晚供求情况，确定价格。

必须说明，土耳其法官对这项生意并非毫无瓜葛。他亲自主持拍卖，所以掮客们如果在生意上不拿出百分之几的钱来孝敬他，就算是没有克尽厥职了。

至于把这些不幸的人运载到士麦那或是北非洲的市场上去，都是用船装运，就在位于本岛西岸的阿卡沙港交货。要是人数不够，就专门派一个特差到对岸去，那些海盗们对

这份肮脏交易毫不嫌恶。

就在这时，在斯卡庞陀东边，那个几乎很难找到的小海湾深处，停泊着大大小小不下二十来条船，上面载着一千二、三百人。这些贼船只等着他们的大头头到来，准备搞一桩新的罪恶勾当。

九月二日晚间，西方塔号停泊到阿卡沙港口，离码头堤坝约一链光景，水深十呺。亨利·达巴莱上岛之后，万没有想到他这次无意的巡航竟已经把他带到了奴隶买卖的主要库房。

“你想在阿卡沙停泊一段时间吗，船长？”大船泊岸停当之后，托德罗斯上尉问道。

“还说不定，”亨利·达巴莱答道。“有好多情况会要我迅速离港，另外一些情况又会让我留下！”

“人都上岸吗？”

“对，不过要分批上去。得有一半人留在西方塔号上待命。”

“晓得了，船长。”托德罗斯上尉答道。“我们在的这个地方与其说是希腊的，还不如说是属于土耳其。必须谨慎，以防不测。”

我们还记得亨利·达巴莱对大副和军官根本没有讲起过他为什么要来斯卡庞陀，也没有讲起怎样收到一封无法说明来源的匿名信而约定九月初到这个岛上来的。另外，他还想在这里打听到一些新消息，好知道他那个神秘的通信人究竟要巡航舰在喀尔巴阡海这一带干什么。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艘双桅船正当西方塔号以为就

要赶上它的时候，却在萨索斯运河口上突然失踪了。

因此，在到阿卡沙碇泊以前，亨利·达巴莱压根儿没有想到应该中途罢手，放弃追捕。等到舰尽着吃水深浅靠岸之后，他决定要把海岸的曲折起伏之处观测个明明白白。但是，这里暗礁密布，峭壁巉崾，一只象双桅船这样的船是极易于隐藏的。在这片岩礁后面——如果西方塔号一接近就难免沉没之险，——一个熟悉这一带河汊的船长总有办法甩掉追赶他的人。要是双桅船已经逃入了某一小海湾，就很难找到，其他贼船也一个都找不着。小岛把它们掩藏在不知什么地方了。

巡航舰到处找寻了两天，毫无结果。双桅船大约突然沉没在萨索斯港外了，什么也看不到了。不管他心里多么恼火，达巴莱船长也不得不死了这条心，不再寻觅。于是他决定还是到阿卡沙港停泊，只有等待吧。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之间，这个岛上大部分人一下子都拥到这个阿卡沙小城来了，更不必说那些从欧洲、亚洲到来的外国人，免不了大家要竞争一番。这一天正是大集开市的日子。一批最近被土耳其人虏掠得来的不幸者，各种年龄、各种条件的都有，就要在市集上拍卖。

在阿卡沙有一个专门商场，用于作这类买卖，称作"集市"，就象北非某些城市里的那种市集一样。这个集市里此时有一百多虏掠来的人口，男的、女的、孩子都有。这是最近几次在伯罗奔尼撒抢掠得来的剩余部分。这群人都被胡乱塞在一个院子里，烈日照射，无遮无蔽，一个个衣衫褴褛，神色沮丧，面目枯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所受的苦楚

了。吃的猪狗食，还吃不饱，洗的污脏水，还洗不上，这些不幸的人，一家一户地聚攒在一起，直等到买主来了，凭着他一时高兴，就叫你妻离子散，各自东西。这景象任谁看了都会感到深深怜悯，可是这儿的看守，什么痛苦也不能打动他们的心。在阿尔及、突尼斯、的黎波里的十六艘苦役船上，很快死亡了一批，因此要不断地拿他们去补充。这些人已经受够苦了，那么，在那儿等着他们的又该是怎样酷烈的苦难呢？

然而，一切重获自由的希望并没有在这些被虏掠的人心中完全抹掉。要是买主们在买他们的时候赚了一大笔钱的话，那么在让他赎得自由时更可以赚到不少的钱，——赎身要用很高的代价，特别是对那些在原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一大批人就是这样脱离奴隶身分的。有的原来是国家在他们动身之前把他们卖掉的，现在经过公众的搭救得以赎身，也有的是因为宗教慈善机关在欧洲为此广为募捐，然后跑到北非海岸一些主要集散地把他们解放出来。常常也会有少数人，出于慈悲心肠，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用于做这方面的好事。就在最近，还有一大笔来源不明的款项投进来赎买这些俘掠人口，指名要赎原籍希腊的人：六年来的战争使这里的人多沦落到非洲和小亚细亚一带的投机商客手中了。

阿卡沙的集市采用公开拍卖方式进行买卖。不管是外地人或本地人，大家都可以参加。不过，这一天，税吏只为北非海岸的苦役船开盘，就只有一批俘掠人口要卖。这些人要是落在某些掮客手里，就要被运到阿尔及、的黎波里或

突尼斯去。

这儿有两类被俘掠人口。一部分是来自伯罗奔尼撒，——人数比较多。其余的都是最近从一艘希腊船上掳来的，这艘船原来是从突尼斯开来斯卡庞陀，打算再从这儿回原籍的。

这些受尽了万般苦楚的可怜人，就要在最近一次拍卖中决定他们的命运。按这儿的规矩，人们可以哄抬比价，一直到钟敲五点，阿卡沙炮台报告港口关闭的炮声一响，这个市场的最后一个叫价也就戛然而止。

因此，九月三日这一天，掮客们云集市场，万头钻动，一片熙熙攘攘。许多客商来自士麦那和小亚细亚相邻诸地，他们都自称是为了北非诸国来做这项买卖的。

这种熙熙攘攘、争先恐后的情况真是太好解释了。最近的一些事件使人预感到独立战争即将结束。易卜拉欣已经在伯罗奔尼撒岛被击退了，而迈宗元帅率领两千法国远征军刚刚在摩里亚登陆。俘掠人口的输出将来势必减少，因此价钱也必然会提高。当地的土耳其法官对此非常满意。

早晨，客商们先看了集市，这样他们懂得了对于俘虏数目和质量必须坚持多少价格。这一批奴隶卖价一定很高。

“穆罕默德在上！”一个从士麦那来的代理商在同伙中高谈阔论，翻来复去地说：“做这种生意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你们还记得那时候船一来都装着成千成万的俘虏，不象现在只是百把个！”

“对！……希奥岛几次屠杀之后正是这样！”另一个客商

答道。“一下子来过四万多奴隶！趸船都装不下！”

“可不是，”另一个客商也插上来说，看上去象是个做这行生意的老手似的。“不过，那时候俘虏太多，卖主也太多。卖主一多，价钱也就太低了！最好是少运上一些，而利润高一点，因为不管它用费多大，预收款总是一样！”

“对啊！……尤其是在北非洲海岸！……要拿出百分之十二送给帕夏、土耳其法官或是总督呢！”

“另外百分之一作为维修码头和供应炮组的费用，还不算在内！”

“还有百分之一要从咱们口袋里掏出来塞到回教传道师口袋里去。”

“实在，这简直要叫船主和客商倾家荡产！”

这些客商互相谈着这些话，一点也不觉得他们这行生意可耻似的，总是对利润在抱怨！要不是远处不断响起了钟声、报告商场开市的话，他们肯定还要继续大发一顿牢骚。

不用说当然是由土耳其法官主持买卖。别说他的个人利益，就是作为土耳其政府代表的职责也非他出面不可。他高踞台上，头顶上张着一个插着红新月旗的帐篷，他带着那份纯粹奥斯曼式的懒洋洋的神气，半坐半卧在一叠厚厚实实的大椅垫上。

在他跟前，市场叫卖人正在准备执行任务。不过，不要以为这个叫卖人会声嘶力竭，大肆吆喝。不！在这种生意中，要留有时间给客商们哄抬高价。如果说为了抢当得标人会有些激烈争执，这似乎也要等到交易的最后一刻钟。

开盘是一个士麦那客商，他叫出一千土耳其镑。

“一千土耳其镑！”拍卖人重复着。

接着，他闭起双目，仿佛想偷个空儿先养养神，等人抬价。

第一个钟头当中，叫价只是从一千上升到两千土耳其镑，约合四万七千法郎。那些客商们彼此瞅瞅，观察一番，然后谈些别的事儿。他们的“合围”是预先定好了的，非到闭馆鸣炮前那最后几分钟，他们不会提出他们自己的最高数字来。

可是这时候却来了一个新的竞争者，这一下才改变了这项安排，给拍卖价格突然一个猛涨。

四点钟光景，有两个人在阿卡沙商场露面了。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大概是从岛的东部。这从轻便双轮车的方向可以判断出来，它把他们一直送到市集门口。

这两个人的出现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惊讶和不安。显然，客商们事先没有料到这么一个应该好好掂掂分量的人会出现在这儿。

“真主在上！”他们中间的一个不禁失声叫喊了一声，“这是尼古拉·司塔科嘛！”

“还有他的心腹斯柯贝罗！”另外一个人答道。“还以为他们都见鬼去了呢！”

这两个人在阿卡沙商场上绰绰有名。他们不止一次，为非洲客商买过大批奴隶，做过大笔生意。他们有的是钱，虽然别人不太明白他们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但总归跟这些生意有关。而土耳其法官呢，他一看到这两个竞买强手

光临，觉得万分庆幸。

对于斯柯贝罗这个老行家来说，只要一眼就可以估出这批俘虏人口的价钱。所以，他只跟尼古拉·司塔科咬了一下耳朵，司塔科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任你卡里斯塔号大副眼光多么锐利，他也没有看出尼古拉·司塔科的到来在一个女俘虏身上所引起的恐惧神情。

这是一个高个儿的老妇女。她原来坐在市集的一个角落上，这时她霍地站了起来，仿佛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推动了她似的。她走了两三步，好象嘴里有什么话快要大声叫出来……她用足气力克制住自己。接着，她缓缓地往后退去，从头到脚都裹在一袭残破不堪的斗篷里，走到一群男女俘虏后面，藏起了身子。显然这样还不能把自己的脸全部遮住；她想避开尼古拉·司塔科的眼光。

这时候，客商们没有跟他讲话，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卡里斯塔号船长。可是这人似乎根本就不曾注意到他们。他这回来是为了夺标买这批俘虏吗？他们知道尼古拉·司塔科跟这些蛮族国家的帕夏和高级军官都有关系，似乎都有点怕他。

冷场的时间并不太长。这时，拍卖人又站起身来，大声喊出刚才这一次的叫价：

“现在是两千镑！”

“两千五！”斯柯贝罗说，在这种场合总是他代表船长发言。

“两千五百镑！”拍卖人宣布。

人从中好几处叽叽喳喳地又谈起话来，彼此似乎有所怀疑地互相窥探着。

一刻钟过去了。在斯柯贝罗之后还没有任何别人叫价。尼古拉·司塔科，冷漠而高傲地围着市集转来转去。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这场拍卖大概不会有多大竞争，最后标准是他得。

可是，有个土麦那客商跟他的两三个伙计们商量了一下，这才叫出两千七百镑的新标价来。

“两千七百镑”，拍卖人重说了一遍。

“三千！”

这一回尼古拉·司塔科开了口。

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他本人突然插手这场夺标战呢？他那平素冷冷的声音现在却带着强烈的激动情绪（连斯柯贝罗都不禁惊了一下），哪儿来的呢？原因大家就会明白。

有一阵子，尼古拉·司塔科越过集市栏杆，在俘虏中间转来转去。那老妇人见他走近，把身子更加紧紧地裹藏在她斗篷里了，他没有看到她。

可是，突然，他的注意力被单另站在一道的两个俘虏吸引住了。他停下身来，仿佛双脚给钉在土地上了。

那儿，依傍着一个高身量的汉子，地上躺着一个十分疲惫的少女。

一看到尼古拉·司塔科，汉子霍地站起身来，少女立即睁开了眼睛。不过，她一看到卡里斯塔号船长，马上向后退缩。

“哈琼娜！”尼古拉．司塔科大叫起来。

果然是哈琼娜·艾利真多。艾克查黎斯赶忙一把抱住她，仿佛是想护住她似的。

“她！”尼古拉·司塔科又重复了一句。

哈琼娜挣脱了艾克查黎斯的怀抱，定睛直望着他父亲的这位老主顾。

尼古拉·司塔科这时候也不去仔细研究银行老板艾利真多的继承人怎么会给扔到阿卡沙市集上来的，只是激动地大声吼叫出三千镑这个新价。

“三千镑！”拍卖人又喊了一声。

这时已经四点半钟略略过了一点。还有二十五分钟，炮一响，就要宣布标卖归于最后一个出价人。

那些客商彼此商量了一番之后，已经准备离开，决定不再往上抬价了。既然无人跟卡里斯塔号船长竞争，似乎肯定无疑地是他得标了，可这个当儿上，士麦那的代理商想在战斗中最后再硬顶一次。

“三千五百镑！”他叫道。

“四千！”尼古拉·司塔科立即应过去。

斯柯贝罗因为没有看到哈琼娜，所以不明白船长的这种毫无节制的冲动情绪是怎么一回事。在他看来，出四千镑，标价早已超过，而且超过得很多了。因此他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激发尼古拉·司塔科，去做这笔蚀本生意的。

艾克查黎斯早已明白了。所以他把少女紧紧搂在怀里。除非把他杀掉，你才能把她从他手里夺过来！

这时，在这深沉的寂静中，响起一个清亮颤动的嗓音，



“三千镑！”拍卖人又喊了一声。

三个字一下子冲到拍卖人的耳朵里：

“五千镑！”

尼古拉·司塔科转过身来。

一群水手刚刚走进市集大门，在他们前面是一个军官。

“亨利·达巴莱！”尼古拉·司塔科叫喊起来。“达巴莱……在这儿……斯卡庞陀！”

西方塔号船长走到这个集市上来也是偶然的事。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天，——他到达斯卡庞陀之后二十四小时——会在这个岛的首府标卖奴隶。另外，既然他一直没有看到双桅船的泊位，这时突然看到了尼古拉·司塔科也在阿卡沙，所以也象对方看到他一样，感到相当惊奇。

尼古拉·司塔科那一方面呢，虽然知道巡航舰泊在阿卡沙，但却不晓得指挥巡航舰的就是亨利·达巴莱。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仇人见面时的这阵愤怒情绪。

而且，如果说亨利·达巴莱要插手这次不期而遇的拍卖，这是因为在这个集市的俘虏人口中，他一眼瞥见了哈琼娜和艾克查黎斯的缘故。——哈琼娜快落到尼古拉·司塔科手里啦！但是哈琼娜早已听见他讲话了，也看到他了，要不是怕看守阻挡她，她早就扑到他跟前去了。

亨利·达巴莱让少女定了心，安静下来。不管他多么气愤，只要他看到面前站着这个可恶的对手，他马上就克制住自己。对！即使要他付出全部财产，他也情愿，只要他能从尼古拉·司塔科手里搭救出挤塞在阿卡沙商场的这些囚徒，还有她。这个她，他找了多久，他以为永远看不到了的她啊！

无论如何，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如果说尼古拉·司塔科不明白哈琼娜·艾利真多怎么会落在俘虏人口中间，但在他眼中她仍是不折不扣的科孚岛银行老板的继承人，这确是实实在在的。她的千百万家私不会随她而消失。对于买她当奴隶的人，钱总是在那儿，跑不了。因此，抬价出标决不冒险，更何况他现在是跟他的情敌做对。所以尼古拉·司塔科决意使劲干下去！

“六千镑！”他叫道。

“七千！”西方塔号船长回答，连向尼古拉·司塔科望都不望一眼。

土耳其法官对这件事这样进行下去非常高兴。在这两个竞争者面前，他一点不想掩饰自己的满意心情——这种心情不禁在他那奥斯曼式的严肃外表下流露出来。

不过，要是说这个贪婪的法官已经在盘算他该抽取多少佣金的话，那么，斯柯贝罗，却早已按捺不住了。他认出了亨利·达巴莱，接着又看到了哈琼娜·艾利真多。如果尼古拉·司塔科因仇恨而固执下去，这桩在一定程度上说本来很好的生意可能会变得很糟，尤其是少女，就象她本人失去了自由那样，已经失去了她的财产，——这可完全是可能的事啊！

因此，他把尼古拉·司塔科悄悄拉到一边，想谦恭地给他进几句忠言。可是他的船长这份态度倒使他不再敢大胆提什么新的意见了。卡里斯塔号船长现在是自己用那种凌辱对方的粗里粗气的嗓子，向拍卖人叫价。

众客商感到这场争持激烈起来，一个个都呆在那儿想

看看以后的结局究竟怎样，这群好奇者在这种一叫好几千镑的斗争中，只有拚命大叫大嚷来对此表示关切。要是说大部分人都认识双桅船的船长的话，他们中间却一个人都不认识西方塔号船长。人们甚至不知道这艘挂着科孚旗帜在斯卡庞陀海域航行的巡航舰是来干什么的。不过，自从开战以来，各国好多船只都曾用来载运俘虏，所以大家都认为西方塔号也是做这行生意的；因此，这些俘虏究竟是被亨利·达巴莱买下来，还是被尼古拉·司塔科买下，在他们看来，反正都是一笔奴隶交易。

无论如何，还有五分钟，这个问题就要完全解决了。

一听到拍卖人重新叫出这个新标价，尼古拉·司塔科立即回答：

“八千镑！”

“九千！”亨利·达巴莱说。

一阵新的沉寂。西方塔号船长，神态非常镇定，用眼睛瞟瞟尼古拉·司塔科。这人此时正气嘟嘟地走来走去，连斯柯贝罗也不敢靠近他身边。现在没有任何考虑能控制得住夺标者的狂热了。

“一万镑！”尼古拉·司塔科大声叫嚷。

“一万一！”亨利·达巴莱答道。

“一万二！”尼古拉·司塔科毫不耽搁地马上应过去。

达巴莱船长没有立即回答。并不是他犹豫不决，而是他看到斯柯贝罗这时快步走到尼古拉·司塔科身边去制止他的疯狂行动，——这样，一时让卡里斯塔号船长分了神。

同时，俘虏中间的那个老妇人，一直执拗地掩藏自己，

忽然站了起来，仿佛她想把自己的面容让尼古拉·司塔科看到。

就在这时候，在阿卡沙寨堡顶上，一阵火光从白烟缭绕中迅速升起；可是，在爆炸声传到市集之前，一个响亮的叫标的声音已经发出来了：

“一万三千镑！”

这一叫之后才听到炮声，接着是众人一阵经久不息的欢呼。

尼古拉·司塔科猛力一下把斯柯贝罗推倒在地上。现在，已经太迟了。尼古拉·司塔科没有资格再抬价了！哈琼娜·艾利真多已经从他手心里逃脱了，大概是永远逃脱了。

“来！”他低沉地对斯柯贝罗说了一句。而人们仿佛听到他在牙缝里叽咕着：

“这样就更可靠，也少花钱！”

两人上了他们的双轮车，在朝岛上腹地的那条大路拐角上消失了。

哈琼娜·艾利真多已经被艾克查黎斯带领着，越过了市集的栅门。她扑到亨利·达巴莱的怀抱中间，亨利·达巴莱抱着她，让她贴在自己心上，对她说：

“哈琼娜！……哈琼娜！……即使要我的全部财产，我也会为了赎你而牺牲……”

“就跟我一样，我牺牲了我的全部财产以赎回我姓氏的荣誉！”少女答道。“是的，亨利！……哈琼娜·艾利真多是穷了，现在，但是现在，她配得上你！”



“来！”司塔科低沉地对斯柯贝罗说了一句。

十三

到"西方塔号"上去！

第二天，九月三日，早晨十点钟左右，西方塔号启航了，它张起小帆篷抢风前进，驶出斯卡庞陀港水道。

亨利·达巴莱赎下的这一批俘虏人口，有的被安顿在中舱，有的在炮位上，虽然通过群岛只要花几天时间，军官和水手们都希望把这些可怜的人尽量安置妥善。

自从前天以来，达巴莱船长就准备重返海上。为了交付一万三千镑，他交了保，使土耳其法官大为高兴。俘虏人口上船进行得挺顺利，三天前，这些颠沛流离的不幸者本来已经注定要受野蛮非人的苦役刑罚的，而现在，他们就要在希腊北部的某个港口登岸了，这一下他们就不再为本身的自由担心受怕了。

这次能获得解放，全赖这个把他们从尼古拉·司塔科手掌心里搭救出来的人！所以，一登上巡航舰甲板，他们的感激之忱就从一件动人的事情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他们中间有一个"神父"，这人是莱翁达黎的一个老传教士。他随着难友们朝尾楼走去，这时，哈琼娜·艾利真多和亨利·达巴莱跟几个军官都在。老者带头，上去了，大伙儿就双膝跪下。这人朝船长张开了手臂：

“亨利·达巴莱，”他说，“请接受你给他们以自由的人们的祝福吧！”

“朋友们，我不过是尽自己的职责罢了！”西方塔号船长答道，他深深地被感动了。

“是的！……请受大伙儿的……大伙儿的……和我的祝福吧，亨利！”哈琼娜也弯下腰去，加了一句。

亨利·达巴莱连忙把他们扶起来，于是，从尾楼直到前桅，响起一片“亨利·达巴莱万岁！”“哈琼娜·艾利真多万岁！”的呼声。

从炮位最里头到低桅桁，那上面也聚集着五十多个水手，一齐大声欢呼起来。

只有一个被掳掠的妇女，——就是前一天在集市上把自己掩藏起来的那个女人，——没有参加欢呼。一上船，她整个心思就是躲在俘虏人群中不被发现。她做得颇为成功，往中舱最暗的角落上一蹲，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在船上。显然，她希望一直到上岸也不要被人认出来。可是，为什么她要这样小心谨慎呢？这巡航舰上的军官或是水手中，有人认识她吗？无论如何，在穿过群岛的这三、四天中，总有什么重要的理由，她才这样隐姓埋名、百般躲藏。

要是亨利·达巴莱值得巡航舰上的这些乘客感激的话，那么哈琼娜自从离开科孚岛之后所做的那些事情又值得什么呢？

“亨利，”先一天她曾说过，“哈琼娜·艾利真多现在虽然没有钱了，可是而今她配得上你！”

她确实穷了！配得上这位青年军官吗？……人们马上

就可以作出判断。

如果说当这些大事变使得他们两个彼此分开的时候，亨利·达巴莱仍然爱着哈琼娜，那么，一旦他知道了这段长期离别中少女的全部生活情况，这种爱情会增长多少啊！

自从哈琼娜·艾利真多知道了她父亲留给她的这笔财产是从哪儿来的之后，哈琼娜·艾利真多就下定决心把这些钱财全部用于赎买奴隶，这种买卖中的最大部分都归了她。她父亲从血腥里捞来的两千万，她一个子儿都不要。这计划她只跟艾克查黎斯谈过，艾克查黎斯也很同意，这样，银行所有的有价证券很快地兑成现金了。

那时，亨利·达巴莱收到了少女那封请求原谅并表示诀别的信。接着，哈琼娜就带着她的勇敢而忠实的艾克查黎斯秘密离开了科孚到伯罗奔尼撒去。

这时候，易卜拉欣仍然在跟摩里亚中部的人民进行激战。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被遣发到美塞尼亚岛的主要港口去，有的在帕特雷或是在纳瓦里诺。一些船只——其中有些是土耳其政府租的，大部分都是群岛间的海盗提供的——从这里把他们成千成万地运到斯卡庞陀、或是士麦那这些常年开设奴隶市场的地方。

哈琼娜·艾利真多和艾克查黎斯失踪之后两个月，他们从还没有离开美塞尼亚的俘虏人口中间，不管价钱多高，赎回了成千的人。接着，他们用一切方法安顿这些人，一部分送到爱奥尼亚诸岛，另一部分就送到希腊北部已获自由的地区。

做过这些事之后，他们就到小亚细亚的斯米尔纳去，这

里的奴隶买卖规模很大。有许多希腊俘虏成批运到这里，哈琼娜·艾利真多尤其想要解放他们。她给的价很高，——远远超出北非或亚洲沿岸的客商，——奥斯曼当局认为颇有大利可图，因此跟她做了不少生意。

人们不难想到，她的慷慨热情被这伙掮客们诈骗剥削；但是，成千上万的奴隶却因为她的缘故，逃脱了非洲酋长的苦役船。

不过，要做的事还很多，于是哈琼娜这时候就想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以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

实在，赎回这些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的俘虏人口、或者不惜高价把奴隶们从苦役船里解救出来都是不够的，还应该消灭整个群岛海域劫掠船只的海盗。

哈琼娜·艾利真多这时正在士麦那，她听到了西方塔号头几个月巡航的情况，并知道装备这艘炮舰是为科孚船主的、也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她了解到巡航开始时非常顺利，但是，这时候有消息传来说，在一次跟海盗沙克拉迭夫亲自指挥的交战中，西方塔号损失了它的船长、好些军官和一部分船上人员。

哈琼娜·艾利真多立即跟拥有西方塔号的那些科孚船主的代理人联系，由她给他们一笔钱，他们决定把船卖出。巡航舰于是用拉古萨一家银行老板的名义买下了，但是实际上属于艾利真多的女继承人，她也不过是效法波波丽娜、莫黛娜、查莎丽亚和其他英勇的爱国女志士罢了。在独立战争初期，这些女英雄出资装备的船舰，曾经给予了奥斯曼海军舰只以多大的重创哩。

哈琼娜这样进行着，心里想到请亨利·达巴莱担任西方塔号船长的职务。她有一个心腹人，是艾克查黎斯的侄儿，跟他叔叔一样是原籍希腊的水手。这人一直秘密追随青年军官，无论是在科孚，当他徒劳无益、东奔西走找寻少女的时候，还是在希奥岛、当他去跟法布维埃上校会合的时候。利姆诺斯战役之后，当时巡航舰正重编船上人员，于是这人奉她的命令，到船上当了一名水手。当初把艾克查黎斯手书的那两封信传给亨利·达巴莱的就是他。第一封是在希奥岛，信上告诉亨利：西方塔号指挥部有一职务、虚位以待；第二封是他乘值班时放在会议舱桌上的，信上约定巡航舰于九月初到达斯卡庞陀会晤。

哈琼娜·艾利真多本人，准备在完成了她的义举之后，在约定时间到那里去。她希望西方塔号把她用自己所有的余财赎来的这最后一批俘虏人口送回祖国。

但是，这以后的六个月中间，她吃尽了多少辛苦，又经历了多少危难啊！

甚至在北非海岸中心，在那些海盗猖集的港口，——阿尔及平服以前，这一带都是盗匪聚啸之地——勇敢的少女在艾克查黎斯陪同下，却毫不迟疑地前往完成她的使命。为了这个她不惜拿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她的年轻貌美常常使她万分危险，而对此她却毫无惧色。

什么也挡不住她，她出发了。

人们看到她，仿佛慈善会的修女似的，出现在的黎波里、突尼斯，甚至在最可怕的北非海岸市场上。只要什么地方出售希腊俘虏，她就去用高价从卖主那儿把他们赎出来。

只要哪里有收税人正在将这些被当作畜牲的人标价出售，她就手提着钱袋出现在哪里。因此，在这个私欲百无禁忌的地方，她骇怕万分地观察到了奴隶生活的悲惨情况。

阿尔及当时还在一个由伊斯兰教徒和叛徒合组的民团管辖之下，这些人都是聚集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三个洲的渣滓，他们就依靠海盗出卖俘虏和基督徒赎买这些人口过活。十七世纪时，非洲大陆上已有俘虏男女近四千名，都是从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法朗德、荷兰、希腊、匈牙利、俄国、波兰、西班牙、所有欧洲各国的海面上掳掠过去的。

在阿尔及，从帕夏、阿里·马米、古路吉斯和西狄·哈桑的苦役船里，在突尼斯，从优素甫·黛、加莱尔·帕特洛纳和西加拉的苦役船里，在的黎波里的苦役船里，哈琼娜·艾利真多特别注意找寻希腊战争所造成的奴隶。她这个人，就象有某种灵物保护似的，经历了种种危险，解救苦难的人们。她身边危机四伏，可是她履险如夷，若有神助！这六个月中间，她乘一艘轻舟，走遍了沿地中海地区最偏僻的地方，——从的黎波里一直到摩洛哥的最远边界，——一直到泰杜安（从前这里是组织齐全的海盗国），——一直到北非的沙莱，那些不幸的俘虏都生活在地下十二至十五英尺以下的地窖中间。

后来，她的任务完成了，也花光了她父亲遗留下来的几千万之后，哈琼娜·艾利真多想跟艾克查黎斯一道回欧洲去。她搭乘了一艘希腊船，上面载着她所赎买的最后一批俘虏，向斯卡庞陀驶来。她想到这儿可以与亨利·达巴莱重新相见，她决意登上西方塔号同回希腊。可是，离开突尼

斯三天之后，她乘的这艘船不幸被一艘土耳其军舰捕获了，因此人们把她带到阿卡沙，将要在这里把她跟被她刚刚解救出来的人一齐当奴隶卖掉！

总之，哈琼娜·艾利真多经营的这一事业其结果是：成千成万的俘虏被用过去出卖俘虏赚来的那些钱赎了身。少女，现在是人穷财尽，但是她已经用尽可能的措施，弥补了她父亲所作下的罪孽。

亨利·达巴莱现在才知道了这些事。对！哈琼娜，而今穷了，可是她配得上他；而他，为了把她从尼古拉·司塔科的魔掌中搭救出来，他也变得和她一样穷了！

从第二天黎明起，西方塔号已经看到了克里特岛的陆地，船这时正向群岛的西北方行驶。达巴莱船长的意图是沿着希腊的东部海岸，驶向埃维厄岛。在那边，不管是在纳格尔蓬，或是在爱琴，俘虏们都可以从可靠的地方上岸，不致遭到正被压迫到伯罗奔尼撒内地的土耳其人的袭击。此外，这时候希腊半岛上易卜拉欣的士兵已经一个也不剩了。

所有这些可怜的遇难者，在西方塔号上都受到很好的款待，逐渐从过去所受到的无数可怕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白天，可以看到他们聚集在甲板上，呼吸着群岛间有益于健康的和风，原来将成永诀的孩子、妈妈、夫妻，从此将团聚在一起、永不分离了。他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哈琼娜·艾利真多；于是，每当她挽着亨利·达巴莱的胳臂走过，四面八方，到处都是人们招手行礼，表示他们内心的无限感激之情。

九月四日凌晨，西方塔号已经看不到克里特岛的山顶

了；但是，海风开始转弱，虽然把帆篷都扯上去，船在一天中的行程仍然很少。

总之，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还多，这个耽搁可决不是人们所想到的事。海面上真美，碧空万里，气候最近不会有什么变化。只好让船就象海员们所常说的"随大流"吧，随老天高兴让它漂到什么时候为止吧。

这种平静的航行对于呆在船上闲聊最合适。而且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要值班的军官和前桅甲板的水手稍微照料一下，报告所望见的陆地或者海面上的船只就是了。

哈琼娜和亨利·达巴莱这时走过去，坐在舰尾专为他俩而设的靠背椅上。他们最常谈起的不再是过去，而是未来。他们感觉到现在可以掌握的未来。他们商定了最近就要实施的种种计划，当然也不会忘记让他们家里的人那勇敢果断的艾克查黎斯去研究。他俩一登上希腊土地就结婚。这一点两人都同意了。哈琼娜·艾利真多的"生意"不会再有什么困难或耽搁了。一年时间用于她的仁慈使命，现在这一切都简化了！等他俩结婚之后，亨利·达巴莱想把巡航舰船长的职务交给托德罗斯上尉，自己则带着妻子回法国，然后准备跟她一道回家乡去。

今夜，他们倾谈到了这一切。海上的微风刚好涨满了西方塔号上高悬的帆片。壮丽的落日余辉映亮了天边，几缕金碧交辉的光线挂在西边雾气略略有些朦胧的圆周上。对面，东方闪烁着初出的星星。海水在亮灼灼的一片闪烁下跳个不停。又是一个清丽的夜。

亨利·达巴莱和哈琼娜被这美妙的夜晚陶醉了。他俩



到处都是人们招手行礼，表示他们内心的无限感激之情。

凝望着巡航舰驶过时划出的雪白缕空的浪花。帆篷轻轻的拍击声打破了沉寂。不管他还是她，除了他俩和他俩自己身上的事情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了。亨利·达巴莱听到有人带着某种急迫的声音唤他，这才又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

果然，是艾克查黎斯站在他面前。

"船长？……"这是艾克查黎斯第三次唤他了。

"您有什么事，我的朋友？"亨利·达巴莱说，艾克查黎斯对他似乎欲言又止。

"您有什么事，我的好艾克查黎斯？"哈琼娜问道。

"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船长。"

"什么事？"

"事情是这样，巡航舰上的乘客……你送回去的这些好人……有个想法，他们让我告诉你。"

"好，现在我听您说，艾克查黎斯。"

"呐，船长，他们知道您快要跟哈琼娜结婚……"

"是这样，"亨利·达巴莱微笑着回答。"这对任何人都已经不是秘密了。"

"呐，这些好人希望能参加您的婚礼！"

"到时候他们来好了，艾克查黎斯，让他们来吧！要是能把她从奴隶从中搭救出来的人都聚在她的周围，这样的婚礼仪仗队倒是哪个新娘都从来不曾有过呢。"

"亨利！……"少女说，想打断他的话。

"船长说得对，"艾克查黎斯答道，"无论如何，巡航舰上的乘客都将参加，而且……"

"等我们到了希腊的土地上，"亨利·达巴莱说，"我一

八

定邀请他们全体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好，船长，”艾克查黎斯答道。“不过，他们除了这个想法之外，还有第二个主意！”

“也是个好主意吗？”

“更好。他们要您就在西方塔号上举行婚礼！这艘载他们回希腊的船，不就是他们国家的一块地方吗？”

“好，艾克查黎斯，”亨利·达巴莱答道，“您同意吗，我亲爱的哈琼娜？”

哈琼娜把手伸给了他，作为答复。

“答得好。”艾克查黎斯说。

“您可以对西方塔号全体乘客宣布，”亨利·达巴莱又补充说，“婚礼就照他们希望的办。”

“遵命，船长，不过……”艾克查黎斯犹豫了一下，又加上一句，“还有呢！”

“您说吧，艾克查黎斯。”少女说。

“就是这个。这些好人，有了个好主意，又来了一个更好的，还有第三个他们说是好极了的！”

“真的，第三个！”亨利·达巴莱答道，“这第三个主意是什么呢？”

“就是不仅仅婚礼要在巡航舰上，而且就在大海上举行，……从明天起！他们之中有一个老教士……”

突然间，艾克查黎斯的话被一个在前桅帆架上负责了望的水手的声音打断了。

“上水有船！”

亨利·达巴莱立即站起来，去找到托德罗斯上尉，上尉

已经在朝所指出的那个方向眺望。

东边，约莫六海里的地方出现了十二艘吨位大小不等的船只组成的一列船队。但是，要是说西方塔号这时正处于静风中、一动不动的话，这个船队，却被海上的最后一点微风推动着缓缓向前，——这阵风吹不到巡航舰——终究必然会靠近它。

亨利·达巴莱举起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这些船只的航程。

“托德罗斯上尉，”他朝大副转过身去说，“这个船队还太远，看不出它的意图和实力配备怎样。”

“确实，船长，”大副答道，“今天夜里没有月亮，天这么黑，我们辨认不出来！必须等到明天。”

“对，只有这样，”亨利·达巴莱说，“不过因为这一带水域不安稳，你要下令小心警戒。叫大家做好必要的准备，以防万一这些船只接近西方塔号。”

托德罗斯上尉随即采取有关措施，这些措施都立即执行了。巡航舰上建立起了强有力的警戒，并且将继续到白天。

不用说，面对着这种可能突然发生的事变，人们只好把艾克查黎斯提过的那桩庆祝婚礼的事决定推迟。哈琼娜在亨利·达巴莱请求下，只好再回到她自己舱里去。

整个这一夜，全船的人都睡得很少。大海上出现的这支船队引起了极其不安的情绪。如果可能，大家都会注视着这些船的行动。但是，靠九点钟光景，起了一阵相当浓厚的雾气，马上就望不见这个船队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时，水气还遮蔽住东方的地平线。因为一丝风都没有，这阵薄雾直到上午十点钟之前都没有散。透过层雾倒也看不到什么可疑的地方。但是，当雾气一散，整个船队就突然出现在不到四英里处了。一夜过来，它已经朝西方塔号这个方向逼近了两英里，并且，如果说它现在不再驶近的话，那是因为大雾阻碍了它的行动。大约共计是十二条船，由苦役奴隶用长木桨推动着齐头前进。巡航舰由于船身庞大，这种装置对它毫无用处，老是停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它只好等待，没有动作。

现在，这个船队的意图不可能有什么误解了。

"这一伙船只非常可疑！"托德罗斯上尉说。

"特别可疑的是，"亨利·达巴莱答道，"我在这里面认出了我们在克里特岛附近海上没有追到的那艘双桅船！"

西方塔号的船长没有弄错。正是那只上次在斯卡庞陀山嘴外面突然消失了的双桅船带头，别的船只都听它的号令行驶，它也总是不离开别的船只太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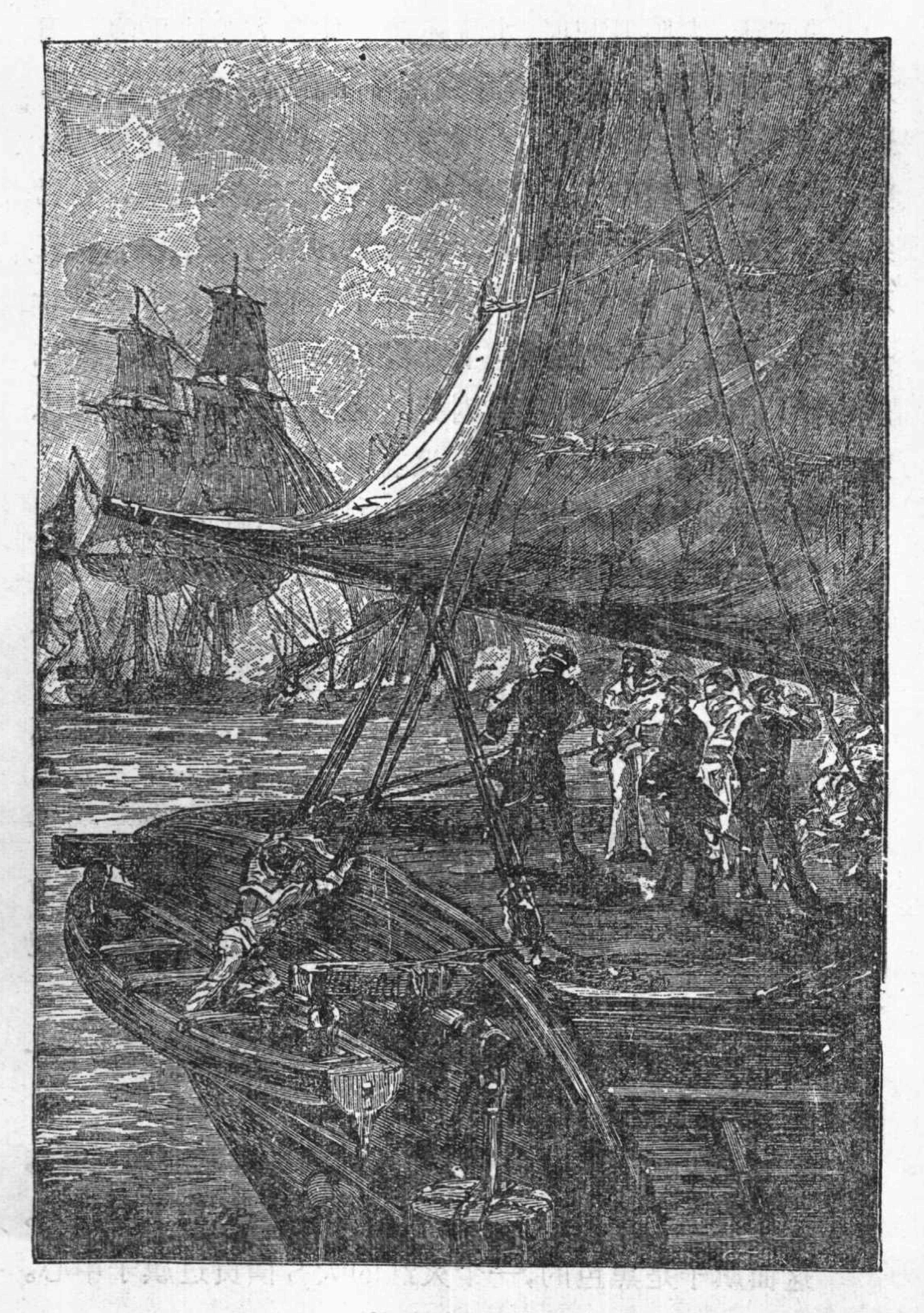
这时，东边吹起几阵阵风，这一下更加方便了船队的前进；这一阵阵轻飑掠过时略略染绿了海面，到了离巡航舰一、二链处却又静止了。

突然，亨利·达巴莱把一直不离双目的望远镜往下一扔，叫声："准备开火！"

他立即看到一团白烟从双桅船的船头迸发出来，同时，一面旗子升上了那船桅上的斜杆，火球在巡航舰上爆炸了。

这面旗子是黑色的，一个火红的大S横贯过旗子中心。

这正是海盗沙克拉迭夫的旗子。



“准备开火！”

十四

沙克拉迭夫

这支船队由十二艘船组成，是昨天夜里从斯卡庞陀匪巢出发的。不管是对巡航舰迎面攻击，还是进行包围，贼船都要在双方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战斗吗？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了。而且，即使这一仗有可能避免，亨利·达巴莱也不会干。西方塔号的旗帜决不能在群岛的这些海盗旗面前可耻地逃跑。

在这十二艘船中间，可以看出有四艘方帆双桅船，上面安装着十六到十八尊大炮。其余八艘船吨位较小，也安有轻型炮座。这都是一些双桅帆船，特配索具的加尾帆大双桅船，或者安有枪炮的小帆船和双桅横帆船。根据巡航舰军官们的判断，总有百来个火力点。他们就用二十二门大炮和六门短炮抵抗。他们船上这二百五十名水手要跟七、八百人放对。肯定，这是一场敌我悬殊的战斗。当然，西方塔号上的炮火优势也可以给它以某种胜利的机会，不过条件是不能让它们靠得太近；必须跟这个船队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使用准确的排炮齐发逐渐消灭它们。总之，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接舷作战，就是说个对个的肉搏。如果遇上这一情况，最后肯定是人多势众占上风，人多这个因素在海上作

战比在陆地作战时更加重要，因为，船上是欲退无路。这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要么就是炸沉，不然就是投降。

雾气消散之后一小时，明显地看出船队又进了一步，逼近了巡航舰。巡航舰一动不动，就象是碇舶在海湾中间似的。

这时亨利·达巴莱不住观察着海盗的行动和谋划。船上战斗准备迅速地做好了。军官和水手们，大伙儿都各即各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乘客里凡是身体健壮的都主动要求编入行列，准备参加战斗。人们也给他们发了武器。炮位和甲板上鸦雀无声；几乎只有船长跟托德罗斯上尉偶尔讲几句话打破沉寂。

“决不能让他们接近我们的船。”船长对他说，“等他们第一批船进入射程，我们右舷的大炮就开火。”

“我们是打他们船身还是打断桅杆？”大副问。

“打船身，把他们打沉。”亨利·达巴莱回答。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要打垮这些海盗——这些匪帮靠上了船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这个沙克拉迭夫，无耻已极地竟把他的黑旗扯起来了。他这样干，肯定是因为他盘算着巡航舰上一个人都不要想活着回去，好对别人吹嘘自己看到过他。

午后一时左右，船队已经移到巡航舰上风一海里处，还继续使用划桨靠过来。西方塔号头向西北，不无困难维持着这个方向。海盗船一齐朝它排成阵势扑过来，——两艘方帆双桅船居中，另外两艘分列两边。他们企图前后包抄巡航舰，把它围在核心，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他们的目的

显然是首先以集中火力摧毁它，然后靠上船去大肆抢掠。

亨利·达巴莱识透了这种狠毒的阴谋，可是船身动弹不得，这真是无法避免的了。不过也许可以不等到他们四面八方包围住它，先发制人地用大炮轰破这个阵势。军官们已经在议论：为什么他们的船长不以他们平素熟悉的嗓音，下令开火呢？

不！亨利·达巴莱考虑的是要打就要打中，他想让它们全部进入射程。

十分钟过去了。大伙儿都在等待，瞄准手们，眼睛盯着自己的大炮炮栓；炮位上的军官们，时刻准备传达船长的命令；甲板上的水手们一个个从樯板上方向外凝望。现在对方已经在有效射程之内了，难道还要等到敌船开出第一批排炮吗？

亨利·达巴莱总是保持沉默。他注视着对方这一行来船两端已经开始向内卷缩过来；中间的那艘方帆双桅船，——就是挂着沙克拉迭夫黑旗的那一艘，——这时距离它已经不到一海里。

但是，如果说西方塔号船长还不忙于开火的话，那么这船队的头头看来也似乎并不比他更急于这样做。也许它企图一炮不发地靠上巡航舰，好让他的几百名海贼一齐冲上去。

终于，亨利·达巴莱想到不应当等待过久，一阵骤风，直吹到巡航舰，它调整了舰位，使舰居于两艘双桅船侧面，不到半海里。

“甲板和炮位注意！”他叫道。

舰上一阵微响，接着又归于沉寂。

“瞄准船身！”亨利·达巴莱说。

军官立即传达了命令，炮位上的瞄准手仔细瞄准两艘方帆双桅船船身，甲板上的人就瞄准索具。

“放！”达巴莱船长叫道。

右舷众炮齐发。巡航舰甲板上，炮座上，十一门大炮和三门短炮炮弹一齐喷射出去，其中有些是用于中程距离截断敌方船桅的。

等到这阵炮火的轻烟吹过船后，地平线又露出来的时候，刚才对两艘敌船攻击的效果这才看出来了。不太充分，当然也不能说不厉害。

居中的一艘方帆双桅船，吃水线以上部分中弹；而且桅柱上好多大小船索都折断了，前桅下帆的桅柱，从甲板上方几尺处破裂，在向前倒下时把大桅柱尖顶都打断了。在这种情况下，这艘双桅船不得不花费些时间去修理索具；可是它还能驶向巡航舰。这种危险因为这场初战暂时缓和了一下。

左翼和右翼的其余两艘方帆双桅船，现在都到了西方塔号面前。它们向巡航舰猛扑过来，并打了它一个连珠排炮，使它无法回避。

巡航舰不幸被击中了两炮，后樯桅柱齐桅肩处截断了，后梢的全部帆篷颓然一片纷乱；不过幸好，还没有波及主桅的帆缆索具。所有的筏子和一只小艇均已全毁；最令人憾恨的是，一名军官和两名水兵在这一炮击下牺牲了，另外有三、四个人受了重伤，都给抬到下面甲板上去了。

亨利·达巴莱立即命令：把尾楼打扫干净，不得有误。索具、帆篷、桅桁碎片、圆材，在几分钟内统统收拾干净。这地方又空荡荡地可以使用了。一分钟都不容浪费。炮战这时更加猛烈起来。巡航舰在炮火两面夹击之下，被迫只得两舷进行抵抗。

正在这时候，西方塔号又发出一阵排炮齐射，这一下子，它瞄得那么准，结果是敌人船队里有两艘被打中了，——一艘是双桅帆船，另一艘是一只小帆船，——命中在船身吃水线下面的木头部分，一会儿就沉没了。那只船上的人纷纷跳入小艇，准备扒上居中的两艘方帆双桅船，他们马上被搭救起来。

“乌拉！乌拉！”

一看到这个双发给舰上炮座的头领们带来了光荣，巡航舰上一阵呐喊。

“击沉了两艘！”托德罗斯上尉说。

“好，”亨利·达巴莱回答，“不过，这些兔崽子们下了小艇，准备登上方帆双桅船。我总是怕接船近战，可这下子给他们又添了人！”

双方炮战又继续了一刻钟。那些海盗船也跟巡航舰一样，在火药燃烧的白色烟雾中都看不见了，要等到烟气退尽，才能晓得双方互相造成的损失。不幸，这次损失在西方塔号上真是太显眼了。很多水手被打死；其余的人受了重伤，数目也不少。一个法国军官，就在船长正给他发令的时候，当胸中弹倒地。

死伤人员立即被送到下层甲板。直接被炮弹打中的、

或是间接地被甲板和炮座上的木头碎片砍伤急需包扎、动手术，可是现在军医和医助连这些都不够应付了。虽然这些处于大炮半射程内的船只之间火枪还没有开口，双方还没有发出枪子弹丸，但死伤不能算不厉害，甚至可以说非常可怕。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在紧闭的舱间里也履行着她们的责任。哈琼娜·艾利真多首先给大家做出榜样。大伙儿忙着招呼伤员，鼓励和安慰他们。

此时，斯卡庞陀的被俘老妇人也离开了她的灰暗角落。她看见这么多血并不害怕，看来她一生中已经经历过许多战场了。靠着底舱的微弱灯光，她弯下身去察看伤员们躺的地方，动手去做最痛苦的手术。当一阵新的排炮轰击把巡航舰震动得内龙骨都格格作响时，她的眼神里无时无刻不显示出颤栗，这些可怕的爆炸使她颤栗不已。

终于，西方塔号船上人员被迫跟海盗进行一场白刃战的时刻迫近了。贼船战线逐步收紧，包围圈缩小了。巡航舰变成这些交叉火力的瞄准点。

现在它正为保卫这面一直飘扬在帆架上的光荣旗帜而战斗。它的炮火给了对方船队很大威胁。另外两条船，一条小帆船和一条三角帆船，又被击中。一艘沉没，另外一艘为炽热的炮弹所洞穿，很快地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

无论如何，船上近战是不可避免的了。西方塔号除了硬冲出贼船的包围，就无法避免这场甲板战。一丝风都没有，它动弹不了，而那一伙海盗，是用苦力使桨划船，渐渐地收拢包围圈，包抄过来。

挂黑旗的那艘方帆双桅船只在手枪射程之内了，正把它密集的炮火全部倾泻出来。一颗炮弹击中了巡航舰后部尾柱的铁器，一下子把舰舵给砸了。

亨利·达巴莱准备迎击这些海盗，教人挂起防护网。这时，到处是枪声噼啪，石弹炮、散弹臼炮、火枪、手枪，搞得西方塔号甲板上弹如雨下。更多的人倒下去，几乎全是立即饮弹殒命。亨利·达巴莱几乎被打中；但是，他还是指挥若定，在司令台上屹然矗立，冷静地发号施令，仿佛他是在检阅时指挥鸣放礼炮似的。

这时候，透过硝烟缝隙，双方都可以对面望见了。人们听到海盗可怕的咒骂声。在挂黑旗的那艘方帆双桅船上，亨利·达巴莱再怎么也看不到那个沙克拉迭夫了，——这个名字使整个群岛闻风丧胆。

这当儿，这只方帆双桅船和一只封锁线的船，凭借着别的船只支援，从左右舷两边紧靠到巡航舰舰身上来，舰帮都给压得轧轧直响；铁锚抛过来，绕住索具，把三艘船都纠缠在一起了。他们的大炮都不得不沉默下去；可是，由于西方塔号的舷窗开有很多缺口，水手们呆在各个位置上用利斧、手枪和长矛守卫它。这是船长早就下达的命令，——当这两艘方帆双桅船刚刚靠上它，船长就给炮座下了这道命令。

突然一声叫喊。这一声吆喝非常猛烈，连火枪噼噼啪啪的声音都盖住了。

“上船啊！上船啊！”

这场个对个的肉搏战这时变得非常可怕，不管是臼炮、石弹炮和火炮，不管是斧头砍，长矛刺，都阻挡不住这群如

痴如狂的、嗜血成性的畜生踏上巡航舰。他们从桅楼上居高临下地放出榴弹炮火，使西方塔号的甲板上无法把守，尽管西方塔号的水手也从自己的桅楼上用手扔过榴弹去回敬对方。亨利·达巴莱看到自己四面受敌。他的栏杆，虽则比方帆双桅船的还高，但还是给攻破了。贼帮从这个桅桁打到那个桅桁，洞穿了的防护网罩，整个倒在甲板上。在登上这艘舰以前，死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人多势众，根本不在乎这个。人简直象越打越多！

巡航舰上能战斗的人员，现在减少到不足二百名了，他们要抵抗住六百名以上的匪徒。

实在，这两艘方帆双桅船已经变成了由匪船小艇不断运来的、新的突击人员的过道了。

这一大堆汉子简直教人抵抗不住。

马上西方塔号甲板上血流成河。受了伤的人在临终前的痉挛中，挣扎着爬起身来开上最后一枪，捅它最后一刀。硝烟滚滚，一片混乱，可是，只要还剩下一个人，那面科孚的旗帜就决不降落。

在这阵可怕的鏖战中间，艾克查黎斯象一头雄狮一样猛烈搏斗着。他没有离开过尾楼。他的利斧用滑车带紧扎在他那强劲的手腕上向着海盗的头上猛扑过去，多少回把亨利·达巴莱从死亡中搭救出来。

然而，亨利·达巴莱，在这阵骚乱中，虽则寡不敌众，却总是镇定自若。他在想什么呢？投降吗？不，一个法国军官决不向海盗投降。可是现在，他该怎么办？他要象十个月以前，英雄的比松那样，在跟这类似的情况下，为了不致



"上船啊！"

落在土耳其人手里，而自己炸毁吗？他是不是想让他的巡航舰与这两艘靠在它船帮上的双桅船同归于尽呢？不过，这样一炸沉，就要包括西方塔号上的伤员和从尼古拉·司塔科魔掌里夺过来的掳掠人口、那些妇女、孩子啊！……哈琼娜也得牺牲！……而要是不炸死他们，沙克拉迭夫留下了他们的性命，这一回，他们又怎么能够逃脱当奴隶的悲惨命运呢？

"小心，船长！"艾克查黎斯吼叫了一声，跳到他面前。

只要迟一秒钟，亨利·达巴莱就给打死了。幸亏艾克查黎斯双手揪住那个正要袭击他的海盗，一把推到海里去了。其他一些匪徒有三次想挨近亨利·达巴莱，都被艾克查黎斯打倒在脚下。

可是，巡航舰甲板这时已经整个被冲上来的海盗占领了。几乎很少听到几声爆炸。双方都用短刀搏斗，一片呐喊叫嚷盖过了火药爆炸的声音。

海盗已经全部占领了前桅，最后一直蔓延到主桅脚下，他们渐渐把舰上人员赶向尾楼。至少是十对一，这怎么还能抵抗得住？即使达巴莱船长这时想自己炸毁巡航舰，连执行这个计划也不可能啊！冲上船来的人占领了舱上和通内舱的面板。这群家伙挤满了炮座和中舱，双方继续在血战不已，别想去火药舱。

总之，海盗人数占了优势。达巴莱船长他们跟西方塔号舰尾中间隔开了，他们受了伤的或死去了的伙伴的身体搭起了一道堤坝。站在前几排的，经后面几排一推拥，冲开这道血肉人墙，随即又垒上不少尸首，把这堵墙增高了不



西方塔号上的人给压到舰尾栏杆边沿。

少。他们踩着尸首，脚泡在血里，冲上了尾楼。

这里聚集着五十来个人，五、六个军官，托德罗斯上尉也在，他们把船长围在中间，准备抵抗到底。

这地方这么狭小，真是一场绝望的战斗。旗帜原来已经随着后樯桅杆从船篷的斜桁上掉下来了，现在又在船尾杠杆上重行升起。这是荣誉命令最后一个人保卫的最后一个岗位了。

然而，不管达巴莱船长多么坚决，这支小小的队伍怎么能抵得住占领着弹如雨下的前舱、甲板、尾楼的这五、六百个海盗呢？贼船上的人不断地冲上来支援第一批突击队。每一分钟护卫尾楼的水手人数都在减少，而那么多匪帮却丝毫没有被战斗所削弱。

可是这座尾楼，就象一座碉堡似的。敌人发动了无数次冲锋，为了拿下它简直说不尽流了多少鲜血。它终于被占领了！西方塔号上的人现在只有象一阵雪崩似的给压到舰尾栏杆边沿。他们在船梢上围住旗子，用他们的身体做成一道铜墙铁壁。亨利·达巴莱在他们中间，一手握着短刀，一手拿着手枪，奋力血战。

不！巡航舰船长决不投降！但是实在众寡悬殊啊！他想死……可死也死不成！这些攻打巡航舰的人，仿佛奉了秘密命令，要活捉他，——就为了要执行这条密令，总有二十多个狂热的家伙死在艾克查黎斯斧头下面。

最后，亨利·达巴莱终于跟他身边几个幸存的军官一道被捉住了。艾克查黎斯和别的水手们也一筹莫展。舰梢上，西方塔号的旗帜已经不再飘扬了！

到处响起了一片喊声、咒骂、欢呼。胜利者欢呼他们的首领：

“沙克拉迭夫！……沙克拉迭夫！”

匪首这时在巡航舰的栏杆上面出现了。这群海贼赶忙给他让开一条路来。他大大落落、踩着他伙伴的尸身，慢慢地走到舰尾。接着，在爬上尾楼那鲜血淋淋的扶梯之后，他朝亨利·达巴莱走过去。

西方塔号船长这时终于看到海匪们刚才用沙克拉迭夫这个名字欢呼致敬的人了。

他就是尼古拉·司塔科。

十五

结　　局

海盗船队和巡航舰的战斗延续了两个半小时还多。冲上舰来的匪徒一边，死伤至少有一百五十人，而西方塔号上二百五十人中间，死伤人数差不多也相当。这个数字说明了双方战斗的激烈程度。但是虽然勇敢，终究还是寡不敌众。胜利没有在正义一边。亨利·达巴莱，他的军官、水手、乘客，现在一古脑儿落入残酷无情的沙克拉迭夫手中。

沙克拉迭夫或司塔科，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在这以前，根本没有人知道用这名字的人是个希腊人，生在马涅，是个叛贼，是个为压迫者卖命的人。对！指挥这支船队的正是尼古拉·司塔科，他那种极端恐怖的行为使整个海洋为之震惊！把海盗那卑鄙无耻的营生再加上更加卑鄙无耻的人口买卖的，是他！把他的从土耳其人虎口里逃出来的同族人民卖给野蛮人和异教徒的，是他！就是他，沙克拉迭夫！这个诨号，或者说这个贼帮里的称呼所指的，原来就是安特洛尼卡·司塔科的儿子啊！

沙克拉迭夫，——现在应该这样称他了，——沙克拉迭夫，多少年来一直以斯卡庞陀作为他的行动中心。这里，地中海东部的无名海湾深处，就是他海盗船队的主要碇泊之

地。他的那一伙无法无天的盗贼盲目地崇拜着他，他要他们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就干什么。这二十来条船上的人员，这么一群亡命徒，完全听他指挥。

沙克拉迭夫驾着卡里斯塔号离开科孚之后，就直接驶往斯卡庞陀。他的计划就是在群岛之间继续干他的海盗生涯，并希望碰到巡航舰，他看到这只船启碇开航，并且还知道它的目的地。但是，尽管他一面注意着西方塔号，他并不放弃寻觅哈琼娜·艾利真多和她那千百万家财，也没有忘记要找亨利·达巴莱报仇。

海盗船队于是到处找寻巡航舰；可是，虽然沙克拉迭夫时常听人谈起这条船和它对群岛北部的海贼痛加膺惩的事迹，但总是寻访不着它的踪迹。过去指挥利姆诺斯那一仗、打死前西方塔号船长斯特拉德纳的并不是他；但是乘巡航舰在港口交战之际、驾双桅船潜逃的却正是他。只是，那时他还不知道西方塔号已经交由亨利·达巴莱指挥。只是，等到在斯卡庞陀集市上看到了他，这才恍然大悟。

沙克拉迭夫在离开萨索斯后，就把船停泊在西拉。只是在巡航舰到达之前四十八小时他才离开这个岛。人们看到双桅船大概是在向克里特岛航行，这并没有弄错。就在格拉布兹港内，当时有一艘双桅横帆船等着把沙克拉迭夫送往斯卡庞陀，好让他在那边准备新的劫掠勾当。巡航舰在它的船刚离开格拉布兹不久就发现了，马上跟踪追赶，但是他的船快，没追上。

沙克拉迭夫认出了西方塔号。起初他的想法是：朝它扑过去，靠上它抢它个精光，然后就毁掉它以泄仇恨。但

是，再考虑了一下，他想倒不如让巡航舰沿着克里特岛追过来，把它引诱到斯卡庞陀海域，然后自己就在无人认识的偏僻小港湾里隐藏起来。

他就是这样干的。海盗首领把他的船队摆好了阵势来攻击西方塔号，而各方面的情况更加速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过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也知道沙克拉迭夫为什么要到阿卡沙市场上来，也知道在市集俘虏人口中发现了哈琼娜·艾利真多之后，怎样面对面地遇到了巡航舰船长亨利·达巴莱。

沙克拉迭夫，还以为哈琼娜·艾利真多仍然是科孚银行老板大富豪的继承人呢，他想不顾一切把她占为己有……可是亨利·达巴莱的插手挫败了他的企图。

沙克拉迭夫下定决心一定要占有哈琼娜·艾利真多，向自己的对手报仇，击毁巡航舰；所以就带着斯柯贝罗，回到了岛的西岸。亨利·达巴莱的想法是立即离开斯卡庞陀，把解放了的被俘男女送回祖国。海盗船队差不多全部集中在一起，第二天开始就出海了。各方面的情况对沙克拉迭夫的行动很有利，西方塔号于是陷入了重围。

沙克拉迭夫阔步走上巡航舰的甲板，这时正是下午三点钟。海风开始劲吹起来，这样其他船只就可以各即各位，把西方塔号置于它们的炮火射程之下。至于那两艘横帆双桅船，紧紧地靠在船的两侧，等候他们的首领安排上船。

但是，这时候，沙克拉迭夫没有想到，有一百多个海盗跟他一道留在巡航舰上。

沙克拉迭夫还没有跟达巴莱船长说话。他只和斯柯贝

罗交换了几句话，斯柯贝罗让人把俘虏中的军官、水手带向舱口。在舱口，把他们和在炮位及中舱逮住的人汇合在一道；然后，全部强迫走进舱底，并用舱板盖住。留给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呢？肯定，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死，让他们连同西方塔号同归于尽。

这时，在尾楼上只剩下亨利·达巴莱和托德罗斯上尉，给缴了械，捆绑着手足，被看守着。

沙克拉迭夫，由十几个最慓悍的海贼簇拥着，向他们走近一步。

"我原来还不知道，"他说，"西方塔号是由亨利·达巴莱指挥的呢！要是我早知道这件事，我会毫不犹豫地在克里特岛海面上就跟它决一战，那么，他也不能到斯卡庞陀市集上来跟我在慈悲老爷面前放对啦。"

"那个时候，要是尼古拉·司塔科在克里特岛海面等我们的话，"达巴莱答道，"他早就被吊在西方塔号前桅横桁上了！"

"真的？"沙克拉迭夫说，"简捷了当的处决……"

"对！……这是对海盗头子最适当的处决！"

"当心，亨利·达巴莱，"沙克拉迭夫大叫，"当心！你的前桅横桁现在还在巡航舰桅柱上，我只要打个手势……"

"打吧！"

"军官不应当给吊死！"托德罗斯上尉叫喊了，"枪毙好了！那种可耻的死法……"

"可耻的死法难道只有这一种吗？"亨利·达巴莱回答。

听到这最后这一句，沙克拉迭夫打了个手势，那些海贼

都非常明了它的含义。

这就是说：处死他。

五、六个人立刻扑到亨利·达巴莱身上，其他的人就去抓牢托德罗斯上尉，上尉拚命想挣脱绳索。

西方塔号船长在这伙贼帮一阵粗野的骂声中被曳到船头。绞具已经用横桁的帆边粗绳索准备停当，不要几秒钟，这种侮辱性的刑具就要用在一位法国军官身上了。这时候哈琼娜·艾利真多在甲板上出现了。

少女是沙克拉迭夫下令带来的。她知道这些海盗的首领就是尼古拉·司塔科。但是，她却面不改色，镇定如常。

她一来，眼睛就到处寻觅亨利·达巴莱。她不知道在大批死亡者中他是否还能幸存。她看到他了！……他活着……还活着，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

哈琼娜·艾利真多大叫着向他身边奔去。

“亨利！……亨利！……”

匪徒们把他俩分开。这时，沙克拉迭夫正走向巡航舰的舰头，突然在哈琼娜和亨利·达巴莱身旁停住。他带着一副残忍而讥讽的神气望着他俩。

“哈琼娜·艾利真多这一下终于落到尼古拉·司塔科手里了吧！”他把双臂交叉在胸前，说着，“科孚大富豪、银行老板的女继承人而今要听我安排啦！”

“科孚银行老板的继承人，对，可就是没有遗产！”哈琼娜冷冰冰地回答。

这其中的区别，沙克拉迭夫完全不懂。于是他又开口说：

“我想尼古拉·司塔科的未婚妻不会因为他用了沙克拉迭夫的名字而拒绝他的婚事吧！”

“我！”哈琼娜叫喊起来。

“您！”沙克拉迭夫仍然含着更多的讥讽语气答道，“您对这位慷慨的西方塔号船长把您赎出来，怀着感激心情，这很好嘛。不过，他所做的也是我想做的啊！这都是为了您，决不是为了那班俘虏，那些家伙我才不管呢！为了您一个人，我愿牺牲我的全部财产！再过一会儿，美丽的哈琼娜，我就要做您的主人……或者说，做您的奴隶！”

沙克拉迭夫一面说，一面向前走了一步。少女朝亨利·达巴莱紧紧偎依过去。

“可怜虫！”她叫喊。

“是的，穷得可怜，哈琼娜，”沙克拉迭夫答道，“所以，我指望靠您这几百万，我就不再穷困啦！”

一听这话，少女就向沙克拉迭夫迎上去。

“尼古拉·司塔科，”她用平静的声音说，“你不要妄想得到哈琼娜·艾利真多一点财产！这笔钱，她已经都用在赎回她父亲积赚时所作的罪孽上了！尼古拉·司塔科，告诉你，哈琼娜·艾利真多现在比西方塔号上任何一个落难的人都穷！”

这个出于意料之外的揭露在沙克拉迭夫心里蓦然引起了一个变化，他态度突然变了。他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好！他本来还指望着哈琼娜·艾利真多会牺牲这几百万去搭救亨利·达巴莱的性命呢，而现在这几百万，——她刚才用一种丝毫无法置疑的语调说了出来，——她一个钱

也不剩啦！

沙克拉迭夫望望哈琼娜，又望望亨利·达巴莱。斯柯贝罗在一旁观察着他，看得出这场悲剧的结局是怎样了。另外，把巡航舰整个毁掉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只等他一个信号就执行。

沙克拉迭夫转身朝向斯柯贝罗。

“去，斯柯贝罗！”他说。

斯柯贝罗，后面几个伙计跟着，下了通往炮座的扶梯，朝着位于西方塔号舰梢的火药舱走去。

同时，沙克拉迭夫命令匪徒们返回横帆双桅船。这两艘船还系在巡航舰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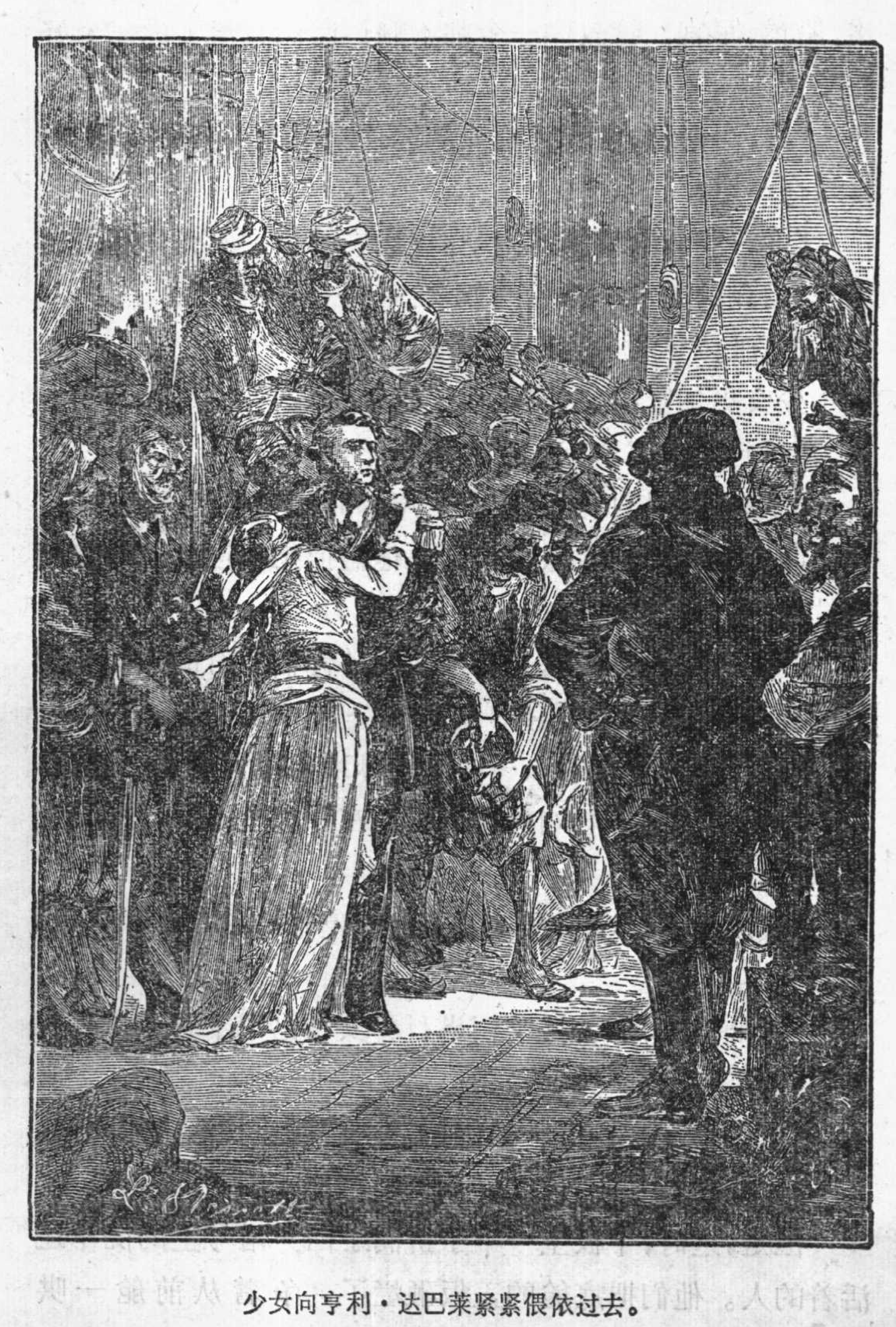
亨利·达巴莱立刻明白了。沙克拉迭夫现在不仅仅要他的命来满足他的复仇心，他，还想要把这几百个不幸的落难者跟他一起毁灭，来让他这个充满仇恨的家伙，心满意足！

那两艘横帆双桅船已经解开了它们的铁锚，开始扯起几片帆篷，配上划桨，慢慢地离开了。巡航舰上只留下二十几个海盗。他们乘坐的小艇都泊在西方塔号旁边，沙克拉迭夫命令他们跟他一道下去。

就在这时候，斯柯贝罗和他的小喽罗们又出现在甲板上。

“下舰吧！”斯柯贝罗说。

“下舰！”沙克拉迭夫用可怕的声音吼叫。“几分钟之后，这只倒霉的舰将什么也不剩了！嘿！你不愿耻辱地死去吗，亨利·达巴莱！好！一声爆炸，西方塔号上，不管是俘



少女向亨利·达巴莱紧紧偎依过去。

虏、船员、军官，管教你一个都不剩！谢谢我给了你一个好死吧！”

“好，谢谢他，亨利，”哈琼娜说，“谢谢他！至少，我们可以死在一道！”

“你，死吗，哈琼娜！”沙克拉迭夫答道，“不！你还得活下去，当我的奴隶……我的奴隶！……懂得吗！”

“无耻！”亨利·达巴莱叫道。

少女更加紧搂住他，她属于这个人！

“抓起她来！”沙克拉迭夫命令。

“下舰！”斯柯贝罗又叫了一声。“时间到啦！”

两个匪徒扑到哈琼娜身上。他们把她朝巡航舰的舷门拽过去。

“现在，”沙克拉迭夫高声大叫，“你们所有的人都跟西方塔号一道毁灭吧，所有的人……”

“好！……所有的人……你的母亲也跟大伙儿一道！”

俘虏中的那个老妇人这时出现在甲板上，这一回，脸上没戴面纱。

“我的母亲！……在这船上！……”沙克拉迭夫叫喊起来。

“你的母亲，尼古拉·司塔科！”安特洛尼卡答道，“我就要死在你手里！”

“把她拉过来！……把她拉过来！”沙克拉迭夫嚎叫着。

几个贼帮里的船伙儿冲到安特洛尼卡身边。

但是，这时，甲板上一下子挤满了西方塔号上的侥幸还活着的人。他们把底舱的盖板砸烂了，争着从前舱一哄

而出。

“来人啊！……来人啊！”沙克拉迭夫大叫。

那些还在甲板上的匪徒，被斯柯贝罗带领着，企图去援助他。西方塔号的水手们，拿着斧头、短刀，最后终于占了上风。

沙克拉迭夫这一下感到完了。但是至少，他恨的这些人，就要跟他一齐毁灭了！

“炸吧，该死的巡航舰，”他叫喊着，“炸吧！”

“炸！……我们的西方塔号！……永远炸不了！”

艾克查黎斯出现了，手上拿着一段还在燃烧的导火线，这是他从火药舱一个大桶上夺过来的。他霍地一跃，跳到沙克拉迭夫身上，一斧头把他砍翻在地。

安特洛尼卡大叫一声。尽管他犯下了这样的弥天大罪，那仍然残存在一个母亲心里的感情又起作用了。这一斧砍翻了她的儿子，她真想他能让开呢……

人们看到她贴近尼古拉·司塔科的尸身，跪了下去，仿佛在最后诀别的时刻还要替他最后一次祈祷宽恕似的。接着，她也倒了下去。

亨利·达巴莱纵身跳到她身边……

“死了！”他说，“愿上帝因为怜悯母亲的缘故宽恕儿子吧！”

这时，几个乘小艇的匪徒靠上了其中一艘横帆双桅船。沙克拉迭夫死亡的消息立即传开了。

要报仇，于是海盗船队的大炮又开始对准西方塔号轰鸣起来。



安特洛尼卡大叫一声。

这一回，却完全无用。亨利·达巴莱已经重新掌握了巡航舰的指挥。还活着的船员——大约有一百余人，——马上登上炮座和甲板上的短炮炮座，胜利地回敬了海盗的排炮轰击。

一会儿，其中一艘横帆双桅船，——就是沙克拉迭夫在上面挂着他那黑旗的那一艘，——吃水线上部被击中，船在匪徒们一片可怕的骂声中黯然沉没了。

"勇敢啊！孩子们，勇敢啊！"亨利·达巴莱叫喊着，"我们就要救出我们的西方塔号啦！"

双方继续激战下去；但是敌船上已经失去了不可征服的沙克拉迭夫鼓动那些海盗了，他们不敢冒险再作一次新的近船肉搏战。

不过一会儿，整个这支船队只剩下五艘了。西方塔号的大炮能够远距离击沉它们。海风看来相当强劲，那些海盗船掉转船头纷纷逃窜。

"希腊万岁！"亨利·达巴莱叫道，这时，西方塔号的旗帜已经升上了主桅的顶端。

"法兰西万岁！"全体船员一齐高声响应，把两国的名字联系起来，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在独立战争时曾经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这时是下午五点钟。大伙儿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在巡航舰能够正常行驶之前休息。人们装上了备用帆，把下桅桅柱并排加固，安装好前桅桅柱来代替后桅，换上新的扬帆索，赶快配齐崭新的左右支索，修理好舵轮。当天晚上，西方塔号向西北方向驶去。

安特洛尼卡·司塔科的遗体，人们满怀敬意地把它安放在桅楼上，以表示对她的爱国热忱的纪念。亨利·达巴莱准备把这位英勇的妇女的骸骨送回她的故乡。

至于尼古拉·司塔科的尸身，就给他在脚上绑上一颗炮弹，沉没在这群岛——这里曾饱受他罪恶的滋扰——的水底了。

二十四小时以后，九月七日，傍晚六点钟左右，西方塔号望见了爱琴岛，于是它缓缓进入港口，——经过了一年的巡航之后，今朝，这才使希腊海面归于平安。

这时，船上的乘客们高声欢呼乌拉。接着，亨利·达巴莱向船上的军官们、乘客们告辞，他把巡航舰的指挥权交给了托德罗斯上尉，而哈琼娜呢，她把舰献给了希腊新政府。

几天之后，在一次当地居民集会中间，全体舰指挥部人员、船员和被西方塔号解救回来的俘虏都一齐光临，庆祝哈琼娜·艾利真多和亨利·达巴莱的婚礼。第二天，这一对新婚夫妇和永不离开他们的艾克查黎斯一道动身到法国去；但是他们一俟情况许可，打算再回希腊。

饱经动荡的海面又重新归于平静。最后的一批海盗消灭了，而西方塔号在托德罗斯船长的号令下，再也看不到黑旗的踪影了，——黑旗已经跟沙克拉迭夫一道沉没。这儿不再是烽火漫天的岛屿了；这儿，在最后的烽火熄灭之后，又恢复了远东商业的繁荣。

希腊王国，由于它的孩子们的英雄行为，不久又置身于自由国家中间了。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苏丹与同盟诸强国签订了协定。九月二十二日，贝特拉一战更加奠定

了希腊人的胜利。一八三二年,伦敦条约给奥侗·德·巴维尔国王戴上了王冠,希腊王国终于成立了。

这时，亨利和哈琼娜·达巴莱又回到了这个国度定居下来，经济情况只是一般的小康之家。但是既然幸福是在他们心里,他们已经觉得很满意了,还要别的什么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烽火岛
作者=（法）儒勒·凡尔纳著徐知免译
页数=241
SS号=10338880
出版日期=1980年11月第1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